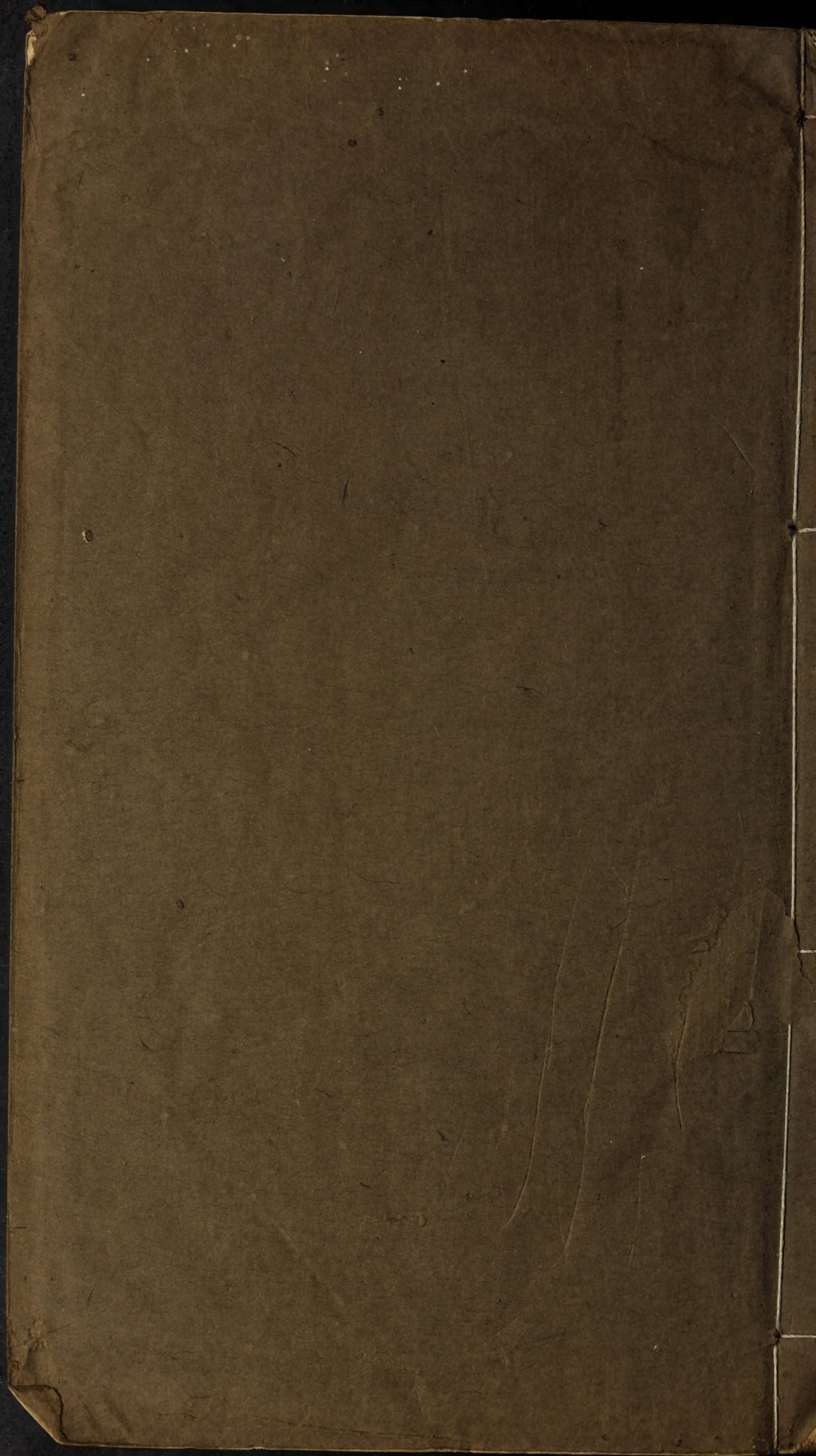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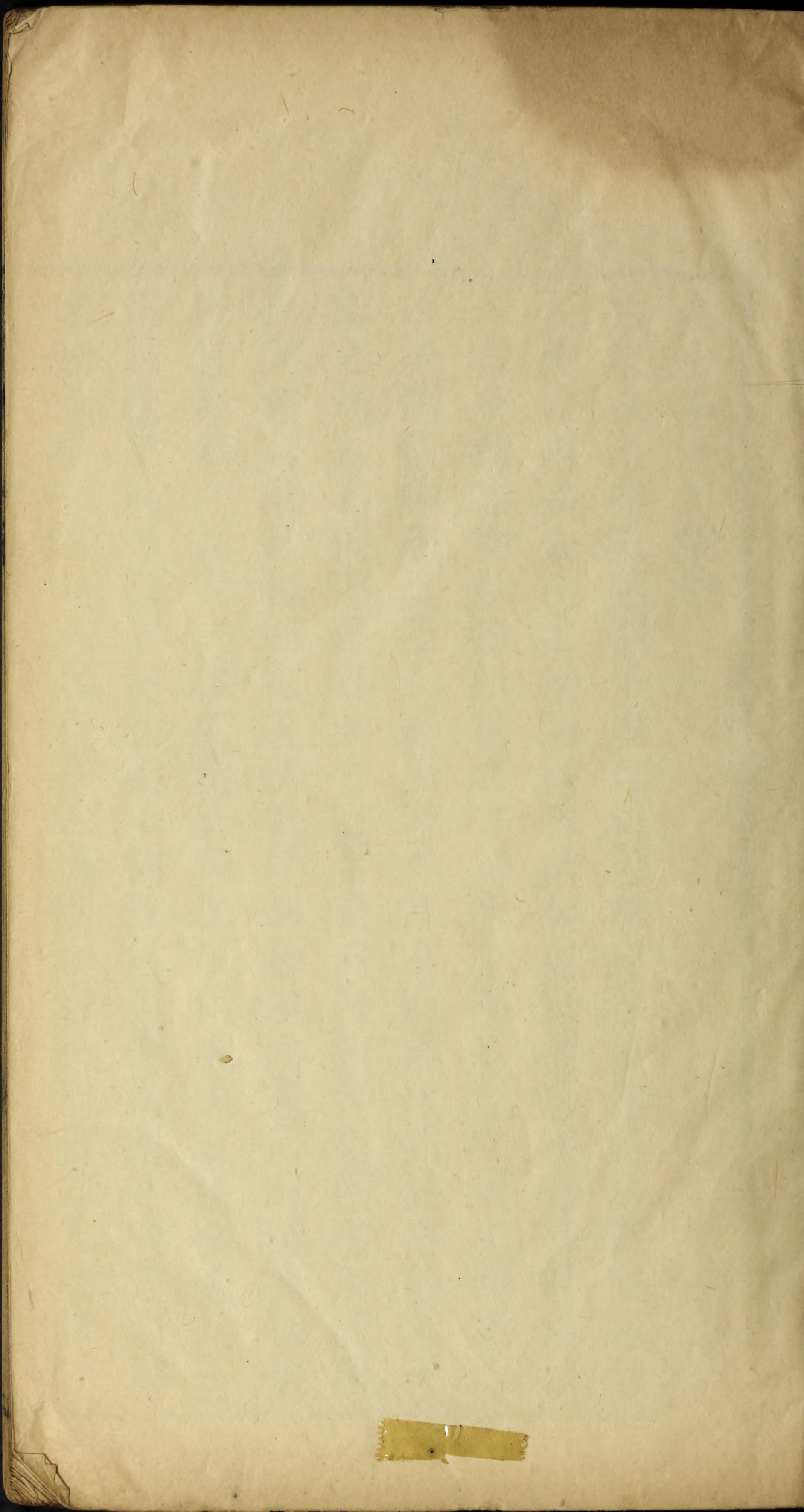




秦少游淮海集序

古之文人聲氣感召千里比肩百年旦暮世地曾莫能限也如長卿之慕藺太白之懷謝精神結契處冥通獨映有不能喻諸人者余郡徐文長抱間世之才其生平學不濫宗書不囫讀而余於遺篋中得其手批秦少游先生淮海集丹鉛錯落似不啻編之屢絕者何耶葢其耿介寡合澹泊自如性相同也風流藴藉結撰芳華才相同也落魄風塵幽憂憤抑遇又同也其深嗜也宜哉第繹其點評惟於秦公句之極雋處論之極微處始一爲拈出似甚惜賞譽者然葢不知作者固豪識者亦別正如石家珊瑚樹子惟取數尺亭亭餘雖佚如意物未嘗非人間世所





寶也集中如論列古人其抑揚予奪確乎千古定案雖眉山父子弗及也其章疏奏牘洋洋纚纚皆牖主忠言救時石畫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弗及也其歌行近體句遒調逸雖高岑劉孟諸人弗及也其長調小令尤爲藝林膾炙流輩所推他如歷數醫藥之術靡不精探奧理洞析微幾則又東方曼倩之流亞矣緬想當時與蘇黃文賈輩詩酒流連一時唱予和汝之什居然具在公於中自是錚錚露奇雖然文固美矣殆亦若人之能尙友耳借如司馬相如不與鄒陽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遊而文賦渠若是則少游之文不朽於天壤者予重有感於與遊焉武林鍛斐君者博雅士也篤好剞劂久欲取是集而新之畢搜善本

其渭陽鍾瑞先余辱在社末遂以此本屬之會稽許吉人譔

淮海集序

同郡張綖撰

綖每進見搢紳先生未有不詢及秦公者流風遺韻隱然如高山巨川人皆識其爲一鄉之望迺知地以人而勝也公沒已數百年而盛名不泯亦以文之有傳焉耳北監舊有集板歲久漫漶近日山東新刻不全予迺以二集相校刻之郡齋序曰凡古人之文有緒餘有精華有源本得其源本則精華悉舉之矣況緒餘乎今夫江河之水東流入於海而岷陽崑崙則其發源之地草木花實之盛其得於地土之力必厚矣名勝傳世之文亦江河之流草木之花實也獨不有源本者乎故曰其源深者其

流長其本殖者其末茂秦公之名世亦豈偶然哉今之後生聞風興慕者率惟其緒餘是好不復知其精華源本以是求公不亦遠乎蓋其逸情豪興圍紅袖而寫烏絲驅風雨於揮毫落珠璣於滿紙婉約綺麗之句綽乎如步春時女華乎如貴游子弟此特公之緒餘者耳至於灼見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與賈誼陸贄爭長沈味幽玄博參諸子之精蘊雄篇大筆宛然古作者之風此則其精華也迺若孝友出於天性行義孚於朋友少年慷慨論事嘗有繫笞二虜回幽夏故墟之志方王氏用事時公能少貶其說可立登顯要獨守正不撓乃至謫死窮荒沒齒無怨是其曠度高懷藐萬鍾而弗顧堅操勁氣歷九折而不回中

之所存有過人者浩然一傳其殆自見也嗚呼以此爲文茲其所以名世者也豈非吾鄉百世之師乎孟子論夷惠清和而稱其爲百世之師他日又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耶蓋聖之清和此其源本也隘與不恭則緒餘末流之弊耳是以君子由其清和不由其隘不恭也夫公之文既已著於天下矣余小子其敢以譾陋贅言獨念公一鄉之望恐向慕者昧於所求序而論之使知公之名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名觀少游其字一字太虛高郵人淮海其名集云嘉靖己亥秋

九月望日書於鄂之石鏡亭

淮海集序

江都盛儀撰

淮海集者宋高郵秦公觀少游之作也記者曰淮海集三十卷淮海閒居集十卷淮海詩餘一卷宋史謂文集四十卷葢合前二集而言也經籍考歌詞有淮海集一卷旣詩餘也板舊藏國子監歲久漫漶儀眞黃雪洲中丞瓚一刻於山東高郵張世文州守綖參校監本黃本再刻於鄂州爲淮海集四十卷爲後集六卷爲長短句分卷上中下亦庶幾還其舊矣未久鄂板復燬於火搢紳才哲過公故里不見公遺文往往惋惜而去高郵州守胡君民表講闡揚先哲盛舉不容已也乃求其善本捐俸復

刻以傳工既告成復問序於儀儀辭遜再四不獲乃作而言曰淮海集豈可不傳哉嘗聞蘇長公謂李薦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張文潛則謂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呂居仁則謂少游雖從東坡遊而其文乃自學西漢邢和叔則謂少游文如鍾鼎然其體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竭力莫能彷彿是非公文章之定品乎長公初見公黃樓賦以爲有屈宋才及居惠州得公書詩讀之歎曰如在齊聞韶也王介甫則謂公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呂氏則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朱晦翁則謂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想渠合下得句便巧是非公詩賦

之定品乎史謂少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黃魯直亦謂議論文字乃特付之少游是非公議論之定品乎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秦七黃九朝溪子則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是非公歌詞之定品乎後學熟味而精擇之眞見如諸公之所評品者而更權度於吾心斯爲善讀淮海集者也抑公雖與長公同放而不坐其放言之失雖爲介甫賞識而不入於熙豐之黨文章華國議論通達國體而不爲詭遇少貶以徇人當時孫莘老徐仲車皆安定先生門人也公與之詩文往復麗澤切磋甚多且其少年高志非爲親養則不復應舉登第教其弟覯覿及子湛相繼皆以詩文名世則公之事親也事君也友弟也教子也擇友

也天秩人倫可謂無慚德矣不幸爲羣奸所擠屢投窮荒百折不回竟以遷死君子猶以世豈復有斯人悲之此誦其詩讀其書者所以貴知其人論其世也淮海集豈可不傳也哉嗟乎昔人以詩文鳴世而人品未足稱重者有矣雖其集刻之傳亦未免爲訾議之資爾何足貴哉益見淮海集之不可不傳也已嘉靖乙巳孟夏月庚子日書

淮海集序

太原姚　鏞　撰

廣陵山川環亘濤聲掖秋灝氣滃渤每鍾爲文人畸士而秦淮海先生獨瑯瑯千古緊豈盡其風流蘊藉詞麗情深爲足摩盪人間葢亦其時有以成之也當先生與蘇黃諸君子修干秋之業芳華的歷錯錦成霞倡和塤篪稱一時勝事然多發之震撼流離中藉茀令金鉉鵠起玉帳虎覩相與潤色皇猷佐太和之盛豈不休嘉砰隱而乃投之寂寞之濱使得握縱橫不律抒其牢騷不平之感愈窮愈工愈工愈傳人與才竝憐聲與文共永藏名日月鑄神金石則諸君子之不遇正其所以不朽耳噫英

雄之士身名俱泰秃蛇容與不後人惟坎壈侘傺中豐城之氣在斗江侯之夢生花以毫代舌如秦之韓非楚之屈左漢之遷史唐之供奉拾遺以至坡公少游皆困頓終身而獨留其言於天壤如澄泥之珠汩沒中光怪益發又何異焉雖然先生未爲不遇也結綬金馬勒銘玉樓婦孺稔其名至今後生小子胸中吞一掬墨瀋即知有少游先生豈無懷瑾握瑜之士堪以厲行埋沒蓬蒿煙塵銷滅如唐球之詩瓢不可得安望千秋也噫先生不可謂不遇矣不佞故有槪於其時之咸之也水部李公執支壇牛耳擅千秋之譽取淮海集刻之署中不佞行部維揚相與道平生歡以序見屬敢綴數語於簡端云 萬歷戊午仲夏既望

淮海集序

仁和李之藻 撰

世稱立言不朽至與立德立功並駕而能言之士競託於文焉以傳乃羣史藝文志所載銷滅無聞者今亦何限卽蕪贅僅存猶冀咸陽再炬之為愉快也而秦少游先生身罹黨禍朝廷至下詔毀其文顧其文迄今傳焉何物殘編能使萬乘威詘良亦眞自有不可磨滅者令傳至今乎夫文之可傳詎必皆道德性命語封禪書劇秦文千載味之不滅駝峯雞蹠彼其精神誠有獨到則欣賞自繫人心火傳不盡鬼斧不摧誠無足訝何況人品卓然才追屈宋其為子瞻文潛和叔後山諸君子所推轂當

年既有定價而後世惡得無傳焉方其壯歲登朝致身史局才名重乎海內第令肯稍脂韋卽拾級可躋宰執乃獨守道不阿瘴鄉投骨坐朋黨坐增損實錄又坐謁告寫佛書紹聖諸奸渠何怨之修而相窘若是少游守死善道無媿此衷華光杯水正自含笑入地獨是繫二虜復幽夏志大見奇嘗試用之何遽不有瘳積弱而遭屯賫志令祖宗培養父兄師友陶鎔生平辛苦之所蘊蓄曾不供南箕卷舌之一逞三黜未已九辯誰招人謂宋忠厚立國所厚似獨愉邪於正人君子毒手固未貸也方今遭逢　聖明士大夫卽觥觵忤時最重不過投閑削籍焉而止患不眞才眞品如少游不患橫罹意外如少游所值者乃睠竄

沙少游而後無幾少游豈其神居朝爽靈社夜光河嶽之鍾靈
也如是而誇才子者尚必借才於異代然則西望荆塗當年風
起雲飛攀鱗附翼此其人又何方之產也余所爲三復遺文重
爲讐校而願與後進之賢思齊前烈者以此雖然又不徒以文
也如以文則未暇論世者且或以其文掩其節以其風流蘊藉
之辭調掩其瓌瑋閎麗之文章而少游幾無以自見亦曰此有
宋之豪于文者而已矣露筋女子不有其文併不有其姓名而
販豎輿卒不忘謁祠宇而致敬其聲價蓋不落少游下人有不
朽獨文也與哉晦翁會以詩人被薦乃至抱恫沒齒夫隨城化
石而夏以蛾眉見嫵非其志也故吾儕所諷誦咨嗟彷彿若對

少游者其文在也若少游之所以爲少游者自有本末必不徒以其文而已也萬歷戊午孟夏之吉

郡志本傳

淮南王應元　撰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

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遊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淮海文集三十卷淮海閑居集十卷淮海詩餘三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覯字少儀元祐六年進士工於詩官至臨安主簿覿字少章亦能文黃魯直詩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雁行筆皆萬人敵吾早知有覯而不知有覿觀子湛字處度亦以文名仕爲宣敎郎嘗註呂好問回天錄

淮海先生遺像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文其行圖置而不求君不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返於其鄉者乎

眉山蘇軾題

淮海集卷首增訂年譜

錫山　　鏞　大音　編輯
錫山　　瀛　小峴　重編
　　裔孫
韭溪　　清錫　秉純　重訂
石公　　元慶　筱浦　校刊

淮海先生年譜

謹案先生年譜舊有韭溪宗人雪巖公手鈔本又有錫山宗人小峴侍郎重編大音先生刊本兩相印證大同小異而此本經小峴侍郎辨誤補缺又得錢少詹辛楣先生釐正尤爲善本向刊宗譜卷首茲刊集中以見先生文章氣

節洵足並傳不朽也石公支裔孫元慶謹識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先生生

先生姓秦氏名觀字太虛改字少游別號邗溝居士學者稱爲淮海先生先生居江南中徙維揚爲高郵州武凝鄉左廂里人大父承議府君諱某父元化公諱某師事胡安定先生瑗有聲太學母戚氏

案先生文集書王氏齋壁云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

皇祐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皇祐四年壬辰先生年四歲

大父承議府君滿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王叔曕之先君來領其職事通家相好也見書王氏齋壁

皇祐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六歲或書皇祐六年是年二月太史言日當食改至和

先生始入小學元化公游太學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高才力學遂以其名名先生

案李氏王夫人墓誌銘但言元化公稱王君觀及其從弟覿而不言名先生名先生之說見之舊譜然王君觀從弟名覿而先生之季弟亦名覿或取二王之名先後以名其子似可信也又案王夫人墓誌銘言至和中先君游太學

不指元年至和首尾幾及三年恐係至和二年事亦未可定

至和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或書至和三年是年九月謝天地改嘉祐　二年丁酉

嘉祐三年戊戌先生年十歲

通孝經語孟大義

嘉祐四年己亥　五年庚子　六年辛丑　七年壬寅

嘉祐八年癸卯先生年十五

丁父元化公憂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二年乙巳　三年丙午

治平四年丁未先生年十九

娶徐氏名文美潭州甯鄉主簿徐成甫女

案徐君主簿行狀成甫初娶張氏繼娶蔡氏子五人文邈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文美文英文柔先生之配蓋徐氏長女也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

熙甯二年己酉先生年二十一

作浮山堰賦 載集中卷一

熙甯三年庚戌先生年二十二

叔父定登葉祖洽榜進士第授會稽尉

案大音先生鏞云高郵譜定先生諸父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葬江都西山秦家莊有秦端明定墓又案會稽尉至元豐三年始得代疑屬遷調非進士初官

熙甯四年辛亥

熙甯五年壬子先生年二十四

好讀兵家書作單騎見虜賦載集中卷一 書屯田郎中俞汝尚墓表 施元之東坡詩註退翁之卒孫莘老以爲事類麗公爲表其墓秦少游爲書之

案汝尙字退翁吳興人孫莘老於熙甯四年十二月自廣德移守吳興六年春移守盧州東坡有詩送之在寒食

施註墓表之作必在守吳興時先生以同鄉在其幕府故爲書之

案記夢答劉全美七古起二句云歲逢困敦斗指甲辰次庚辰漏傳子蓋子年七月庚辰日也考元豐七年甲子紹聖三年丙子七月皆無庚辰李燾長編熙甯五年壬子六月己酉朔閏七月戊申朔詩中所云辰次庚辰者七月初二日也

熙甯六年癸丑

熙甯七年甲寅先生年二十六

聞眉山蘇公軾爲時文宗欲往游其門未果會蘇公自杭倅

徙知密州道經維揚先生預作公筆語題於一寺中公見之大驚及晤孫莘老出先生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必此郎也遂結神交

熙甯八年乙卯先生年二十七

外父徐成甫卒繼室蔡氏殉焉為撰行狀（載集中卷三十六）及蔡氏哀詞（載集中卷四十）

熙甯九年丙辰先生年二十八

同孫莘老參寥子訪漳南老人於歷陽之惠濟院浴湯泉游龍洞山謁項羽祠極山水之勝得詩三十首湯泉賦一篇（載集中卷一）孫莘老有初至湯泉詩先生次韻和之（載集中卷七莘老詩附）

熙甯十年丁巳先生年二十九

蘇公自密州徙知徐州先生乃往候公於彭城贈之以詩載集中卷五　蘇公次韻贈別附載集中卷五　是歲孫莘老寄老庵成作寄老庵賦載集中卷一　漳南道人自湯泉來會於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作游湯泉記載集中卷三十八

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年三十

先生舉鄉貢不售蘇公有詩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又簡云此不足爲太虛損益但咢有司之不幸耳先生退居高郵杜門卻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之銘載集中卷三十三　是時蘇公以治河功成作黃樓先生作黃樓賦載集中卷一

以寄公爲詩以謝附載集中卷一是歲又作歎二鶴賦載集中卷一十月五日蘇公跋湯泉賦後附載集中卷一湯泉賦後

案查愼行蘇公年表是年秦少游將入京應舉至徐謁公黃魯直以古詩二首上公黃秦二君奉敎於公始此蓋不詳前一年先見公於彭城也蘇公年表始此二字誤

元豐二年己未先生年三十一

正月十五日作五百羅漢圖記載集中卷三十八將如越省大父承議公及叔父定於會稽會蘇公自徐徙知湖州遂與偕行過無錫遊惠山和漕人韻三首載集中卷三蘇公及參寥子同賦均附載集中卷三又會於松江至吳興泊西觀音院端午日同公遍

遊諸寺尋別蘇公至德清道中作詩還寄（載集中卷七）遂如越七月聞蘇公被詔獄亟渡江至吳興問訊得實乃復自吳興過杭中秋後一日同參寥子月夜杖策度風篁嶺謁辯才法師於潮音堂作龍井題名記（載集中卷三十八子瞻跋尾附）又別作龍井記（載集中卷三十八）乃東遊鑑湖謁禹廟憩蓬萊閣是時給事廣平程公闕領越州先生相得歡甚多登臨唱酬之什作會稽唱和詩序（載集中卷三十九）錄寶林禪院事實（載集中卷三十六）又作會稽懷古諸詞歲暮始還高郵除夕抵家是歲十二月蘇公謫黃州團練副使

案先生客會稽作滿庭芳詞（載後集卷上）即山抹微雲之篇蘇

公極賞此詞戲呼先生爲山抹微雲君

又案藝苑雌黄云范祖禹之子元實乃少游壻也爲人凝重終日不言有妓問之曰公亦解辭曲否答曰吾乃山抹微雲君女壻也

元豐三年庚申先生年三十二

是歲鮮于公侁字子駿爲揚州守待先生以禮爲作揚州集序載集中卷三十九　邵彥瞻爲揚州從事爲作集瑞圖序載集中卷三十九

春三月作書唁蘇公於黄州公弟子由將赴高安過高郵相從兩日先生送至邵伯埭子由賦詩見別先生次韻和之原本作贈詩而還子由和詩考集中卷十一有次韻子由邵伯埭見別詩三首子由詩附今當從之　子由留廣陵甚久先生値寒食上塚不得從已而屬和其廣陵諸詩載集中卷

八四月爲杭州法惠院言師作雪齋記載集中卷三十八入夏得中暑疾秋復大劇浹月始安時黃魯直將赴泰和令李端叔自楚如晉陵皆過訪魯直攜傲帚焦尾兩編先生爲之心折別次揚州以書來爲先生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精美先生郎寓書參寥子寄錢塘僧勤石焉冬十一月得蘇黃州書是歲有與李樂天簡載集中卷三十

元豐四年辛酉先生年三十三

春正月先生叔父定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先生侍大父承議公還高郵又安厝亡嬸於揚州入夏與弟覿覯兩先生習制科之文秋應省試題名有答蘇黃州書云辱諭

且令勉強科舉如某者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懃爲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冬十月作徐氏張夫人墓誌銘載集中卷三十三遂西行赴京

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年三十四

先生應禮部試罷歸過南陽新亭有詩寄王子發載集中卷六遂如黃州候公於官舍作弔鑄鐘文載集中卷三十一過廬山訪大覺璉公南遊玉笥而歸秋九月作圓通禪師行狀載集中卷三十六圓通賢達觀穎禪師之法嗣也是歲大父承議公卒

案大音先生鏞曰先生游廬山玉筍於詩文無可考唯圓通院白衣閣絶句三首載集中卷十一及後九年作兪紫芝字序載集中卷三十九述昔遊玉筍山云云因附見於此又元豐七年蘇公遊廬山跋先生所與辯才題名疑卽此時所題也

又案若觔先生鈞儀云武昌府嘉魚縣太平湖相傳水嘗涸時夜有光怪或誌其處而掘之得銅鐘一明一統志云宋秦觀爲弔鏄鐘文卽此

元豐六年癸亥先生年三十五

先生取經傳子史之文選輯得若干卷題曰精騎集自爲之序曰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

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勤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是歲代俞充臯作御書手詔記載集中卷三十八　李氏王夫人墓誌銘載集中卷三十三　夫人如臯王觀之母也又作曾子固哀詞載集中卷四十亂曰剡不肖以薄技兮早

獲進於門牆先生與南豐交始末未詳據哀詞則其所從游舊矣

案先生蠶書予遊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人也先生自高郵至汴必經兗境此當自京師歸閒居所作又案逆旅集自序亦云余閒居有所聞輒書然皆未詳年月無從編次附載於此

元豐七年甲子先生年三十六

正月蘇公量移汝州七月過金陵謁王荆公既別去復致書有云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荆公答書有

云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　先生以
小像寄蘇公索贊公舟至竹西報書尋爲先生作贊冬十月
先生與蘇公會於金山　先生將赴京索文稿刪其可存者
得古今體詩一百十二首雜文四十有九篇從遊之詩附見
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
案大音先生鏞云荆公自熙甯九年罷相以使相判江甯
府凡數年矣先生所居止一江之隔非若徐黃之數千里
也使先生肯就從遊亦何待蘇公之介紹哉然先生不以
近相取而以遠相求其趣操可覩矣世乃以先生爲文章
之士何哉然而蘇公且惓惓若此者蓋是時荆公薦莫已

久且捨宅爲寺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爲寺賜額保甯在熙甯十年蘇公自黃來流

連款洽以故人相託自是友朋文章道義氣誼在世局之

外者也先生蘇公兩得之矣又案是年蘇公跋先生廬山

題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

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

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

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於太虛辯才題名之後

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

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

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

大雨中書鏞按此跋見蘇公與先生交眞道味蕭然遊方之外者也及其過金陵又復惓惓若此嗚呼此其所以爲蘇公與

元豐八年乙丑先生年三十七

先生登焦蹈榜進士第作謝及第啟載集中卷三十八上王岐公論薦士書上呂申公晦叔書均載集中卷三十七先生慕馬少游之爲人改字少游陳無已師道爲作字序除定海主簿尋調蔡州教授奉母夫人赴蔡州任錫按舊譜此下有書王氏齋壁云云今從錢辛楣先生更繫於四年蘇公未至汝乞居常州尋以常州團練副使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先生具啟致賀載集中卷二十八是歲有

到任謁先師文載集中卷三十一 神宗皇帝宴駕功德疏載集中卷三十二

虞氏夫人墓誌銘載集中卷三十三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年三十八

先生在蔡州任是歲太皇太后皇太后上尊號受冊及坤成節興隆節先生皆作賀表載集中卷二十六 爲太守某公作錫案舊譜爲向公作辛楣先生云先生赴蔡在其時劉貢父實知州事其二年未知何人作守至四年向宗回任郡守則賀表未可定爲爲向公作劉貢父攽赴京過汝南先生作詩送之載集中卷三 是歲作汝水漲溢說載集中卷二十五 王定國註論語序載集中卷三十九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載集中卷三十三 蘇公爲翰林學士

案舊譜於元豐八年載是歲有登第後青詞考之青詞內

輒取甲寅之歲句疑是丙寅之譌因編次於此

元祐二年丁卯先生年三十九

先生在蔡州任四月復制科蘇公與鮮于公侁共以賢良方正薦先生於朝先生致鮮于公書載集中卷三十七　錫案舊譜以此條繫於元年今從辛楣先生更正先生弟少章先生覯客京師游張文潛黄魯直之門家搆小室魯直以寄寂名其齋贈之以詩先生亦以詩寄覯覯兩先生載集中卷四　是歲作鮮于子駿行狀載集中卷三十六　爲高符仲書王摩詰輞川圖後跋高旡悔書卷均載集中卷三十四

案山谷集是年有晁張和答秦覯五言次韻詩云山林與心違日月使鬢換儒衣相詬病文字奉娛玩自古非一秦

六籍益多難詩書或發冢熟念令人惋秦子銳本學驥子已血汗相期騄天衢伯樂嘗一盼士爲欲心縛寸勇輒尺懦要當觀此心日照雲霧散抹疏萬物影宇宙同璀璨置規豈惟君亦自警弛慢

元祐三年戊辰先生年四十

先生自汝南被召至京師爲忌者所中復引疾歸汝南錫案舊譜此條係於二年今從辛楣先生更正蘇公軾孫公覺同知貢舉少章覲與李方叔廌並落而殿試榜首李常甯先生父姑之夫也是歲書裴秀才跋尾載集中卷三十四少章先生留京師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賢書甫上而旋掛吏議賢良方舉

而卽遭擯斥才人之不幸如此葢其榮遇之時而已然固非待於後之遷謫也又先生有對淮南詔獄詩載集中卷七未詳年月附記於此

又案山谷集於是年次韻秦少章晁適道贈答詩云二子論文地陰風雪塞廬甯穿東郭履不奉子公書士固難推挽時聞有詔除負暄眞得計獻御恐成疏又次韻答秦少章乞酒云朝事鞍馬早吏曹文墨拘初無尺寸補但於朋友疏豈知簞瓢子臥起一牀書炙背道堯舜雪屋相與娛步出城東門野鳥鳴廢墟頗知富貴事勢窮心亦舒詩來獻窮狀水餅嚼冰蔬斗酒得醉否枵腹如瓠壺亦可召西

舍侯嬴非博徒又次韻答少章聞雁聽雞二首平生絕少

分甘處身要從師萬事忘霜雁叫羣傾半枕夢回兄弟緜

衣行朝士聞雞常半途朱門擁被不關渠秦郎五起聽三

唱殘燭貪傳未見書

元祐四年己巳先生年四十一

先生在蔡州夏四月蘇公力請外郡遂以龍圖閣學士出知

杭州弟子由代爲翰林學士是時洛蜀相攻頗多附會搆隙

先生與黃晁諸公實不與聞黨事也六月范公純仁罷相出

知許州先生在蔡爲屬吏特薦先生堪備著述之科檄至先

生作書以謝曰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

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
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
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
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
有采聽首賜論薦許備著述之科㩳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
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
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守不得進謝門闌又不敢具啟事以謝
悃愊區區俗禮非國士所報知已也惟相公裁察錫案舊譜此條繫於
二年今從辛楣先生更正　是歲代向宗回作敕書奬諭記書晉賢圖後
書王氏齋壁載後集中卷六

案舊譜山谷以寄寂名少章齋贈之以詩在元祐二年而
山谷集則編次所賜詩於元祐四年又有次韻寄少游云
辪宣欲吏雲季氏或招閔此公胸中秋萬物欲收稛賣槳
偶知名草元非近準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士生要宏
毅天地爲萏軫驥來鹽車驂井下短綆引難甘呼爾食聊
寄粲然囅誰能借前籌還婦用束緼吾聞調羹鼎異味及
枌堇豈其供王羞而棄會稽筍又戲書秦少游壁云丁令
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
宋父擁篲待來歸誰饋白牢鸜鵒如秦氏烏生八九子雅
烏之兄尾畢逋憶炊門牡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棲莫愁

野雉疎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又贈秦少儀云汝南許文
休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籍籍渠命有顯晦非
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雁行筆皆萬
人敵吾早知有覯而不知有覿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皪
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挽士
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又送少章
從翰林蘇公餘杭云東南淮海惟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
欲攀天關守九府但有筆力迴萬牛文學縱横乃如此故
應當家有季子時來誰能力作難鴻雁行飛入道山斑衣
兒嬉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

在郎罷前　又案張文潛亦有送秦少章序

元祐五年庚午先生年四十二

先生被召至京師應制科進策三十篇論二十篇進策序篇均載集中卷十二至二十旣奏除太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錫案舊譜載有三月初八日敕命一道辛楣先生辨爲贋作今不錄駕幸太學先生和館閣詩載集中卷八又晚出左掖詩載集中卷十一春日呈錢尚書戶部詩尚書和詩餉米再爲詩以謝均載集中卷十一有唯有慈親食肉糜之句蓋先生祿養之誠冰蘗之操於此並見之云錫案玩詩首句似當繫於七年舊譜以先生爲太學博士在三年故繫於此今姑仍之先生子處度公湛在都下應秋試未出

先生獨坐興國浴室院有詩載集中卷十一少章先生在杭別蘇公

而歸公作太息一篇以贈之其略云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與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是歲作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 載集中卷十六 建隆慶禪師塔銘 載集中卷三十三 禪師即所稱漳南道人者也

案是年有重過興國浴室院次韻詩並序 載集中卷十一

又案大音先生鏞云慶禪師係黃龍南之法嗣先生爲作
銘　又嘗作慶和尚眞贊載集中卷三十四　又禪師高郵乾明諸
開堂疏皆先生作語多透宗載集中卷三十二　葢先生所交禪衲
如參寥辯才無擇輩皆以詩文相契而其參究宗乘則得
諸慶禪師爲多亦猶坡公之於總老魯直之於晦堂也蘇
公嘗稱先生通曉佛理殆不誣矣先生又嘗有秋懷詩暮
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惠林出一派智海分言各不
相可往來劇絲棼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又案山谷是
年題少章詩卷云少章別來文字亹亹日新不惟助秦氏
父兄歡喜予與晁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

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蔕令此枝葉暢茂也

元祐六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三

先生在京師弟少章先生登馬涓榜進士第調仁和主簿張文潛有送秦少章赴臨安主簿序先生作詩送之（載集中卷三）又有寄少儀弟詩（載集中卷九）七月先生由博士遷正字八月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錫案此條從辛楣先生補）是年蘇公召入爲翰林承旨得請外郡出知潁州

元祐七年壬申先生年四十四

先生在京師春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

明池瓊林院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人作西城宴集詩二首載集中卷九又作長調以金明池名篇載後集中卷下其卒章云念故國情多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則尋芳歸去與前詩末句意同葢當極盛之時已作歸與之歎嗟乎可以知先生之心矣　先生父姑卒作李常甯暨秦夫人合葬墓誌銘載集中卷三十三常甯以元祐三年臨軒第一卽以是年六月卒詔賜錢卹其家天下悲之　冬十月進南郊慶成詩竝表載集中卷一又作南郊祭告上請儲祥宮詩載集中卷七錫案舊譜此條繫在四年今從辛楣先生更正作送馮梓州序載集中卷三十九錄壯愍劉公遺事載集中卷三十四　蘇公召入爲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

案大晉先生鏞云先生春日寓直有懷參寥詩載集中卷九

又案顏魯公新廟記榻本乃先生是年所書有前署明州

定海主簿秘書省校對黃本書籍秦觀書一行先生始登

第除定海主簿尋調蔡州教授元祐三年錫案當作五年除太學

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六年遷正字錫案六年遷正字兩月罷當作八年爲

是此銜不列教授博士等官當是省文第先生是年已遷

正字而不署豈黃本書籍即正字之所掌耶錫案小峴先生此語亦仍舊譜之誤故云爾蓋書新廟記實在七年而六年先生爲正字兩月即罷至八年再除正字則七年正不得兼署正字銜

記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華州曹輔撰今在山東費縣魯

公祠內筆意瘦勁深得二王遺法碑陰有米黻記文

元祐八年癸酉先生年四十五

先生在京師再除正字遷國史院編修授左宣德郎案據續通鑑長編先生六年之遷正字也以趙君錫薦既而賈易詆先生不檢君錫亦有章云臣前薦觀以其有文學今始知其薄於行願寢前薦罷觀新命而先生亦有辭史官表載集中卷二十六又有狀辭免至是年始再除正字有謝館職啟載集中卷二十八是時先生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竝列史官時人稱蘇公門四學士先生以才品見重於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元日立春先生作絕句三首載集中卷十一故事立春日漢苑供詩帖子蘇公和韻詩云詞鋒雄作楚騷塞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蘇公作上元扈從三絕先生亦有和詩載集中卷十一九月太皇太后高氏

崩先生作挽詞載集中卷四十是時哲宗始親政翰林學士范祖禹處小人乘間害政上疏不報祖禹之子元實先生壻也　是歲作宣德郎葛舉墓誌銘載集中卷三十三舉江陰人與先生叔父定同年而其子張仲亦先生壻也　是歲蘇公復請外郡出知定州

案山谷年譜云元祐八年七月呂大防言神宗皇帝正史限一年了畢契勘昨修兩朝正史係差史官五員今來止有三員切慮卒難就緒欲差前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正字秦觀充編修官從之又近得先生賜硯記拓本於濟河同知黃君易據云硯藏鉅野李忠愍祠其文云元祐八月

十二日臣觀始供史職是日　詔遣中使賜李廷珪張近潘谷郭玉墨淄石硯闕闕盤龍麥光紙點龍紫黃越管筆後三日乃賜器幣近世史臣唯遇開院有墨硯紙筆之賜續除者但賜器幣而已續除備賜自臣觀始云國史院編修左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秦觀謹記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年四十六

春三月李清臣發策試進士始有紹復熙豐之意畢漸迎合擢首選於是執政呂大防范純仁蘇轍范祖禹皆罷先生坐黨籍改館閣校勘出爲杭州通判先生至汴上作詩一絕載後集卷四至陳留客舍作艇齋詩并序載集中卷四御史劉拯論先生在史

館時增損實錄道貶監處州酒稅是時端明蘇公自定州徙英州再貶惠州安置門下侍郎蘇公落職知汝州徙袁州再謫筠州居住黃公魯直出知鄂州再謫黔州張公文潛出知潤州徙宣州晁公无咎謫監信州酒稅　先生到處州任題務中壁載集中卷十一

先生元祐中納侍兒朝華時年十九先生賦天風吹月入闌干詩載集中卷十一後三年先生欲修眞斷世緣遣朝華歸作詩以遣之載集中卷十一朝華既去不願嫁乃復取歸明年先生出倅錢塘至淮上因與道友歎流光迅速乃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復作詩遣之曰玉人前去卻重來此

度分攜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
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先生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南竄按
此則所載三詩今考集中惟存天風吹月一首又贈道流
四時詩也未詳孰是見舊譜附錄

紹聖二年乙亥先生年四十七

先生在處州頗以游咏自適懌山下隱士毛氏故居有文英
閣先生嘗寓此賦詩其遊水南庵有詩二絕載集中卷十一又嘗遊
府治南園作千秋歲詞載後集卷中　先生既歿魯直始和此詩其
後范大成來為處州絕愛其花影鶯聲之句即其地建鶯花
亭陸放翁有詩云沙外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著黃鸝故應

醻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

紹聖三年丙子先生年四十八

先生在處州既罷職乃修懺於法海寺因題壁云紹聖元年觀自國史院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載集中卷先是使者承望風指候伺過失卒無所得至是遂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　先生將赴湖南作遺祭洞庭湖神文載集中卷三十一　先生至郴陽道中題一古寺壁二絕載集中卷十一歲暮抵郴州　是歲竄范祖禹於賀州

附泠齋夜話云廬山䢵亭湖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秦少游南遷過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横追繹昔嘗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甯與戒禪師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贊爲示少游筆蹟也案覺範去先生未久

其所紀必實此贊作於夢中比好事近一詞更奇惜集中不載案洪邁夷堅志載是年先生過長沙有遇義娼事又考邁所著之容齋四筆云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娼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與之往來後娼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覆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時有姦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娼女哉予記國史所書温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爲所侵因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遣州都監將

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截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辨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紹聖四年丁丑先生年四十九

先生在郴州　作法帖通解并自序載集中卷三十五　作阮郎歸詞載後集卷下　又作踏莎行詞載後集卷中　黃魯直跋此詞云絕似劉夢得楚蜀閒詩坡公亦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嗟乎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是歲范純仁謫永州呂大防謫循州卒於虔州劉摯卒於新州梁燾卒於化州程頤編管涪州范祖禹自貨州徙賓州蘇軾自惠州徙瓊州先生自郴州奉詔編管橫州感而作冬蚊之詩載後集卷四

案大音先生鏞云子瞻海外注易傳荆公退居作字說先生於流離播遷時作法帖通解古人不肯輕擲歲月類如此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年五十

先生自郴州赴横州　五十自壽作反初古詩一首（載集中卷四）既至横州荒落愈甚寓浮槎館居焉城西有海棠橋（案若航先生鈞儀云明一統志載黃州府海棠橋題此詞非是）橋南北皆有海棠書生祝姓者居之先生嘗醉宿其家明日題其柱（載後集卷）詞刻於州志海棠橋至今有遺蹟云　作甯浦書事六言詩（載集中卷十）　是歲范祖禹自賓州再徙卒於化州

附王濟著日詢手鏡云橫州海棠橋長百餘尺皆以鐵力為材宋時所建者其地建亭亦名海棠亭數年前建業黃琮守州改為淮海書院余嘗至訪遺蹟有壞碑數通漫滅不可讀後一小碑仆於地拂拭覿之乃刻晁无咎像也云晁嘗不遠萬里來訪淮海故存其刻云

元符二年己卯先生年五十一

先生自橫州徙雷州先是子由自筠州徙雷州是時已改循州故不相及而子瞻尚在瓊州瓊雷隔海而實近子瞻寄子由詩云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倘許遙相望故先生至是復得與蘇公通問不至寂寂如橫州時矣先生作雷陽書事三

首載集中卷四又作海康書事十首載集中卷四先生每有諷詠輒自作書因便寄瓊州蘇公謂其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皆辱與余游同升而並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公又跋先生書云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年五十二

先生在雷州　正月哲宗崩皇弟端王佶卽位向太后臨朝韓忠彥相　先生於是歲之春自作挽詞載集中卷四十五月下赦

令遷臣多內徙蘇公量移廉州寓書來云頃得移廉之令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八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畱待之約此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竝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遞角場但相風難克日耳有書託吳君偓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若得及見少游郎大幸也至六月二十五日蘇公與先生相會於海康先生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肩曰某嘗憂逝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咏而別初先生謁公彭門詩有云更約後期游汗漫蓋識於此云先生既別公無何被命復宣德郎放

還於是作歸去來兮詞一篇和陶元亮載集中卷一　先生於是寓書廉州且云傳言未果公報書云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歡友伏閱妙迹懍懍有生意幸甚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蜑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諭二范之賢不惟喜公得壻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落不已兒子過蒙許與恐不副所期實能躬勞辱以侍厥考爾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來否借一二亦佳文潛无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吳子野自五羊來云溫公贈太尉曾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廉州苟得安居取小子一房來終焉可也生

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愼重先生遂以七月啟行而歸踰月至藤州尚無恙因醉臥光化亭忽索水飲家人以一盂注水進先生笑視之而卒實八月十二日也先是先生嘗於夢中作好事近詞一闋（載後集卷中）云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至是卒於藤州人皆以爲詩讖方是時蘇公復自廉州內徙永州旣就道未至藤州十日聞訃驚悼因與友人書曰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

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是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唯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矣既而公又與李端叔書曰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

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淮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死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迫云鬚鬢已浩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如此耳各宜闔晉庶復相見也嗟乎觀公二書可以知公矣可以知先生矣是歲處度公湛自旅次匍匐來奔扶櫬北還

案大音先生鏞云宋史及家譜皆言先生五十三卒譜又以爲是建中靖國元年而不載日月及考蘇集乃知爲八月十二日既係八月則其非建中靖國甚明矣蓋蘇公實以改元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使先生後公十五日死

則蘇公已前死矣又安得悲傷道路涕淚筆札且取其詩詞墨蹟而讚歎之箋注之也哉再取蘇黃諸別集一一取證則元符庚辰之八月爲先生觀化之期了無可疑鏞既與家弟鏌反覆校勘遂斷然命筆更定前譜又以蘇黃二先生之書次第附列要以見古人文章道義之交至生死患難尤勤惓若此微獨傳信示子孫而已亦使天下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處度公湛奉先生靈柩停殯於潭州　三月二十一日蘇公跋先生好事近詞云少游昔在處州嘗夢中作此詞供奉宮

莫君沔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其後魯直又跋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蘇公手錄先生挽詞書其後云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余與少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余以爲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　是歲黃魯直辭免吏部郎待命荆南作荆江亭卽事詩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入古藤州葢仿杜

詩存沒絕句篇中一存一沒時先生沒而已存也　七月二十八日前端明殿學士蘇公卒於常州時年六十六張文潛時爲潁州聞蘇公卒爲舉哀行服坐落職安置黃州　十二月陳無已師道卒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以寒得疾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遽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無已操行高潔與李方叔廌晚遊蘇門次於四公世稱六君子云

崇甯元年壬午

詔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先生與焉　右正言鄒浩竄昭州哲

宗朝浩諫立后竄新州召還至是復竄浩作夢少游先生詩曰淮海維揚第一流三關齊透萬緣休眞心豈復隨灰劫遺骨猶然寄㮇洲專爲流通深歎賞莫相鈍置豁愁憂覺來欲語無人聽屋角熒熒空斗牛葢是時先後竄粤西者惟先生與鄒忠公二人而已　是歲處度公湛守制於潭州

崇甯二年癸未

黃魯直再謫宜州道經長沙遇處度公湛暨范元實贈詩五首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掘獄無張雷劍氣在斗牛今來見令子文似前哲有何用相澆潑清江渌如酒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發揮百代史管以六經轄投身轉嶺海就木乃

京洛仲子見長沙且用慰饑渴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彝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相逢唾珠玉貧病問薪菜豫愁帆風船目極別所愛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樅樅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秦范波瀾闊笑陸海潘江願兹秉經術出仕榮家邦少游五十策其言明且清筆墨深關鍵開闔見日星陳友詩斯文如鐘磬鼓笙誰能續鳳鳴洗耳聽兩甥（家舊注云秦范相謂甥疑處度公亦范氏壻也又案元實祖禹仲子先生易簀時范承務來視其喪疑即元實之兄意祖禹卒於化州二范奔赴亦遂流寓無常故得相從於此耶蘇公荅先生書亦稱二范之賢合此詩觀之一時故人悽愴之懷千載如見）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令州縣立黨人碑詔毀范祖禹唐鑑蘇軾

黃庭堅秦觀文集

案大音先生鏞云先生文集其見於自序者止閒居集十卷策論五十篇然此皆元祐以前作據宋史淮海集四十卷詩餘一卷今行世者卷帙雖不加少疑非當日之全書意當日所毀必有不盡於是者

崇甯三年甲申

魯直和先生千秋歲詞題曰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化亭下崇甯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籍猶想對灑淚誰能會醉臥藤陰

葢人已去詞空在兎園高會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沈海又魯直和先生梅花詩題云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爲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夢蝶眞人貌黃槁籬落逢花須醉倒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扶持愛梅說道理自許牛頭參已早長眠橘洲風雨寒今日梅開向誰好何況東坡成古丘不復龍蛇看揮掃我向湖南更嶺南繫船來近花光老歎息斯人不可見喜我未學霜前草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舊注橘州在湘江中因先生稾殯長沙故有長眠橘州之語是時魯直又有絕句詩題云余去歲在長沙數與處度元實相從

把酒自過嶺來不復有此樂感歎之餘戲成一絕詩不復錄

崇甯四年乙酉

詔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於是處度公奉先生喪歸葬於廣陵道謁張文潛於黃州文潛爲文以祭焉其詞曰維崇甯四年歲次乙酉閏月某日甲子具位張耒謹以家饌清酒遣男秬敬祭於亡友少游之靈嗚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時文章有聲䟦略等輩論交老成衆譽歸之誰敢改評聿來秘書亦旣飛鳴脫身亟去事變隨生嗚呼位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關憂患橫得罵訴竄身障海賔什荒陋君孤奉喪歸葬廣陵拜我於黃尙有典型會葬撫孤我窮不能具此菲薄聊

致鄙誠隻雞斗酒懷想平昔嗟我少游尙肯來食尙饗　是
歳九月三十日魯直黃先生卒於宜州年六十一
崇甯五年丙戌
詔毀黨人碑
大觀元年丁亥
張文濳跋先生投呂正獻公卷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
賦哀鐏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志之文與少游平生爲文不
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自爲輓詩一章殊可
悲也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
余覽之令人愴恨大觀丁亥中春張耒書

大觀二年戊子

大觀三年己丑

大觀四年庚寅

是歲晁公无咎卒於泗州年五十八

案晁公卒後二年壬辰參政子由蘇公右史文潛張公並卒子由年七十四文潛年六十一

政和元年辛卯至政和七年丁酉凡七年

處度公湛通判常州遷葬先生於無錫惠山西三里之璨山

宋張理秦太虛墓詩云九峯朝暮雲搖落少游墳野蔓碑全沒晴庵磬亦聞洞偏泉路細松折鶴巢分高視太湖近雲濤

鷗起羣叉元柳貫璨山詩云明陽觀後慧山前新營堂館貯風煙藤陰不蔽淮海墓茶井遙連桑苧泉好景正須多領略佳辰且復少流連劉伶一鍤太早計卻要冥靈受大年又明朱昇過秦淮海墓詩云起塚錫山隅藤州旅櫬歸死生應不愧用舍自多違薜荔山靈泣松林野鶴飛墓門荒草合樵牧遍斜暉

案舊譜止云政和間遷葬不詳何年今不敢妄定又崇甯四年已歸葬廣陵矣今豈從廣陵遷葬於此耶據錫山志其墓有誥命碑記歲久湮沒今僅存龍圖墓三字碑以識其處云又案先生祭洞庭神文云毋年七十令湛謀侍南

來其後未詳太夫人以何年卽世及到郴州與否豈以先生遠竄甯浦遂不復從耶先生歸去來兮詞云及我家於中途亦未審何地豈處度公流寓長沙已久故遂迎櫬藁殯於是耶凡此類多不可考姑闕之要之處度公間關數千里歷十數年之久卒能扶櫬以歸卜壤善地可謂不負蘇黃兩先生之期許者矣至若少章少儀兩先生隱者以何年仕仕者以何年歸皆莫得而詳焉惜哉

崇和元年戊戌

宣和元年己亥至宣和七年乙巳 凡七年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建炎二年戊申

建炎三年己酉

建炎四年庚戌

詔追贈先生直龍圖閣與黄公庭堅張公耒晁公補之四人同命詞云勑故宣德郎秦觀等自熙甯大臣用事變法始以異同排斥士大夫維我神祖念之不忘元豐之末稍稍收召接於元祐英俊盈朝而爾四人以文采風流爲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論起黨籍之禁行而爾四人每爲罪首則學者以其言爲諱自是以來搢紳道喪綱紀日隳馴至宣和

之亂言之可爲痛心肆朕纂承旣從昭洗今爾四人復加褒
贈斯足以見朕志矣嗚呼西淸之遊書殿之選唯爾曹爲稱
使生而得用能盡其才亦何止於是𥟭舉以追命聊伸賁志
之恨亦以少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英爽不忘歆此休顯　是
歲建亭墓下刻誥辭及山谷送少章先生詩置於亭中先生
卒庚辰至是庚戌凡二十年始蒙卹贈

淮海集年譜終

淮海集附錄

舒王答蘇內翰薦秦公書

安石啓得書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不勝感悵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餘卷正晅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愈遠自愛不宣安石啓上

曾子開答淮海居士書

某頓首復書太虛足下某比過高郵始得足下姓名於所書貟氏埋銘中後遊金山遇參寥詩愛其溫粹有文然未知與足下

善參寥至京久而復見自言與足下遊最舊一日出足下所爲詩幷雜文讀之其辭環瑋閎麗言近指遠有騷人之風且誦且歎欣然如獲明珠大璧德非隋侯識非卞和未敢謂能辨之然磊落奇怪動人耳目固已知其爲希世之寶矣他日以示一二同舍皆咨嗟愛玩然後信其眞靈蛇之珠荆山之璞也方其時雖未識足下面而心亦已相親因其文而想見其人余固知足下之爲也旣而辱顧敝廬未及再見而行李已東繼辱枉書歷敘未嘗相求而相知之意以謂有古人之風此非固陋之所敢當雖然吾二人者皆與參寥遊因參寥以相得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葢所因者賢也又蒙示以詩賦文記七篇葢見文章之富

擴而充之何所不至又區區竊望足下於他日也久欲以書敘萬一都城多故每以事奪足下旣相期以古人之誼則疏數淹滯固未足道也卽日且留里中或寓他郡春寒眠食佳否未獲晤對嚮風馳千萬

蘇內翰答淮海居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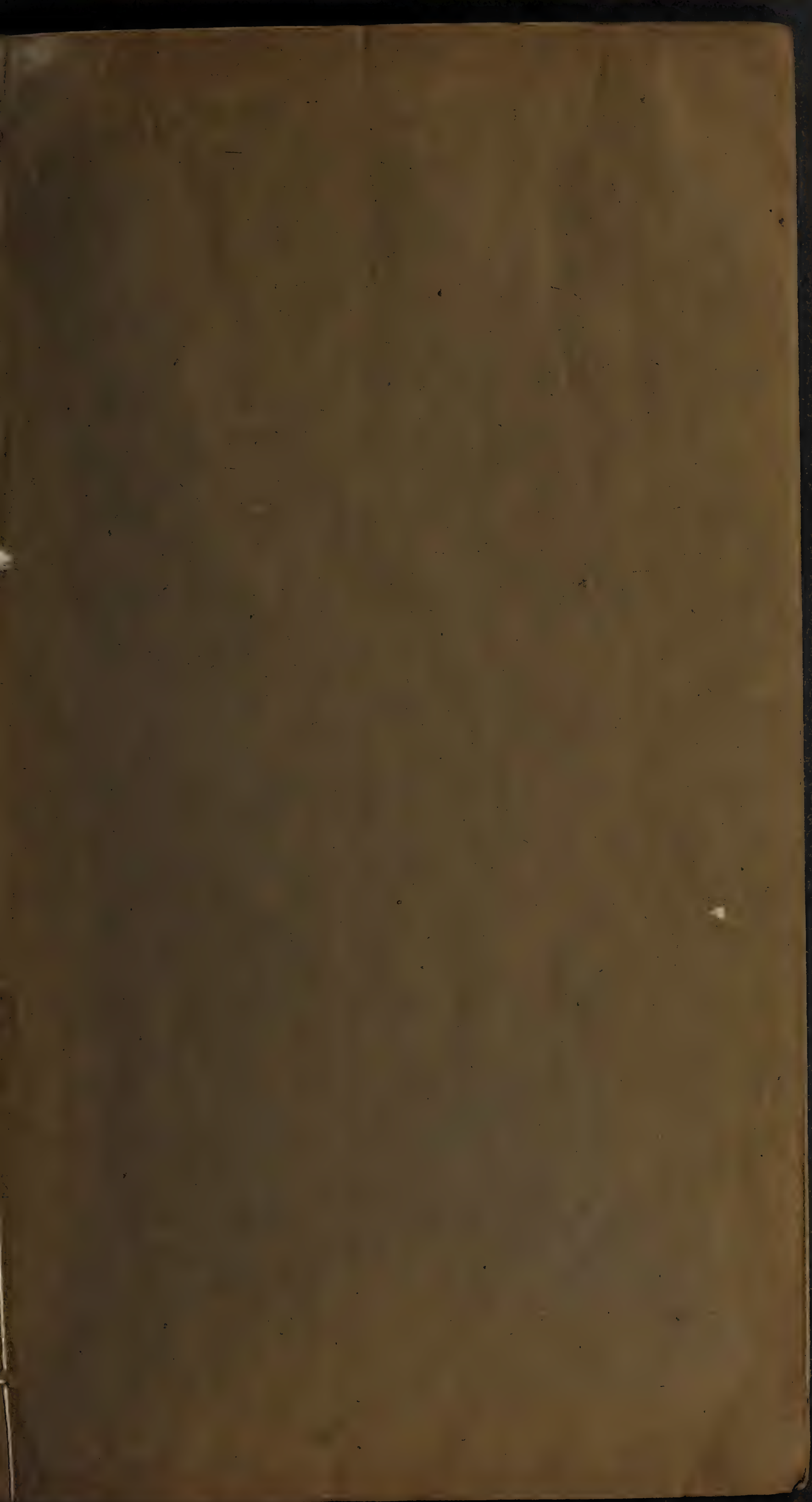
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亹亹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等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後山居士陳師道撰淮海居士字序

熈甯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禮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自論說偉辨坐者屬耳世以此竒之而亦有以此疑之惟公以爲傑士是後數歳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别去余亦以爲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别數歳矣其容克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强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効至計以行天誅囘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

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効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邱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子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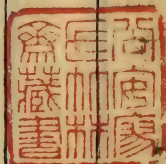
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文馬祖行帳飲於是策㡯御鴐候於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爲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二日



淮海集目錄

卷首

卷之一



卷之二

詩五言古

卷之五

詩七言古

卷之七

詩五言律　排律

卷之九

詩七言律

和程給事賢闍黎化去之什

再賦流觴亭

燕觴亭

會蓬萊閣

次韻侍祠南郊

與李端叔游智海用前韻

和黃冕仲寄題延平泠風閣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饋筍兼簡鄧愼思

寄少儀弟

卷之十

詩五六言絕

卷之十一

詩七言絕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

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池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詩乞之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見子湛就試未出

題務中壁

題法海平闍黎

留別平闍黎

卷之十二

進策

序篇

卷之十三

卷之十六

卷之二十一

進論

卷之二十七

表

卷之二十九

啓

卷之三十

簡

卷之三十一

文

卷之三十二

文疏

卷之三十三

誌銘

卷之三十五

跋

卷之三十六

狀

卷之三十七

書

卷之三十八

記

卷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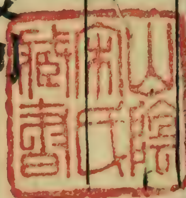
淮海集目錄終

淮海集卷一

宋秦觀少游著

明徐渭天池評

裔孫元愷湘屏　慶筱浦　恆鏡秋　憲堯齡　校刊



賦 附辭

浮山堰賦 幷引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欲以淮水灌壽陽、乃假太子右衛率康絢節督卒二十萬、作浮山堰於鍾離、而淮流湍駛漂疾、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乘風雨壞岸、其性惡鐵、絢以爲然、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益以薪石沈之、猶踰年乃合、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廣、魏人患之、果徙壽陽戍頓

入公山餘民分就岡壠未幾淮暴漲堰壞奔于海有聲如雷水之怪妖蔽流而下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嗚呼異哉感而作浮山堰賦其詞曰

繄四瀆之並麗兮寔脈絡於坤靈惟長淮之淼漫兮自桐柏而發源貫江河以下騖兮並泗沂而左奔走狰雷以赴海兮駕扶搖而薄山固元氣之宣節兮熄衆兆之災患粤蕭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爭衡信降虜之詭計兮阻湯湯而倒征依兩崖以受上兮羌合脊於中央揵竹甾石之不足兮又沈鐵以厭不祥袤九里以中峙兮截萬派之奔沽大隄矻乎如墉兮杞柳薨其成行展源深而支𠂢兮雖蹔否而必通倏鯨吼以奔潰兮與蒼蒼

而僨東。若燃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爭道。驕馬怒而嘘蹀兮。虎蛟咆而相糾。哀死者之數萬兮。孤魂逝其焉游。背自然以司鑿兮。固神禹之所惡。世苟近以昧遠兮。或不改其此度。螳蜋怒臂以當車兮。飛衞銜石而塡海。憯梁人之不思兮。卒取非於異代。登方迫於尋引兮。不遑議夫無窮。將姦臣取容以幸入兮。公相援而欺蒙。渺五材四壯之有數兮。特假手於憧憧。系曰。鼓阜寇冥。大川屯。精氣扶輿變乾文。運徒力頓漂無根。潮波復故彌億年。

黃樓賦并引

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

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
名焉樓成俾其客高郵秦觀賦之其詞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右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
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旁斥丹雘而不御兮爰取
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攫拏兮
谿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
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繄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
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
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偸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
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

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為壽兮旅殽核以為儀儼雲髻以侍側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遭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韙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裴回以徜徉子瞻因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云

我坐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為城泗水以為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資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為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

寄老庵賦

或問孫先生之遊湯泉山也嘗於佛祠之旁二松之下誅薙草茅平夷土塗規以爲庵曰寄老焉予時實從與見其事願揚搉而陳之僕曰唯唯寄老之區在於湯泉實惟歷陽東城之域山林鬱其修阻水土婉而滋息風和氣平物無癘疫其出遊也南則峯巒經亘二百餘里前望建業之都卻顧項王之亭龍嵒岈其旁出江漫漫而徂征東則惠濟眞相二刹相望殿寢中開四注修廊閒從遊子於焉相羊沈燎茗飮樂未渠央西則稍落之前三井天出幽巖白湶明晦如一旁輸有斛上庇有室解衣入遊百疾爲先北則瓦梁之河陰陵之澤水潦之所聚會魚鼈之

收得風致

工琢而有幽趣

所充斥芡菱蒲蕁毛髮之富被及鄰國其入居也則閉關卻掃反聽收視內外既進與妙自會湛乎若玉淵之澄枵然如槁木之廢其游也其居也無所適而非道者世奚足以識之哉雖然先生方爲侍從之臣充諫諍之官論思獻納日不遑給雖欲復從二三子於寄老之上未可得也一旦功成事畢引老乞身天子憫之不煩以政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國門之外酒闌升車望寄老而歸焉則僕也亦將負杖屨而從之矣

湯泉賦

大江之濱東城之野有泉出焉直回峯負深谷分埒引源迤邐相屬晨夜有聲涵雲注玉薄爲虎鬚狀爲魚目鱗介莫潛遇者

摹寫溫湯處

斯浴此何水也哉野老告余曰泓泓涓涓莫虞歲年不火而燠其名湯泉嗚呼豈非熒惑莅於上耶燭龍隱於中耶旁通咸池日御之所經耶幽精沈魄陰償其負耶丹砂黃硫金石之氣酷悍之所激耶德有常仁惠公而浹寒凝海兮不冰旱焦山兮不竭其或燥溼外干精氣散越膚革瘡瘍憊筋淫血欣瀫汩之甃游悅幽憂之永脫以沐則髮澤以頮則膚悅其羨流宂浸揖棄於溝壑者猶能灌蔬稻之畦已牛馬之瘍此又何其然耶吾聞天下之水厥類實繁至於弱水儲陰投羽必沈火井萃陽焫石灼金祥標醴泉病飲而瘳異紀滋穴神濼以流焦溪之胥蔓之飾沸潭謝贅取之涉其餘酒醞所發膠鹽是滋啜懷千金飲狂

藻逸

一國。袁玉乳以中涵。横金絲而徑度。詭品繆名。紛莫爲數。咸受命於元精。亦各私其所遇。若夫匡廬汝水之旁。尉氏驪山之下。煙霏掩藹。王孫烏韋之所娛。金穴椒房專寵靡曼之所占。則湯泉之中。又有顯晦者焉。野老驩然而笑曰。善乎齊給之士曳杖而去。行歌於塗。曰濯沸滂沱。奮此泉兮。被被山阿。吾唯灌沐兮。不知其他。

子瞻跋云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太虛之所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猨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污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孰甚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詠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涸溷而爲高人逸才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污泉豈知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所病也泉固無所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元豐元年十

月五日

歎二鶴賦

廣陵郡宅之圃。有二鶴焉。昂然如人。處乎幽閑。翅翮摧傷而弗能飛翻。雖雄雌之相從。常悒悒其鮮懽。時引吭而哀唳。若對客而永歎。圃吏告予曰、此紫微錢公之鶴也。公熙寧時。實守此邦。心虛一而體道。治清淨而忘言。既不眈乎豆觴。又不嗜乎匏絃。惟此二鶴。與之周旋。居則俛仰於賓掾之後。出則飛鳴乎導從之先。故鶴之來也。則知使君之將至。鶴之往也。則知使君之將還。是時一郡之人。好甚於姻。敬愈於客。如愛子之居家。若寵臣之在國。晝從乎風亭之濱。夜棲乎月臺之側。謂此幸之可常。頗

史中如許情事四語括之

超搖而自得。逮公之去。於今幾時。人各有好。鶴誰汝私。具名物於有司。雞鶩易而侮之。傍軒楹而蒙叱。歷階所而遭麾。惟主人之故客。閒一遇而嗟咨。余聞而歎曰。噫嘻。有恃而生者。失其所恃則悲。彼有啄乎廣莫之野。飲於清冷之淵。隨林丘而止息。順風氣而騰騫。一鳴九皋。聲聞於天。若然者。又豈衞侯之能好。而支遁之可憐哉。

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西馬雄趨方傳呼而免冑。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

語趣而流

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攘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羣難破重圍之虜于儀乃外飭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甲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幢幡之盛果吾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衞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驄失仗而驚如棄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聞矧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

不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獲靈夏。僕固於焉而暴卒。禍息幷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曷爲鋒鏑之交下。遽遺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恢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壘。向若怨結不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斃。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兮南伐之師。坐投肥水。新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爲由此而致。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眷眷懷歸今得歸念我生之多艱心知免而猶悲天風飄兮余迎海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憂患疑是夢而復非及我家於中途見女欣而牽衣望松楸而長慟悲心極而更微升洮幾何歲月如奔嗟我宿昔通籍璧門賜金雖盡給札尚存愧此散木繆爲犧尊屬黨論之云興雷霆發乎威顏淮南謫於天庖予小子其何安歲七官而五譴越鬼門之幽關化猿鶴之有日詎國光之復覩忽大明之生東釋纍囚而北還麗天漢而一洗覺宇宙之隨寬歸去來兮請逍遙於至游內取足於一身復從物兮何求榮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鄉人告予以有年

邊後似白杳山

黍稷鬱乎盈疇。止有弊廬。泛有扁舟。濯予足兮寒泉。振予衣兮古丘。洞骨中之滯礙。眇雲散而風流。識此行之匪禍。乃造物之餘休。已矣哉。桔槔俛仰無已時。舉觴自屬聊淹留。汝今不已將安之。封侯已絕念。仙事亦難期。依先塋而灑埽。從稚子而耘耔。修杜康之廢祠。補由庚之亡詩。爲太平之幸老。幅巾待盡更奚疑。

淮海集卷一終

淮海集卷二

詩 五言古

泊吳興西觀音院

金刹負城闉閴然美棲止卞山直穹窿苕水相依倚霜檜鬱冥冥海棕鮮蕤蕤廣除庇夏陰飛棟明朝晷溪光晃鶩邊天色孤蒲裏緒風傳晝焚壁月窺夜禮溲雲彗層空規荷鑑幽沚艅艎煙際下鐘磬林端起聱牙戲清深嶔崟撲空紫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志士恥溝瀆征夫念桑梓攬衣軒楹間嘯歌何窮已

三老堂 趙少師張少保趙通議

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謇諤橫秋霜高明麗朝日竝道謁溫

宣達科收甲乙東南奠藩服西北馳使驛解鞅環堵安岸幘氈裘屈羣姦懾聾欬衆廢起咄叱至今領庵地謳吟徧蓬蓽出入雖異塗歸潔固如一晚厭方內遊把袂訪閒逸雲壑慶安車風川駛飛鷁𪇰酬埃壒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顏鬓移丹漆遂令吳越人藻繪恣稱述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辟廱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蘭爕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送僧歸遂州

寶師本巴蜀浪跡遊淮海定水湛虛明戒珠烱圓彩飄零鄉縣異晼晚星霜改明發又西征孤帆破煙靄

置之陶韋集中不復可辨

送周裕之赴新息令

丈人淮海英抗節浮雲外揮毫錯星錦抵掌參竽籟青春抱修能脫略無范蔡晚營三徑資百里聊束帶扁舟歲欲徂古剎夜仍芟去去整羽儀行與高風會

寄曾逢原

孟夏氣候好林塘媚晴輝回渠轉清流藻荇相因依叢薄起疏籟衆鳥鳴且飛高城帶落日光景酣夕霏郎事遠興託撫已幽思微超搖弄柔翰從倚絃金徽美人邈雲眇志願固有違丹青儻不逾與子同裳衣

司馬遷 分韻得壑字

子長少不羈發軔徧丘壑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辭振幽
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
金艧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運鵬豈復顧繒繳區區
班叔皮未易議疏略

田居四首

雞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戒婦預爲黍呼兒隨掩門犁鉏帶晨
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屨野芳簪髻根霽色披窅靄春空正
鮮繁辛夷茂橫阜錦雉嬌空園少壯已雲趨伶俜尚鴟蹲蟹黃
經雨潤野馬從風犇村落次第集隔塍致寒暄眷言月占好努
力競晨昏

入夏桑柘稠陰陰翳虛落新麥已登場餘蠶猶占箔隆曦破層陰霽靄收遠壑雌蜺臥淪漪鮮飈泛蕖蘋林深鳥更鳴水漫魚知樂扇老厭煩鼓解衣屢槃礴蔭樹濯涼颸起行遺帶索冢婦餉初還丁男耘有託倒筒備青錢鹽茗恐垂橐明日輸絹租鄰兒入城郭

昔我蒔青秧纖纖屬梅雨及茲欲成穗已復類星暑遲暮易昏晨搖落多秥稃村迴步過從客來旋炊黍興發即杖藜未嘗先處所褰裳涉淺瀨矯首沒孤羽蘩祠土鼓悲野墟鶡雞舞雉子隨販夫老翁拜巫女辛勤稼穡事惻愴田疇語得穀不敢儲催科吏旁午辛勤一作艱難

嚴冬百草枯。鄰曲富休暇。上井時一汲。柴車久停駕。寥寥場圃空。跕跕烏鳶下。孤榜傍橫塘。喧舂起旁舍。田家重農隙。翁嫗相邀迓。班坐釃酒醪。一行三四謝。陶盤奉旨蓄。行筯羞雞彘。飲酣爭獻酬。語闋或悲咤。悠悠燈火暗。刺刺風飈射。客散靜柴門。星蟾耿寒夜。富疑作當

寄題傅欽之草堂

河陽有洪流。經營太行根。盛德不終晦。發爲清濟源。斯堂濟源上。太行正當門。仰覰浮雲作。俯窺流水犇。修竹帶藩籬。百禽鳴朝暾。相望有盤谷。李愿故居存。主人國之老。實惟商巖孫。班行昔供奉。亟進逆耳言。天子色爲動。羣公聲亦吞。蕭條冰霜際。不

改白玉溫出處士所重其微難具論公勿思草堂朝廷待公尊

次韻酬徐仲車見寄

渭淸非勝涇蘭芳水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當供灑埽匏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次韻邢敦夫秋懷十首 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爲韻

驅車陟高邱御望大梁圻馳道入雙闕勾陳連太微夷門壯下屬淸洛相因依美哉吾黨士皋禹良可希

暮有二客至俱以能禪聞一枝慧林出一派智海分言各不相可往來劇絲棼謝客姑舍是妨余醉看雲

昔者曾中書門戶實難躪筆勢如長淮初源可觴濫經營終入

海欲語焉能暫斯人今則亡悲歌風慘憺
渤海有巨鼇其顚冠嵯峨宿昔嘗小拤八紘相盪摩忽遭龍伯
人一舉空潮波取皮煎作膠淸此崑崙河
蝮蛇初螫手壯士斷其腕豈不悲毀傷所卹在軀幹西羌涉鹵
地置戍或煩漢雞肋不足云阿瞞妙思筭
湯湯礴靡流中有學子居但說若稽古言有三萬餘來者轉相
祖詞林日凋疏稍喜續溪令入校天祿書
匠氏搆明堂百材入斤斧儻非豫章棟亢長亦焉取英英范與
蘇器識兼文武胡爲先一州不用作霖雨
憬彼高句麗來修裔夷職天都富如海勞汝送涓滴軸轤尾相

銜遠近因供億止沸當絕薪揚湯百無益
祖宗舉賢良充賦多名儒執事惡言者此科爲之無雖有仲舒
錯或橫江潭魚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
邪侯秋卧痾揮毫見深衷覆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爲兒女
姿頹形四方風屬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春日雜興十首

飄忽星氣徂青陽迫遲暮鳴飛各有適赤白紛無數雨砌墮危
芳風軒納飛絮褰幃香霧橫岸積雲峯度林影舞窗扉池光染
衣履參差花鳥期蹭蹬琴觴趣撫事動幽尋感時遺近慕秣馬
膏余車行行不周路

結髪謝外好僶俛希前修繆挾江海志恥爲升斗謀齟歴難刻畫賤貧多釁尤發軔背伊闕解驂憩邗溝丹鉛費永晷麴糵歐深愁璧月鑒簾櫳珠星絡梧楸泯泯渠水駛霏霏花霧浮公子悵何許撫膺徒離憂

潭潭故邑井猗猗上宮蘭不食自清渫莫服更幽閒志士恥弱植卷跡甘饑寒佳晨追良覿觸物懸悲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蟬冕多怵迫繩樞尠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

吳會雖褊小海濱富奇峯天雞一號叫劍戟明遙空谿谷相徑復深林杳攢叢猨吟虎豹嘯雲氣迷西東中有遯世士超然閟

孤蹤祓蘭服明月起坐松聲中夜鍜[illegible]沆瀣朝琴庇青園騎星
友元氣巢許安可同俛䀹區中人飛埃集毛鋒問津或不繆從
子游鴻蒙

東方有美人容華茂春榮抱影守單棲含睇理哀彈聲意一何
切所歡邈雲漢徒然事膏沐孰與徂昏旦微誠泿自持嘉月忽
復晏巧轉度虛櫺飛紅觸幽幔歲歲芳草滋夜夜明星爛合𢍰
會有時索居不必歎

寢瘵倦文史駕言從遨嬉颸風皋遙瀲規日麗清漪含桃粲朱
實杜若懷碧滋娉娉弱絮墮囷囷文魴馳明霞廓遠矚哀禽攪
離思縟草天際合孤雲川上移寬閒絕輪鞅重複多路岐信美

雖久佇歸歟從所治

昔我遊京室交通五陵閒主客各英妙袍馬相追攀千金具飲啜百金屣吹彈纓弁羅廣席當頭舞交竿鮮粧耀淥酒朱纈生風瀾燈燭暗夜艾士女紛相班歡娛易徂歇轉眄如飛翰亹亹負孤願離離衘永歎山鳥窺著飲簷花笑蔬飧棄捐勿重陳事定須蓋棺

客從遠方來遺我昭華管吹之動人心異境生虛窾礉礉青嶂横泱泱春潏漸馬蹄交狹邪車轂錯平坦士女競芳辰禽魚蔭修竿依微認睇笑淩沒見纖短停吹欻泯滅耽耽復空館靈物信所珍顧恨知音罕

桃李用事辰鮮明奪雲綺繁華一朝去默然慚杞梓時徂鷹化
鳩地遷橘爲枳獨有羨門生後天猶不死藝籍燔䄄龍斯文就
淪喪帝矜黔首愚諸儁出相望楊馬操宏綱韓柳激頹浪建安
妙謳吟風槩亦超放
玉繩帶華月豔豔靑冥上奕世希末光經緯得無妄兒曹獨何
事詆斥幾覆醬原心艮自誣猥欲私所向螳蜋拒飛輸精衞塡
溟漲咄咄徒爾爲東海固無恙鵷鸞日彫滅黃口紛冗長投袂
睇層霄茲懷誰與亮

和孫莘老題召伯斗野亭

淮海破冬仲雪霜滋不平菱荷枯折盡積水寒更淸輟棹得佳

觀湖天繞朱甍信美無與娛獨醪聊自傾北眺桑梓國悠然白雲生南望古邗溝滄波帶蕪城村墟翳茅竹孤煙起晨烹簷開鳥聲落客子念當行攬衣視日景薄陰漏微明何時復來遊春風發鮮榮

孫莘老唱云　淮海無林丘曠澤千里平一渠閑防豬物色故不清老僧喜穿築北戶延朱甍簷楯斗杓落簾幃河漢傾平湖杳無涯湛湛春波生結纜嗟已晚不見芙蓉城尚想紫芝盤明珠出新烹平生有微尚一舟聊寄行遇勝輒偃蹇霜鬢刷澄明可待齒牙豁歸歟謝浮雲　黃魯直和云　謝公所築埭未歎曲池平蘇州來賦詩句與秋氣清結構擅空闊湖光浮棟甍維斗天司南其下百瀆傾具宮產明月含澤遍諸生盤薄淮海閒風煙浸十城籟簫吹木末浪波沸庖烹我來杪搖落霜濤見魚行白鷗遠飛同得我若眼明佳人歸何時解衣繞廂榮　蘇子瞻和云　落帆謝公渚日腳東西平孤亭得心憩暮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掛南甍老僧如宿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

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蘇子由和云 扁舟未得解坐待兩闌平濁水汙人思野寺爲我清昔遊有遺詠枯墨存高甍故人獨未來一罇誰與傾北風吹微雲暮寒依月生前望邗溝路卻指鐵甕城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奔馳力不足隱約性愈明早爲歸耕計免慙老僧榮 張琬和云 維舟得古寺望遠天四平晴日揮揮散晚風泠泠清危亭下瞰野層閣高連甍起望斗與牛淮海相奔傾往來誰百年今昔我平生悠悠何所寓臺上多化城與其逐影死甯似不鳴烹咄哉應有止老矣將安行中庭桂子落丈室霜月明此意竟蕭條猶然笑安榮 張芸叟和云 我登甘棠埭所向殊未平舟行汙池中頓失江湖清蛙聲亂僧唄鴟吻嚇市甍意同伯嗜死苟與衛士傾開池種白蓮壘石擬三生猶滯南斗墟終遠北斗城設我紫藕供報之白芽烹三年猨鶴友萬里秦梵行秋風隴首至落日淮南明寄言懷土士慎勿慕官榮

淮海集卷二終

淮海集卷三

詩 五言古

陪彥瞻遊金山和子由詩

江流會楊子洶洶東南騖海門劃前開金山屹中據鼓鐘食萬指金艧棲千柱夜庭游月波曉觀摶香霧天淸猨鳥哀風暗魚龍怒雲物橫古今濤波閱晨暮三州氣色來上下端倪露偉哉元氣閒此勝知誰聚念昔憩精廬登臨輒忘去汲新試團月飯素羮魁芋妙輿入芳藤眞境在芒屨別來星暑換寤寐經從處忽蒙珠璧投了與雲巒遇幽光烱肝肺爽氣森庭戶區中多滯念方外饒奇趣寄語山阿人泠然行復御子由詩唱云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幘

揭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厭山小面面貼蒼石虛樓三百
間正壓江潮白清風斂霽霧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有鬼
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
洗我心筍蕨飽我腹平生足游衍壯觀此云極鐵甕本誰安海
門復誰植東南遞隱見遙與此山匹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
歸時日已暮正值江月黑顧視天水并坐恐星斗溼使君何時
罷登覽不可失　解于子駿和云　蓬萊二神山橫絕倚鼇背
鼇傾海水動一峯失所在飛來大江心盤礴幾千載化爲金僊
居龍象錯朱貝夙昔愛山水江湖不暫忘君前或剖竹匏繫古
維揚隱然勝絕境旦旦遇相望不意二君子招攜一葦航高攀
躡雲梯闊覘瞰溟漲潮來隱天地萬里卷白浪波清霄漢淨澄
澈迷下上更深月正中山影杳無象蛟鼉四面穴形勢三州壯
融結既難窮丹青殊莫狀蘇侯韻高遠邵子雅趣尚奇觀極無
邊幽尋端未放浮生閱流水清話造方丈畢景趣言歸侵星搖
兩槳武功眞好奇落筆埽珠璣持與淮南守茲
遊不可遺君隱早晚東南下一棹扁舟信所之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太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載鄒枚佳辰事幽尋參差水石

瘦窈窕房櫳深。清磬發疏箔，妙香積素襟。復登翠堵坡環同矚嶔崟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飈動爽籟，薄雨生微陰。塵想澹清漣，牢愁洗芳斟。揮筵訂往古，援毫示來今。愧無刻燭敏，續此金玉音子瞻詩云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姸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峯照城郭震澤浮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

寄陳季常

一鉤五十犗始具任公釣揭竿趣灌瀆與爾不同調先生本西蜀俠氣見莫妙哀憐世間兒細點似黃鷂侍童雙擢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平生攜手好十七登廊廟小生

相吏耶徒往尺書召暮年吏折節學佛得心要驚馬放阿樊幅巾對沈燎泠泠屋外泉兀兀原頭燒欲知山中樂萬古同一笑

同子瞻參寥遊惠山三首

輟棹縱幽討籃輿入青蒼圓頂相邀迓旃檀燎深堂層巒淡如洗傑閣森欲翔林芳含雨滋岫日隔林光涓涓續淸酒靡靡傳幽香俯仰佳覽眺悠哉身世忘用王武陵韻

使君厭機械所與惟散人顧慙蒹葭陋繆倚瓊枝新上干青薇下屬白磷磷洞天不知老金界無棲塵緬彼人閒世烏蟾閱青旻詎得蹑三隱山阿相與鄰用竇羣韻

樓觀相複重邈然閟深樾九龍吐青泠瀌瀌曾未絕罌缶馳千

里眞珠猶不滅況復從茶僊茲焉試葵月岸巾塵想消散策佳

興發何以慰遨嬉操觚纜前輟用朱宿韻　子瞻云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旣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少游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陵賓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滴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鵲鶴翔㓗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

薄雲不遮山疏雨不溼人蕭蕭松桂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

鼓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

參寥同賦

山煙弄滅沒山木含蔥蒨刺舟傍遙岸理策升虛堂周遭矚層巘矯矯如翺翔下瞰平田流澹然浮日光青篁解初籜洗雨聞新香雖云追前迹眞賞豈易忘

松門暗朝雨寂歷無行人蔓草復穿徑卉木鬱以新堦泉漱石齒照眼光磷磷使君美無度卓犖遺囂塵風標傲竹柏談笑凌窮旻何愧沈冥子臥霞呑紀鄰

揚帆渡江來洗眼驚翠樾雲姿旣容裔鳥弄更清絕凌梯

訪前蹤琬琰亦未滅嗟我魚目光疇能綴明月狂
墨埽琅玕風煙座中發殊勝區中人茫茫走飛轍

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我宗本江南爲將門列戟中葉徙淮海不仕但潛德先祖實起
家先君始縫掖議郎爲名士余亦忝詞客風流以及汝三通桂
堂籍汝弱不好弄文章有新格久從先生游術業㝠未測武林
一都會山水富南國下有賢別駕上有明方伯干將入砥礪騕
褭就銜勒勿矜孔鸞姿不樂棲枳棘吳中多高士往往寄老釋
辯才雖物化參寥猶夙昔投閑數訪之可得三友益少來輕別
離老去重乖隔念汝遠行役惘惘意不懌道山雖云佳久寓有
饑色功名已絕意政苦婚嫁迫終從大人議稅駕邗溝側追蹤

漢兩疏父子老阡陌

送李端叔從辟中山

人畏朔風聲我聞獨寬懷豈不知凜洌爲自中山來端叔天下士淹留蹇無成去從中山辟良亦慰平生與君英妙時俠氣上參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當時兒戲念今日已灰死著書如結氂聊以忘憂耳騷騷歲遒盡淮海歸無期功名良獨難雖成定奚爲念君遠行役中夜憂反側攬衣起成章贈以當馬箠

贈蹇法師翊之

天都九經緯人物如紡績豈無仙聖遊但未見高識蹇師蜀方士鬼物克服役謁來長安城摩掌金銅狄大蛇死已論葛陂四

且釋是事何足云聊爾恤艱𡖖方從馬明生西去鍊金液丹成

得度世造化爲莫逆予亦江海人名宦偶牽迫投劾去未能見

師三歎息

送劉貢父舍人二首

虎去蔡藿採珠在其川媚君子一詘信實繫天下事念昔元豐

間公初謫南裔託詞弔湘水聞者爲心醉踰年憸臣逐國老起

相繼除公守襄陽士始有生意茲焉歸法從乃是朝廷計在公

何足云事業本餘棄掩垣美花木入直春正麗同僚看家風立

馬揮九制

覿也本諸生早與世參商方枘不量鑿交親指爲狂末路辱公

壺瓠屬負之免溺

知賜出非所望相期古人處豈止事文章汝南雖奧區校官實始張觧鞅百無有栖栖寄僧坊築室從有徒皆公借餘光一壺千金直所濟在倉黃萬里猶比鄰別離無足傷何以報公德修好以爲常

南京妙峯亭 王勝之所作蘇子瞻題榜

王公厭承明出守南宮鑰結搆得崇邱巋然瞰清洛是時謫仙人發軔自廬霍郊原春鳥鳴來此動豪酌報投一何富玉撥金刀錯新牓揭中楹千載見遠託揭來訪陳迹物色屬搖落人煙隔鳧鴈田疇帶城郭紅葉隕風漪砂礫卷飛籜青青陵上麥獨汝森自若人生如博弈得喪難前約金鎚初控頤已復東方作

大明昇中天龍鸞入階閤深懲漁奪弊法令一刊削斯民如解懸喜氣鬱磅礴公乎數登覽行矣翔寥廓

次韻奉酬丹元先生

金華紫煙客來作牧羊兒至言初無文尋繹自成詩二景入妙解元氣含煙詞憐我鬢蒼浪黃埃眩蟲絲勸解冠上纓一濯含風漪攝身列缺外倒躡蜿蜒髻維斗錯明珠望舒耿修眉眞游無疆界浩蕩天風吹

送裴仲謨

君子出於德妙高如匠石但見廣廈成不見斧斤迹厚爲諸兒奉自奉頗云嗇三生陽九宗薄俗有慙色汝南古佳郡月旦評

一易爾來似揚州不辨龍蜥蜴短簿髯參軍喜怒移頃刻正平竟獲免寶我支舉力念公多乖隔憂思如紡績恥爲兒女仁到此淚横臆熙朝大烹飪賢者不家食朝爲郡縣吏暮作臺省客矧聞諸法從久欲薦言責去去勿重陳九萬自此擊

題雙松寄陳季常

遥聞連理松託根黄麻城枝枝相鉤帶。葉葉同死生。雖云金石姿。未免兒女情。想應風月夕。滿庭合歡聲。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爲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黄次公鑒裁實精詣殷勤謝督

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骨已朽來者復
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克
老更聘自革風俗弊太守前已聞粟帛俄見賜柰何少年子轍
劾督郵事道喪賢哲窮聞之爲流涕人心如其面難以一律揆
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淮海集卷三終

淮海集卷四

詩　五言古

次韻夏侯太冲秀才

儒官飽閒散室若僧坊靜北窗腹便便支枕看斗柄或時得名酒停午猶中聖醒來復何事秉筆賦秋興焉知懶是眞但覺貧非病茫茫流水意會有知音聽鐘鼎與山林人生各天性

送張和叔兼簡黄魯直

汝南如一器百千聚飛蚊終然狂鼓鬧啾啾竟誰聞議郎盛德後淸修繼先芬未試霹靂手低回從此君學官冷如水虀鹽度朝曛閒蒙相煖熱破憂發孤欣君今又復去冀北遂空羣豈無

一樽酒誰與通殷勤大梁多豪英故人滿青雲爲謝黃叔度鬢毛今白紛

和王忠玉提刑

嵩峯何其高峯高氣尤清念昔秋欲老從公峯下行古木上參天哀禽報新晴修塗雲外轉槁葉風中零曛黑度伊水眇然古今情黎明出龍門山川莽難名信美非吾土顧瞻懷楚萍美人天一方傷哉誰目成黃綬我聊爾白鷗公勿驚糟醨可餔啜古人忌偏醒

飲酒詩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眞虛空爲消隕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

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得且致賢人左手執蟹螯舉觴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容閒

客從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啜彊啜且復醒既鑿渾沌氏遂出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氏一作竅

雷觴淡如水經年不濡脣爰有擾龍系爲造英靈春英靈韻何高葡萄難爲鄰他年血食汝應配杜康神

艇齋并序

予以典校吏領倅錢塘邂逅得友丁君彥良於陳雷官舍丁君彥良年少氣雋誦詩文亹亹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

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爲寄題一篇
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閒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城郭
居左右羣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不釣今所得孔
與顔不然如爾祖跨鶴出塵寰

和裴仲謨摘白鬚行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爲黑人生如寄
耳況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輸有力龎眉三不遇已矣何
所惜二毛賦秋興自愛頗姑息聞諸古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
反其本螻蟻得而食妙年光可鑒烱若鴉羽戢映梳漸蕭蕭變
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皤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

信美如客兒經翦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蒼生術

覙覼二弟作小室請書督直名曰寄寂作此寄之用孫子

實韻

力田不逢年識者未宜閔他時歲在金百兩無虛稱士生當自量天道平如準汝兒魯叔山正坐不前謹有琴亦無絃何心尙求彰客來欲頹玉太白軓滿引官長旣屢罵諸生亦時顯一口吸西江玄哉居士蘊歲寒知蒼松日暮識丹槿夢想入九椽森然羅玉筍孫子實詩辭宜欲吏雲季氏或招閔此分冒中秋萬物旣收稱賣藥偶知名章玄非近準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士生要弘毅天地如蓋軫驥令鹽車驂井下知綆引難甘吁爾食聊寄粲然顯誰能借前籌還婦用東蘊吾聞調羹鼎異味及粉槿豈其倶王羞而棄合稽筍

反初

昔年淮海來邂逅安期生謂我有靈骨法當遊太清區中緣未斷方外道難成一落世間網五十換嘉平夜參半不寢披衣瀟縱橫誓當反初服仍先謝諸彭睎髮陽之阿餔餟太和精心將虛無合身與元氣幷陟降三境中高真相送迎琅函紀前績金蒲錫嘉名耿光洞寥廓不借日月明故棲黃埃裏絕想空復情

精思

精思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速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僊者二三子沓然骨肉親飲我霞一杯放懷嬡如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眞無端

拜失儀放斥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文度嗟我實何人

送楊康功守蘇

公於萬事輕獨嗜山水重寓直西掖垣滄洲長入夢廣陵以都會廚酒萬斯甕每歎闞登臨持此將焉用比持蘇臺節論變摺紳共翻云美泉石汔可小嬉弄怱怱治行李草草別賓從乃知仁智心所樂異庸眾梅花發春端百卉日與動公等行復反臺閣候鸞鳳

偶戲

偶戲失班龍坐謫崑崙陰崑崙一何高去天無數尋嘉禾穗盈

車珠玉燗成林天飈時一拂淸哀動人心一面四百門官譙雲氣侵闕然竹使符難矣躋登臨羣仙來接行憐我久滯淫力請始云免反室歲已深親朋喜我來慼歎或霑襟壓寰君勿悲殊勝巢歘崟

正仲左丞生日

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蓂數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摶風出北溟之無分襁褓詩禮學趨庭妙質珠遺海高材刃發硎初更芸閣秘屢直瑣闈靑史筆開凡例綸言正緯經文昌類曳履京兆屢空囹遂總臺綱紀常參國典刑兩宮隆眷遇諸夏聳瞻聽武略驅雷電文鋒粲斗星乞閑辭亢滿分逸下靑冥

綺甲雙朱服、腰橫萬寶釘、明峯春矗矗、汝水暮泠泠。散策花間徑、揮犀水上亭、壺觴延墨客、燈燭按歌伶、周袞歸公旦、商巖夢武丁、久聞虛揆席、佇見返皇扃、別數汾陽考、重鐫宋父銘、巍然廟堂上、永作世儀形

病犬

犬以守禦用老憊將何爲跟蹌劣於行纍然抱渴饑主人恩義易乃爲升斗貧追隨不肯去猶若戀藩籬屠膾意得逞裒庖在須斯糟糠固非意豚豕同一時念昔初得寵靑韁纏毯絲飼養候飢飽動止常相隨胡云不終始委逐在衰遲犬死不足道固爲主人悲

和子瞻雙石

天鑱海濱石巒若龜毛絲信爲小仇池氣象宛然足連巖下空洞鼎張彭亨腹雙峯照淸漣春眉鏡中蹙疑經女媧鍊或入金華牧鑪熏充雲氣研滴當川瀆尤物足移人不必珠與玉道傍初無異漢將疑虎伏支機亦何據但出君平卜奇礓入華林傾都自追逐我願絳陳那令吼震山谷一拳旣在夢二駒空所欲大士捨寶陁仙人遺句曲惟詩落人閒如傳置郵速

雷陽書事三首

駱越風俗殊有疾皆勿藥束帶趨祀房瞽史巫紛若絃歌薦繭栗奴主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雞骨灼

一笛一腰鼓鳴聲甚悲涼借問此何爲居人朝送殤出郭披蓁
蒼磨刀向猪羊何須作佳事鬼去百無殃
舊傳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尚應遠東門已如雲蚩氓託絲
布相就通慇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海康書事十首

白髮坐鉤黨南遷海瀕洲灌園以餬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
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
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鶗鴂何關汝
卜居近流水小巢依嶔岑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鑪香入幽

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培塿無松柏鶯言出焉遊讀書與意會卻埽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信亦非求得歸艮不惡未歸且淹留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蓑腳不襪臭味猨與狙孰云風土惡白州生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之孟伸殺牛撾祭鼓城郭爲沸動雖非垚麻須自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獵雲夢

粲粲庵摩勒作湯美無有上客賦驪駒玉盌開素手那知蒼梧野棄置同芻狗荆山玉抵鵲此事繇來久

裔土桑柘希蠶月不紡績吳絹與魯縞取具綢舩客一朝南風

發家室相忱迫半貰齎我藏倍稱還君息
一雨復一暘蒼茫颶風發怒號兼晝夜山海爲顛蹶云何大塊
噫乃爾不可遏黎明眾竅虛白日麗空闊
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試問池邊蜑云今累年閑豈無明月
珍轉徙溟渤閒何關二千石時至自當還

次韻曾存之嘯竹軒

翩翩曾公子子猷定前身嗜好準疇昔了然不淄磷寄食平準
官植竹當比鄰朝與竹相對暮與竹相親安可一日無此君眞
可人

遊仙二首

服形百神朝劍心萬緣盡我無退轉境何以有精進戲爲汗漫遊八極一何近渺渺東海水纍纍北邙墳向來歌舞處忽復成荒村愚人如鹿耳其死了無魂孰知九霄閒玄圃枕崑崙緇塵化人衣蒼蘿誰與捫

雲車自天來觸言遊混茫手持太一節身佩使者章龍虎傍夭矯馬羁伏以翔朝元紫薇上所覩浩難量寶網結萬珠參伍相煌煌花品不知數妙英折玄房宮殿隨人身處處輒清涼危髻擢眞玉高謝人間粧二三古鬚眉冠雲帶含光遺我飛霞佩副以明月璫再拜敬服之白毛發靈香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鉤溫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袂安可期寄書囑加飡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未路非所望蹡鑣金馬門校文多豫暇玄談到羲軒孰云笭箵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牴牾良可刊此枉病中作筆端淮海奔亟篤問所苦兀坐一室閑晤對不知夕歸途斗星飊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恙不足論愷悌神所勞此理眞如絃

與子瞻參寥會松江得浪字

松江浩無旁垂虹跨其上漫然銜洞庭領略非一狀怳如陣平野萬馬攢穹帳離離雲抹山窅窅天粘浪煙中漁唱起鳥外征帆颺愈知宇宙寬斗覺東南壯太史主文盟諸豪盡詩將超搖

外形檢語笑供頡頏娵娟棄追逐撥剌亦從放獨留三百缸聊用沃軒曠子瞻得風字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古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行擘岸風人笑年來三出慣天教我輩一鐏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參寥得岸字　蛟龍跨長虹吳會稱傑觀淪漣幾萬頃放目失堤岸倒境射遙山青螺點空半從來胯震澤勝事無昏旦破浪湧長鬐排空度飛翰脯肝入清境劃若春冰泮安得凌九垓從公遊汗漫

淮海集卷四終

淮海集卷五

詩七言古

觀易元吉獐猨圖歌

參天老木相樛枝。嵌空怪石銜青漪。兩猨上下一旁掛。兩獐熟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杜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兒。花飧草囓含春嬉。易老筆精湖海推。畫意忘形形更奇。解衣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鴟。荆南將軍欣得之。老禪豪取橐爲垂。白晝掩門初許窺。房櫳炯炯明冬曦。榛蓁羽革分毫釐。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閒重借披

夜坐懷莘老司諫 次韻參寥

六合寥寥信茫昧。中有日月無根柢。古往今來漫不休。青髮素顔從此逝。嗟予自少多邅迴。氣血未衰心已艾。北渡長淮霜入屨。南窺禹穴塵生袂。日鑿一竅渾沌死。雖有餘風終破碎。同車復路可無緣。三問道人三不對。

答朱廣微

廣微才華殆天賦。十歲孤山有佳句。又夢東林飲虎溪。歎息清風人不悟。自爾所見無全牛。桐柏崑崙日傾注。蔥蘢曉景破新花。蹭蹬老拳擒脫兔。身勤事左竟何成。巧迫化工天所怒。兩鬢星星滄海頭。强學禪那慰遲暮。昨夜燈花吐金粟。曉烹鯉魚得尺素。笑我徜徉吳楚間。經卷酒巵隨所遇。人生迕意十八九。月

得解顏能幾度著書準易空自瘦服藥求仙良亦悞北風老矣無能為行看黃鸝語飛絮安得從君醉百場落筆珠璣不論數

送僧歸保甯

西湖環繞皆招提樓閣晦明如臥披保甯復在最佳處水先四合無端俔車塵不來馬足斷時有海月相因依上人弱齡已隸此心目所證惟瑰琦白玉芙蓉出清沼天然不受緇塵擾坐客一語不入意目如明星視飛鳥冠切雲兮佩玉蕤上人顧之真等閒應緣聊入人間世與盡卻歸湖上山伊余久欲窺禹穴剡令仲父官東越行挽秋風入剡溪為君先醉西湖月

和王通叟琵琶夢

鮮侯在唐人中暸之間

鶗鴂鳴時衆芳歇，華堂夢斷音容絕。風驚玉露不成圓，一夜芙蕖泣秋月。金紋捍面紫檀槽。曾抱花前送酒舠。庾郎江令費珠璧，小硏紅牋揮兔毫。風流雲散令人瘦。忍看麴塵昏錦綬。楚水悠悠更不西。上天破鑑空依舊。

醫者

塊然一氣初渾淪散作六物相吐吞主承客禦勝復存是爲萬物疾病原寥寥空陂遊寬魂誨此法術成軒轅金書玉冊要不煩煥如星宿不可捫時還聖徂遂幽昏弊俗竊以資利源余嘗感槩期明論世無妙質孰與言因君乞詩置屋軒聊賦援筆賦本根

夢回景色如畫

漫郎分韻得桃字

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示眞率日與聱叟爲嬉遨是時胡星殞未久關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穀三四空傳殺二桃心知不得載行事俛首刻意追風騷字皆華星章對月瀉溲元氣煩揮毫徜玕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哀猱紅顏白骨付清醥一官於我眞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記夢答劉全美

歲逢困敦斗申指辰亥庚辰漏傳子夢出城闉登古原草木榮夭帶流水千夫荷鍤開久殯前有一人狀瓌偉素冠長跪烝酒

總以物之易滅者人詠詩之比體也

敍云是劉郎字全美馬鳴車響斷還續人境晦明秋色裏旣寤茫然失所遭河轉星翻汗如洗世傳夢凶常得吉神物戲人良有旨全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娟娟二十四橋月下吹簫聊爾耳洗眼看君先一鳴九萬扶搖從此始

和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寒飄絮淚春暖履冰橋勢緩霜垂霰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沒流水風裏絲雲鋪遠霄虛飄飄比時光影猶堅牢

魯直唱　虛飄飄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漫成橋入夢雲千疊遊空絲萬條蜃樓百尺聳滄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生命猶堅牢

子瞻和　虛飄飄虛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壘積雨梧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

馬上口占二首

向晨結束事長途、利風刮面冰在鬚、岡窮得水馬不進霧暗失道人相呼悠悠旁舍見汲井。軋軋隔林聞輓車。游目騁懷自可樂、勿憶鄉縣增煩紆、

霜風稜稜萬木枯梅花破萼猶含鬚田家往往事游獵追逐狐兔相號呼微茫山中起狂燒隱約林梢低日車馬頭漸覺有佳趣勿厭阡陌多縈紆

別子瞻

人生異趣各有求繫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英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珠樹三株詎可

攀玉海千尋眞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便憶鱸魚訪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柏仍當雪後青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償所願天上麒麟昔漫聞河東鸑鷟今纔見不將俗物擬天眞北斗已南能幾人八摶學士風摽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中有盈虛亦何算據龜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游汗漫

子瞻詩云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翹關負重君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誰爲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眞忽然一鳴驚倒人從橫所値無不可知君不怕新詩新千金弊帚那堪換我亦淹留豈長算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　淮南三歲吾何求使君到後消人憂君言有客輕公侯扁舟相從古揚州置之四馬慣無力千里相忘同異域新詩空使四座驚隱居未易凡人測使君南歸無恨情鴻飛擕

書墮我庭此書秉置昔年客袖中麗句淮山青老夫强顏依府縣㑹案文書本作顧淸談亹亹解人頥安得座右長相見狂客古非賀季眞醉吟君似謫仙人未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慙傾葢新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姤面非㫒筭歸來泗上正思君莫待黃花霜爛熳

淮海集卷五終

尤稱清新流利

末句用杜妙當

淮海集卷六

詩 七言古

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同參寥賦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絶倒爲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班班知有根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盻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華向晴昊參寥詩云朔風蕭蕭方振槁雪壓茆齋欲歆倒門前誰送一枝梅問訊山僧少病惱强將筆力爲君寫麗句已輸何遜早碧桃丹杏空自妍嚼蘂齅香無比好先生擕酒傍玉叢醉裏雄辭驚電埽東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爲誰羣不惜山衣同藉草要須陶令插花歸醉臥

春風軼軒昊子瞻和云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
倒東坡先生昊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
消遊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
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
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
還昇昊子瞻和云　化工未識蘇羣槁先向梅花一傾倒江
南無雪春瘴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
嚴鍾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鬪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
眼淨塵空無可埽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寄東坡老東坡習
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饞落英忍饑未忍呼穹
昊子由和云　長老夫毛骨日凋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
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北風勁牆頭知有南枝
早未開素質夜光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閉媚靚粧
惟有長君埽孤芳已與飛霰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
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著作繁華助芒昊
子由和云　憐君古木依巖槁西江飲醉須彌倒野花幽草亦
何爲嶮語長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轍長歎一枝過嶺誇先早拾
香不忍游塵污嚼蘂更憐眞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
緣自埽誰知眞妄了不妨令我至今思漣老妙明眞覺昔未
識但向寒窗看詩草浮雲時起鳥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驕於凝杜

題騕褭圖

雙瞳夾鏡權協月。尾鬛蕭森澤於髮。鞍銜不施轡復脫。旁無馭者氣騰越。地如砥平邛隴滅。天寒日暮抱饑渴。驤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絕塵入恍忽。東門金鑄久銷歇。曹霸丹青亦云沒。賴有龍眠戲揮筆。眼前時見千里骨。玉臺閶闔相因依。嗟爾龍媒空自奇。鑾旗日行三千里。焉用逐風追電爲。

和東坡紅鞓帶

君不見相如容貌窮不枯卓氏恥之分百奴一朝奉旨使節筰駟馬赤車從萬夫仲元君平更高妙寄食耕卜霜眉鬚兩川人物古不乏數子風流今可無參軍少年飽經術期作侍中司御

妙語幾欲呵活矣

壺老披靑衫更矍鑠上馬不用兒孫扶一朝忽解印綬去恥將詩禮撰襃襦懸知百年事已定卻笑列仙形甚臞東阡北陌西風入瑞草橋邊人叫呼相見紅圍照白髮頹然醉卧文君壚

題楊康公醉道士石

黃冠初飲何人醉徑醉頹然不知久風吹化石楚山阿藤蔓纏身蘚封口常隨白鶴亦飛去但有衣冠同不朽異物終爲賢俊得野老田夫豈宜有華陰楊公香案吏一見遂作忘年友日暮西垣視草歸往往對之傾數斗大夢之間無定論啓母望夫天所誘穀城或與子房期西域更爲陳鄃吼我疑黃冠反見玩若此堅頑定醒否何當一笑淩蒼霞顧謝主人聊舉手

送蔡子驥用蔡子駿韻

越絕山川遠相屬萬壑千巖抱青綠臥龍一峯稱是奇繞趾清漪如帶東鏡水春生鴟尾銜稽山日暮猨聲續三休上與蓬萊接登眺使人遺寵辱我昔東遊觀禹穴痛飲狂歌得所欲上天何曾有官府鸞鳳日日遭鞭朴僧坊畫壁閱幾徧神妙難忘獨金粟華胥夢斷已十年又見春風煮餳粥苧羅若耶固依舊可憐雲月誰追逐故人淡泊出天性鷦鷯巢林一枝足不肯絃歌甘莞庫還同市門隨梅福惟應月下小叢歌尚有哀音傳舊俗

和裴仲謨放兔行

兔饑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

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黄犬厄一死無足悲所恥敗
頭額敢期揮金遇倒槖無難色雖乖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兎兮
兎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幷
嶽麓

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

洛水沄沄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隄上十二亭一一飛
驚若鸞鳳光華遠繼周王雅宴喜還歸魯侯頌玉觴嚴令肅衣
冠金縷哀音繞梁棟娟娟殘月照波瀾習習暖風吹烏哢何處
高帆落文鷁誰家駿馬嘶征鞚柳枝芳草恨連天暮雨朝雲同
昨夢借問亭名製者誰留守王公才望重胸中雲夢吞八九日

解千牛節皆中祥符相公實曾祖庭列三槐多伯仲承明歷直出荆州轉守此都行大用此都去天纔尺五交廣荆陽歸引控兎園事迹化黄埃清泠文雅堪長慟舳艫銜尾車挂轊昨日出迎今日送送故迎新無已時古往今來相戲弄亭下巘崎淮海客未路逢公詩酒共一樽明日難重持豈恤官期後芒種今年氣候頗云早天矯梅花春欲縱行見亭中祖帳開千乘送公歸法從

以蓴薑法魚糟蟹寄子瞻

鮮鯽經年漬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茁滑於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鳧卵纍纍何足道飣餖盤飧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

罌方法相傳爲旨蓄魚鱐蠶醢薦籩豆山藪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

贈女冠暢師

瞳人翦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飄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牕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鵶啼

次韻黃冕仲寄題順興步雲閣

故山無期大刀頭黃塵溽暑未罷休步雲之篇忽我投便見冰玉懸清秋順興山川甲蜀甌無風萬壑松颼颼步雲之人人人品優御風禦寇真其儔仙人乘槎淩斗牛回環十見天星周猨鶴

忽驚空蕙帳周家正要磻溪望

徐得之閑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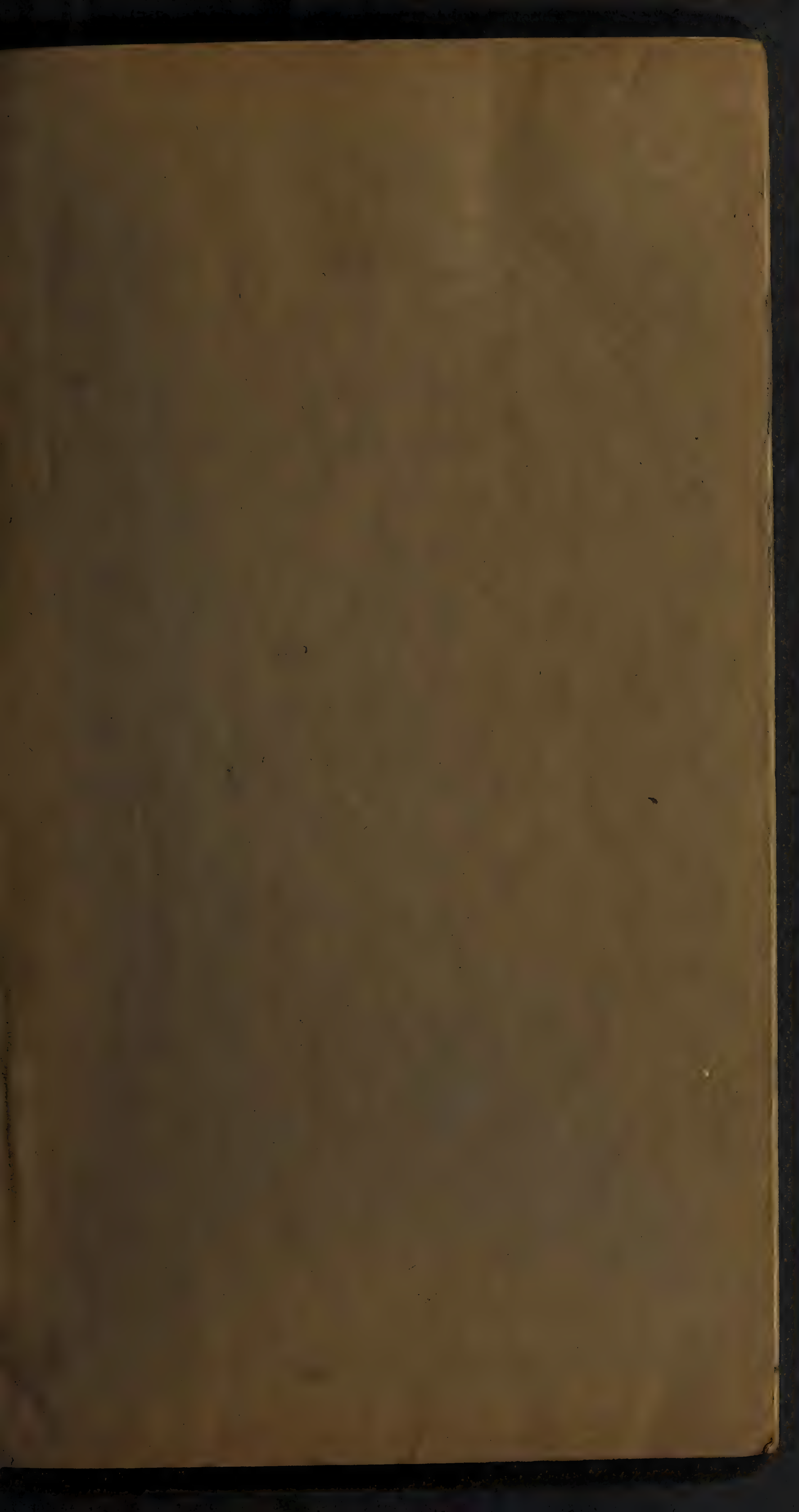
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論兵說劍走湖海身勤事左無所遭緣水五校已屠膾黑衣三衞嗟徒勞歸來故山便上築脫棄萬事輕鴻毛橫前瀾水漱哀玉傍舍老櫪藏飛猱山蔬何用媿粱肉鶴氅未必輸青袍追寒弄月有眞意愼勿輕語傳兒曹

送喬希聖

鶡翎蓬蒿非所悲鵬擊風雲非所喜貴賤窮通盡偶然回頭總是東流水我思田文昔相齊朱袍照日如雲霓三千冠佩醉明

月清歌一曲傾玻璃如今陳迹知何在但見荒冢煙蕪迷又思
原憲昔居魯門戶東西閍還堵杖藜對客騁高談自覺胸襟輩
堯禹如今寂寞已成塵空有聲名掛千古送君去何時回世閒
如此令人哀我徒駐足不可久笑指白雲歸去來

淮海集卷六終



淮海集卷七

詩五言律　排律附

春下春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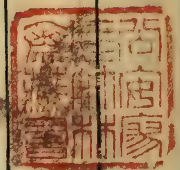
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紛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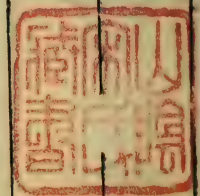
睡起

睡起東軒下悠悠春緒長爬搔失幽轉款欠墮危芳蛛網罥晴絮蜂房受晚香徐尋初斷夢雲霧已冥茫

次韻莘老初至湯泉二首

夾路山重復參天樹老蒼一區成小市數埒引溫湯洗沐同幽





客舖飧就梵坊未輸朝市子斗酒得西涼

年華行已老林莽尚葱蒼地勝連龍洞泉溫注鬼湯人風遠城市鍾梵近僧坊九夏來投錫棲心應更涼莘老詩云川谷閟深阻天時正莽蒼聊同不速客來浴自然湯茂宰蕭休政道人棲淨坊悅如登十地熱惱頓清涼

過六合水亭懷裴博士次韻三首次莘老

昔同裴博士酌酒俯庭柯晚岫潭潭碧風池瑟瑟波蒼崖遺老沒白首故人過轉眄成陳迹勞生可柰何

晚憩孤亭上羸驂繫斷柯荒門寒帶路空檻闊增波往事青山在餘生白鳥過諵言成絕語亹亹迫陰何

折柳相從地重來失舊柯林光延晚照岸影動微波隔浦檀欒

密當鶱翡翠過主人成異物搔首柰情何

懷孫子實

舉眼趨浮末斯人獨好修青春三不惑黃卷百無憂玉出方流潤鸞停翠竹幽相思自成韻不必寄西郵

對淮南詔獄二首

一室如懸磬人音盡不聞老兵隨臥起漂毋給朝曛樊雉思秋野鞲鷹望暮雲念歸忘食事日減臂環分

淮海行搖落文書亦罷休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篩動朱樓曉參橫粉堞秋更捹飛鏡破應得大刀頭

次韻答米元章

嗜好清無滓周旋槃有文揮毫春在手岸幘海生雲花鳥空撩我尊鰛止屬君惟應讀雌蜺差不愧王筠

宿參寥房

鄉國秋雲暮房櫳日已暝驚風多犯竹破月不藏星鉤箔簷花動鈔書燭燼零非關相見喜自是眼長青

次韻米元章齋居即事

庭木雙株茂盆池一掬慳支頤魚出樂入眥鳥知還老境行將近仙書讀未閒因君歌鳳過通夕夢歸山

次韻酬陳傳道

白髮三冬學青衫八尺身誰知人傑上聊作吏中循揮翰通元

氣開緗友古人寄聲張氏子由道豈長貧

次韻傳道自適兼呈都司芸叟學士

楚國陳夫子周南頗滯留弊袍披槁葉瘦馬兀扁舟藥餌過三伏支書散百憂何人共禪悅居士有浮休

次韻子由題斗野亭

瀟市花風起平隄漕水流不堪春解手更為晚停舟古埭天連鴈荒祠木蔽牛杖藜聊復爾轉眄夕煙浮 子由詩云細雨添春色微風動闇流勢生雨蓬鬢生計一扁舟飲食隨魚蝦封疆入斗牛風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德清道中還寄子瞻 以下排律

投曉理竿栧溪行耳目醒蟲魚各蕭散雲日共晶熒水荇重深

翠煙山壘亂青路同逢短榜崖斷點孤𨫼叢薄開羅幌淪漪寫鏡屛疎籬窺窅窕支港泛笭箵遠溆依微見哀猿斷續聽夢長天杳杳人遠樹冥冥旅思摇風旆歸期數月蓂何時燃蜜炬復聽閣前鈴

鮮于子駿使君生日

往昔高堂夢熊羆兆吉占氣鍾西蜀秀時應仲秋嚴江漢揮犀尾風雲下筆尖微辭追屈宋精義到黃炎操履森寒柏名聲耿夜蟾擊疆鵰鶚健治劇鶻鶬銛使者旌旄易將軍印綬添鴛鴻隨步武虎豹入韜鈐錦覆郎官綬彤垂太守襜兩行分蜜炬十里上珠簾禮士常懸榻誅姦或奮髯雨堂昏絳帳風帙亂牙籤

銀漢星初換金莖露已零歡聲連北闕壽邑亘東漸麗句充文
几奇香物玉匳簪紳五福具鑄俎四難兼賤子眞殊幸淸標獲
屢覘誤蒙雕朽木猥辱畫無鹽嘉運方熙洽英才豈滯淹佇公
歸法從行道慰民瞻

次韻蔣穎叔南郊祭告上淸儲祥宮二十七韻

特起朝陽內祠宮極邃淸高窗闢玉女巨闕守昌明盛掩秦諸
畤雄逾漢兩京亘橫天上紫洲露海中瀛黃帝初龍躍中原麗
虎爭樵夫亦談道行旅不持兵此地修禳禬于時保利亨柏梁
災未幾陳寶照重營御帑金繒出慈闈服玩幷標題動宸翰撰
次屬鴻生玉刻黃冠印金書祕殿名妙經藏洞觀眞籙佩威盟

仙灑花開靜瓊枝物外榮肇煙承帝祉肆眚順民情天施霄論報風行不計程近傳聞磬管時或見旌旄海嶽朝雙闕星辰集上楹禮如尊太一事異寵文成大似圓邱報長於至日迎侍臣來祭告法駕欲時行鑾事通元氣高眞達孝誠慶增黃帝系壽續太陰精西北夷門峻東南道路傾雲行博山氣風卷步虛聲符貺方期應英髦各彙征謳歌與法從行見泰階平

擬郡學試東風解凍

寶曆開新歲春回斗柄東澌生天際水凍解日邊風浩蕩依蘋起侵尋帶雪融江河霜練靜池沼玉匳空魚藻雍容裏雲霄俯仰中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

淮海集卷七終

淮海集卷八

詩七言律

駕幸太學

原廟初更十二章還輿詔蹕幸諸庠法天璧水遙迎伏䕺夜深衣不亂行風動四夷將遣子禮行三舍遂賓王前知此舉追虞氏果有球音發舜堂

題閻求仁虛樂亭三首

禪房幽構徑彎環噪鵲鳴鳩盡日閑隱几冥濛超物表畫圖髣髴見林閒褰簾雲吐池中月岸幘天橫竹外山秋興已闌成麗句板輿時此慰慈顏

長官平昔嗜林邱僧與開亭待勝遊修竹回環扶碧瓦小池方折轉清流春深鶗鴂催詩句夜靜蟾蜍入酒舟只恐政成留不得縣人空此憶常游

誰構新亭近翠微似教陶令狎天機池光引月來簷廡竹影疏風到客衣愛酒有時攜玉斝無絃聊自拂金徽人間此樂應無幾肯向良辰與物違

懷李公擇學士

一辭行旆楚亭高幾爲登臨掛鬱陶蓬斷草枯時節晚山長水遠夢魂勞流傳玉刻皆黃絹早晚金閨報大刀宣室方疑鬼神事順風行看馭鴻毛

次韻二首

靑髮從遊各白袍老來邂逅更陶陶尺書繼月傳雙鯉相見何時詠百勞諫草十年聊閣筆坐棠三郡不更刀靈崖灤水堪行樂時事紛紛劇蝟毛

畫船京口見停橈蕭灑渾疑謝與陶但把好山供勝賞不將餘論掛塵勞諫垣天上經焚草藩國年來屢夢刀北路近傳新政美未嘗因物飜吹毛

題湯泉二首

蒲斛㳌㳌注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神瀵香聞一國中金粟示爲除病惱跋陀仍已獲圓通馬嘶又入風埃

去回首吳吟謝迮翁湯泉有迮翁

溫井霜寒碧甃澄飛塵不動玉奩清老翁仙去羸驂共太子東歸廢沼平據石聊爲寶陀觀決渠還落堰溪聲洗腸灌頂雖殊事一洗勞生病惱輕

寄題王欽之白圓庵

誅茅北戶結圓廬從事風流入畫圖珠箔粉垣藏混沌葛巾藜杖造虛無春閒居士天花室晝靜仙人白玉壺遥想吏行鳧鶩散沈煙一穗對團蒲

流觴亭并次韻二首

縹縹雲巒欲盡頭灑然華構別飛流朱盤瀲灩開冰鑑碧甃縈

紓走玉虬毛骨潮驚超濁界風煙驟覺變清秋更憐白足如霜句可羨溪邊六逸遊

臥龍西畔北池頭水壁華堂瑟瑟流幾曲漪漣盤翠帶一峯孤秀浴蒼虬香囊近午清無汗素扇生涼爽入秋待喚畫師來貌取圖成便是竹溪遊

遊龍門由次程公韻

路轉橫塘入亂峯徧尋瀟灑興無窮樓臺特起喧卑外村落隨生指點中溪傍五雲清逗玉松分八面翠成宮歸途父老欣相語今日程公昔謝公

遊龍瑞宮次程公韻

靈祠眞館闊山隈形勢相高對越臺莓徑翠依屏上轉藕花紅繞鑑中開鶴銜寶箭排煙去龍護金書帶雨來夾道萬星攢騎火滿城爭看使君回

次韻朱李二君見寄二首

東阡北陌坐淹時偶爲風高振羽儀十丈蓮花開處遠三年楮葉刻成遲鬢毛但遠安仁老錢粟難輸曼倩饑尚賴故人遙想憶發揮春色有新詩

萬古流空一鳥沈衣冠常苦事違心七行俱下知君舊四者難并笑我今梅已偸春成國色雲猶憑臘造天陰美人綠綺頻遙

贈莫致南金增永吟

睡足軒二首

長年憂患百端慵開斥僧坊頗有功地撤藩籬僧界淨人除荒穢玉匳空青天併入揮毫裏白鳥時興隱几中最是人閒佳絕處夢殘風鐵響丁東

數椽空屋枕清流一榻蕭然散百憂終日掩關塵境謝有時開卷古人遊鳴鳩去後滄浪晚飛雨來初菡萏秋此處便令君睡足何須雲夢澤南州

寄孫莘老少監

一出承明七換麾君恩復許上彤墀白衣蒼狗無常態璞玉渾金有定姿天上圖書森似舊人閒歲月浪如馳鼇頭只在蓬山

畔行赴蟠桃熟後期

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濱州

淮海相逢一解顏紛紛歲月夢魂閒初驚漁艇迷花去忽認星槎拂斗還桂嶺暮登猨斷續槐堂春到鳥綿蠻石渠舊議行當復未信佳時得自閑

寄李公擇郎中

節旄淮畔脫秋風忽跨鯨魚上碧空華秀兩蹻當重露文成五色在高桐江南又說衣冠盛廷右仍瞻禮樂隆朝覲既升淮海見瀌瀌雨雪自消融

寄李端叔編修

旗亭解手屢冬春聞道歸來白髮新馬革裹尸心未艾金龜換酒氣方震夢魂偷繞邊城月導從公穿禁路塵知有新編號橫槊爲憑東使寄淮濱

寄題倪敎復北軒

倪郎才韻照冰壺北向開軒頗自娛簷度蕙風鳴鵲鶴壁經梅雨畫蝸蝓觥籌交錯銀河掛文史縱橫角簟鋪官舍私居同是漫莫嗟三徑就荒蕪

寄題盧君斗齋

俠氣軒軒翰墨場邅迴世路鬢成霜出從車馬行千里歸與琹書寄一方鳥囀入簾春欲破鑪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陽

役聊借狂夫扢酒漿

次韻酬周開祖宣義

并州令尹古人風淮海相忘十載中麗句曉披花綽約清談初扣玉丁東追攀昔共猗犴子嗜好今同桑苧翁所惜華船輕解綷未窺笠澤故書叢

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

子猷風味最諸王試吏聊懷筦庫章鵠峙碧梧初振羽珠遺滄海漸騰光淮山暮眺千峯耀洛水秋輸萬鷁翔顧我行爲大梁役一巵薄酒話愁腸

次韻子由題九曲池廣陵五題

蕭瑟通池閟茂林岸傍無復屬車音涵春似恨隋家遠漲曉疑漣蜀井深鬬草事空煙冉冉司花人遠樹陰陰勞生俛仰成陳迹縱有遺音可用尋 子由詩云稽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寄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次韻子由題平山堂

棟宇高開古寺閒盡收佳處入雕欄山浮海上青螺遠天轉江南碧玉寬雨檻幽花滋淺淚風巵清酒漲微瀾遊人若論登臨美須作淮東第一觀 子由詩云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汍瀾人亡坐覺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次韻子由題蜀井

蜀岡精氣滀多年故有清泉發石田乍飲肺肝俱澡雪反窺杖屨亦輕便炊成香稻流珠滑煑出新茶潑乳鮮坐使二公鄉思動攲杯西望欲揮鞭子由詩云信腳東遊十一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煑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早知鄉國勝爲客遊宦何須更著鞭

次韻子由題摘星亭迷樓舊址

崑崙左右兩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不見燒香成宿霧虛傳裁錦作障泥螢流花苑飛星亂燕滿春城綠髮齊長憶凭欄風雨後斷虹明處海天低子由詩云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泥夢裏輿忘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暮雨連山醉似只湛酣作遊觀地看徧峯巒處處低

次韻子由題光化塔

古佛悲憐得度人應緣來現比邱身水流月落知何處花發鶯啼又一春方外笑談清似玉夢中煩惱細如塵老僧自說從居此卻悔平時事遠巡子由詩云山頭孤塔閣眞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胷中影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畱客語逡巡

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

雲峯一變隔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宿鳥水干迎曉鬧亂帆天際受風忙青鞋踏雨尋幽徑朱火籠紗語上方珍重故人敦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子瞻詩云誰能斗酒博西涼但記齋廚法鼓香往事眞同一夢覺高談誰洗五年忙清風漫與山阿曲明月常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

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杯盤瑩花氣侵
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葡萄力緩單衣
怯始信湖中五月涼

謁禹廟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川靈儼在傍一代衣冠埋石窆千年風
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水香令我免氣餘畜
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蓬萊閣

雄膽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七州和
氣入簫笙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今夜請看東越

分藩星應帶少微明 程公闢次韻 半天鐘鼓宴崢嶸早晚陰晴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雪白夜鬪笙金鰲破海頭爭並玉鷺排煙陣自橫我自蓬萊東道主倚欄先占日初明

別程公闢給事

人物風流推鎮東夕郎持節作元戎罇前倦客劉師命月下清歌盛小叢裘薛黑貂霜正急書傳黃犬歲將窮買舟江上辭公去迴首蓬萊夢寐中 程公闢次韻 君家從父早相從晚接清談有阿戎曲水暢情林竹茂小山招隱桂枝叢與時搏擊飛終遠隨處登月興莫窮人下天來應問得高名已到臨華中

中秋口號

雲山簷楯接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葱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香糟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

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　與莘老同賦

學士風流異域傳幾航雲海使南天不因名動五千里豈見文高二百年貢外別題求妙札錦中翻樣織新篇淹留卻恨鸞行舊不得飛觴駐驛前　莘老原唱云　文章異域有知音鴨綠差池一醉吟穎士聲名動倭國樂天辭筆過雞林節髦零落氈吞雪辯舌縱橫印佩金奉使風流家世事幾隨浪拍海東岑

淮海集卷八終

詩 七言律

顯之禪老許以草庵見處作詩以約之

汨汨塵勞不自堪駝裘鞭馬度晴嵐洞天宵窕清都邃神木敲蒸星釜涵列宿過霜仍晻曖雙松迎臘正駿驪此心久已蒙師指更許山中爲結庵

橡葉岡頭繹馬銜區中奇觀得窮探崖空飛鼠聲相應江靜羣峯影倒涵居士碧雲裁秀句道人哀玉扣清談偶成二老風流事不是三乘宿草庵

參寥次韻

盤盤秀嶺拱層簷方丈門門揖翠嵐風激松梢聲鬧發月沉泉底影相涵天機清曉覩臺震險句窮宵虎穴探白傳異時修故事杖藜應許到雲庵

和孫莘老遊龍洞

葦蕭傳火度冥冥乍入清都醉魄醒草隱月崖垂鳳尾風生陰穴帶龍腥壁閒泉貯千鐘碧門外天橫數尺青更欲仗笻留頃刻卻疑朝市已千齡　莘老詩側徑縈紆入杳冥神鑱鬼鑿露巖扃天懸乳石映華蓋壁隱莓苔冪翠屏九道寒江雲外白一泓陽井雪中青還同康樂登臨海可共羊河筆不停　參寥和曈曨杲日破林垌笑語相將馬暫停路與猨猱爭險磴身隨鴻鵠入青冥巉巖曲穴疑無底蟠屈蒼虬信有靈能使謝公詩興動宛如游刃發新硎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首

侍臣不合出都門爲有威名蓄漢尊戶部左曹同妙手匈奴右臂落清罇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盼龍鸞在夢魂瀚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閤坐調元

天馬蒲萄隔域門漢庭誰更貢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
風屬一罇莫許酉犂輕結好更令甌脫復游魂要須盡取黃河
地打鼓涼州看上元

和劉僕射感舊言懷寄蘇左丞左丞昔守南京僕射方爲
幕客今同爲執政作此詩僕射詩略記其一聯云論文
青眼今猶在報國丹心老更同

三禁提衡繫攬龍拜無燒尾有家風班行舊號青雲士賓主今
爲黃閣公烱烱坐屏雲母隔瑚璉行佩水蒼同自驚初到蓬萊
上便見驪珠出海宮

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詔賜館閣官花酒以中澣

唐人應制詩無此清遒

日遊金明池瓊林苑又會於國夫人園會者二十有六

人二首

春酒泱泱初滿池晨光欲轉萬年枝樓臺四望煙雲合簾幕千家錦繡垂風過忽聞花外笑日長時奏水中嬉太平誰謂全無象寓在羣仙把酒時

次王敏中少監韻

宜秋門外喜參尋豪竹哀絲發妙音金爵日邊棲壯麗彩虹天際臥清深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猶恨眞人足官府不如魚鳥自飛沈

次王仲至侍郎韻

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

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爲三輔冠杯盤直

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次韻羅正之惠綿扇

吳扇新裁製素綿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文乘鸞向紫煙俱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卻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

令尹才高寺為空歲時行樂與民同旋開小塢藏春色更製新聲寫土風客向鐏前忘爾汝路穿花去失西東。無言嬌女今誰在桃李相傳恨未窮

送劉承議解職歸養

征馬蕭蕭柳外鳴議郎歸養洛陽城登山尚記飛雲處罷吏端如棄屣輕爲米折腰知我拙下車入里見君榮堂前嵩少宜秋色獻壽還應旋製聲

次韻王仲至侍郎會李觀察池上

螭口清漪下玉欄隔花時聽鳥關關酒行寒食清明際人在蓬壺閬苑間天近省闈卿月麗春偏戚里將星閑忽思歸去焚香坐靜取楞嚴看八還

慶張君俞都尉留後得子

天上吹簫玉作樓蟠桃熟後更無憂內家報喜車凌曉太史占

祥斗掛秋龍得一珠應獻佛虎生三日便吞牛魯元禧祿何人似坐見張敖數子侯

寄題趙侯澄碧軒

風流公子四難幷更引清漪作小亭潤及玉階春漲雨光浮藻井夜涵星捲簾几硯成圖畫倚檻鬚鬟入鏡屏何日解衣容借榻臥聽螭口瀉泠泠

寄張文潛右史

解手亭皋纔幾月春風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聞除書國爲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桑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裴秀才上太守向公二首

東風已動北風歸寒氣侵尋自霽威何處管絃傳臘酒誰家刀尺製春衣使君英妙開蓮幕別駕風流出粉闈惟有廣文官獨冷終年如坐水邊磯

上客新從潁尾歸使君高會列南威風將沉燎縈歌扇雪帶梅香上舞衣䉶㩝雲團分御餠如椽蠟炬出宮闈食前方丈羅珍怪卻訝犀燃牛渚磯

次韻太守向公登樓眺望二首

茫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女牆都已

盡恍如陶侃夢天門
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淸寒不見痕車綱湖邊梅濺淚壺公祠
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
後誰牽黃犬出東門

寄錢節 時節出爲楊州從事新錄兼簡參寥

論月柴門不復開命車良爲故人來茫然極目春千里尙想愁
腸日九回綠水池邊聊復爾黃粱枕上信悠哉何時共約參寥
子自擷青蒿作飯材

贈劉使君景文

落落衣冠八尺雄魚符新賜大河東穰苴兵法申司馬曹植詩

原出國風枯筆古心生篆刻引觴俠氣上雲空石渠病客君應笑手校黃書兩鬢蓬

答龔深之

深巷茅簷日漸長臥看花鳥競朝陽惜無好事攜罇酒賴有鄰家振燭光尚友頗存書萬卷封侯正闕木千章錯刀錦段相仍至小子都忘進取狂

次韻答裴仲謨

十年淮海閒居草偶遣兒童次第成方愧貧家矜敝帚忽蒙鄰壁借餘明文昌但願花前老張翰何須身後名移病閭門參拜阻臥聽車馬去來聲

答曾存之

環堵蕭然浚水隈孤懷烱烱向誰開青春不覺書邊過白髮無端鏡上來祭竈請鄰聊復爾賣刀買犢豈難哉故人休說封侯事歸釣江天有舊臺

春日寓直有懷參寥

觚稜金爵自岧嶢藏室春深更寂寥捫虱幽花欹露葉岸巾高柳轉風條文書几上鬢髯變鞍馬塵中歲月銷何日一節江海上與君徐步看生潮

次韻裴仲謨和何先輩二首

聞說何郎操行端蕭然環堵若爲安烏嗁花發阻攜手水遠山

高空凭欄別後想多黃絹作春來尤厭惠文彈兩章讀罷知高
義貴賤交情自古難
汝南古郡賓參尋兀兀長如鶴在陰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
絮報春深青山未落詩人手白髮誰知國士心多謝名郎傳綠
綺愧無佳句比南金
答閭求仁謝參寔參彥溫訪於墳所
老瀞城西木半摧崑崙岡下路新開故人此地銜憂去禪答他
時問疾回聞爲樹風增永感卻因水鳥證西來已謀寒食驅羸
馬細聽清談動玉哀
次韻劉遜父以甯齋詩二軸作以還之

揚舲偶過海邊州一見名郎破百憂荀氏諸龍俱俊偉河東小鳳最風流明珠白璧堪投報細草幽花入獻酬別駕舊齋何足念文昌新府待公遊

次韻何子溫

一星就起海隅傍縣弩前驅過射陽行見斯民無重困坐令吾道有餘光簿書不廢詩人筆猨鳥常窺使者章談笑自然羣吏肅何須酒後次公狂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開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穿春仗綵簷閒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

錄借觀當奉一鴟還

與鄧慎思沐於啓聖遇李端叔

贏兵瘦馬犯黃塵自笑區區夢裏身不是對花能伏老自緣無酒可澆春校書天祿陪羣彥𩮗髮陽阿遇故人三百六八拋此少更添香火坐逡巡

和程給事賢闍黎化去之什

風流雲散越王城珍重闍黎願力成不使鄧尼驚倒化祇教白傳歎先行早因妙契窺曹洞竟以淸芬繼肇生迴首中庭旌騎散月華還可一方明

再賦流觴亭

仙山遊覲甲寰瀛不比人間目雨亭歌斷瑤池雲杳杳酒行金谷水冷冷珠簾捲雨驚秋近羅襪淩波笑客醒月下珮環聲更好應容揮麈伴公聽

燕觴亭

碧流如鏡羽觴飛夏木陰陰五月時清渭日長遊女困武陵春去落花遲玉笙吹罷觥籌錯蜜炬燒殘簪珥遺吳越風流公第一未輸山簡習家池

會蓬萊閣

冠裳盍坐灑清風軒外時聞韻鐘龍人面春生紅玉液銀盤煙覆紫驪峯天涵秋色山山其樹覺鄉思葉葉重便欲買船江北

去爲懷明德更從容

次韻侍祠南郊

風馬雲車下九天郊柴初告帝心虔天如倚蓋臨壇上星若連珠繞御前縹緲佩環參雅奏岧嶤樓閣抱非煙侍臣舉酒歡相屬醉看參横左右肩

與李端叔遊賀海用前韻

點目誰能化兩龍超然相見古人風紅塵稍與僧家遠白髮偏於我輩公休計浮名千載後且欣湯餅一杯同何時並築邗溝上引水澆花半畝宮

和黄冕仲寄題延平冷風閣

冷風三伏是清秋雖有炎蒸不汝留滿地溪山歸藻井有時絲管下滄洲快哉便得逍遙趣偶爾還成汗漫遊誰謂發揮無妙手賦淩楚玉有家郎

次韻謝李安上惠茶

故人早歲佩飛霞故遣長須致茗芽寒囊遠收諸品玉午甌初試一團花者書懶復追鴻漸辨水時能効易牙從此道山春困少黃書臏校兩三家

次韻范純夫戲荅李方叔饋筍兼簡鄧愼思

楚山冬筍斵寒空北客長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蓴千里入貢當隨傳一封薄祿養親甘旨

少滿包時賴故人供

寄少儀弟

一隔音塵月屢遷忽收來問㴱潸然棲遲冊府吾如昨流落江村汝可憐夢裏漫成池草句愁來空誦棣華篇卑飛暫爾無多恨會有高風送上天

九月八日夜大風雨寄王定國

長年身外事都捐節物驚心一悵然正是山川秋入夢可堪風雨夜連天桐梢撼撼增悽斷燈燼飛飛落小園瀨洗此情須痛飲明朝試就酒中仙

林次中奉使契丹劉仲平出倅鄆州同舍十有六人飲餞

於丁氏園次少蓬韻二首

鮮車百乘使龍庭路指金燕古北平祖帳列山修故事行臺諸部奏新聲觱篥澆酒知胡意尺牘移書示漢情納節便應歸法從中途已報制書行 右送次中諫議

須句別駕偉儀刑陵谷初無見坦平七子建安推世藝五經中秘擅家聲南宮參綴端如夢東觀分攜空復情莫愛翁堂好風月早來龍尾道前行 右送仲平

淮海集卷九終

詩五七六言

題趙團練畫江干晩景四絶

本自江湖客宦游常苦心看君小平遠懷我舊登臨

鳥外雲峯晩沙頭草樹晴想初揮灑就侍女一齊驚

公子歌鐘裏何從識渺茫惟應斗帳夢曾到水雲鄉

曉浦煙籠樹春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夢中得此

縞帶橫秋匣寒流燗暮堂風塵如未息持此奉君王

甯浦書事六首

揮汗讀書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豈更求榮達日長聊以銷憂

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自是遷臣多病非干此地煙嵐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作石一齊忘了家鄉

洛邑太師奄謝龍川僕射云亡他日歸然獨在不知誰似靈光

身與杖藜為二對影和月成三骨肉未知消息人生到此何堪

寒暑更拚三十同歸滅盡無疑縱復玉關生入何殊死葬蠻荒

淮海集卷十終

淮海集卷十一

詩七言絕

寄孫傳師著作

上林池籞富春風十里宮青錯御紅應與少年修故事誤隨遊轂柳花中

泗州東城晚望

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戲雲龍山人二絕

芳草未應羞鳴鳩潛鱗終是畏提壺蔡經背上痕猶在更念麻

姑指爪無
選勝只攜長脛鶴入塵還駕短轅車時人若問虛玄事笑答無
過李老書

圓通院白衣閣三首

白衣閣外繞朱欄人在琉璃藹萏間誰把此花爲刻漏修行不
放一時閒
無邊刹境一毫端同住澄清覺海間還是此花并此葉壞空成
住未曾閒
一根反本六根同古佛傳家有此風滿目紅蕖參翠蓋不惟門
裏獲圓通

照閣

獼猴鏡裏三身現龍女珠中萬象開未若北軒人散後水光清泛月華來

睡足寮寄震鼎二弟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阿連

次韻參寥見别

鑪香冉冉紆寒穗篝火熒熒擢夜芒預想江天回首處雪風橫急鴈聲長

與倪老伯輝九曲池有懷元龍參寥

雲月娟娟淮海秋隋家池上共浮游可憐一段風流事特欠支郎與子猷

春日五首

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却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

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

裌衣新著倦琴書散策池塘返照初翠碧黃鸝相續去荇絲深處見遊魚

春禽葉底引圓吭臨罷黃庭日正長滿院柳花寒食後旋鑽新

火爇鑪香

金屋舊題煩乙子　蜜脾新採賴蜂臣　蜻蜓蛺蝶無情思　隨例顛忙過一春　忙一作狂

秋日三首

霜落邗溝積水清　寒星無數傍船明　菰蒲深處疑無地　忽有人家笑語聲

月團新碾瀹花甆　飲罷呼兒課楚詞　風定小軒無落葉　青蟲相對吐秋絲

連卷雌蜺掛西樓　逐雨追晴意未休　安得萬妝相向舞　酒酣聊把作纏頭

次韻子由召伯埭見別三首

孤蓬短檝泝河流無賴寒侵紫綺裘召伯埭南春欲盡爲公重賦倅牢愁子由詩云濛濛春雨溼邗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洗閒愁

青熒燈火照深更逐客舟航冷似冰到處故應山作主隨方還有月爲朋子由詩云筆端大字鴨棲壁袖裏新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未嫌罪垢汚交朋

冠蓋紛紛不我謀掩關聊與古人遊會須匹馬淮西去雲巘風溪遂所求子由詩云高安此去風濤惡還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將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還自廣陵四首

薄茶便當烏程酒短艇聊充下澤車墳墓去家無百里往來仍不廢觀書

南北悠悠三十年謝公遺埭故依然欲論一事無人共臥聽鍾魚古寺邊

邗溝繚繞上雲空坐阻層冰不得通賴有東風可人意爲開明鏡玉奩中

天寒水鳥自相依十百爲羣戲落暉過盡行人都不起忽聞水響一齊飛

元日立春三絕

此度春非草草回美人休著剪刀催直須殘臘十分盡始共新年一併來

發春獻歲偶然同新歷觀天最有功頭上兩般幡勝影一時飛

入酒杯中
攝提東直斗杓寒驟覺中原氣象寬天爲兩宮同號令不教春
歲各開端
次韻宋履中題李侯檀欒亭
陰陰數畝籜龍稠亭外危通一徑幽頗似竹林當日集酒狂莫
笑阮陳留
春日偶題呈錢尚書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
粥已多時
戶部錢尚書和詩餉米再成二章上謝

本欲先生一解頤頓煩分米慰長飢客無貴賤皆蔬飯惟有慈親食肉糜

夢裏光陰挽不回掩關獨坐萬緣灰偶因問訊維摩病香積天中施飯來

擬題織錦圖

悲風鳴葉秋宵冷寒絲縈手淚殘妝微燭窺人愁斷腸機翻雲錦妙成章

晚出左掖

金爵觚稜轉夕暉翩翩宮葉墮秋衣出門塵障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

次韻蔡子駿瓊花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處州水南庵二首

竹柏蕭森溪水南道人爲作小圓庵市區收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玉數竿偶爲老僧煎茗粥自攜修綆汲清泉

三月晦日偶題

節物相摧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

陰正可人

次韻東坡上元扈從三絕

赭黃織底望龍章不斷惟聞蠟炬香一片韶音歸複道重瞳左右列英皇

端門魏闕鬱崢嶸燈火成山輦路平不待上林鶯百囀教坊先已進新聲

仗下番夷各一羣機泉如雨自繽紛細看香案旁邊吏卻是茅家大小君

四時四首贈道流

本是匡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事請看先

山十賚文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
不在人間

夜深樓上擫書眠天在欄干四角邊風拂亂雲毫髮盡獨覃璧
月向人圓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霰雪零遙想玉真清境上白虛光
裏誦黃庭

奉別牛司理

堂堂先德擅才名詞賦高凌墨客卿之子妙齡初筮仕好修文
史繼家聲

送酒與泗州太守張朝請

莫笑杭州別駕村昔曾柱下數承恩而今雖是江湖吏猶有當時七字尊

題郴陽道中一古寺壁二絕

門掩荒寒僧未歸蕭蕭庭菊兩三枝行人到此無腸斷問爾黄花知不知

哀歌巫女隔祠叢飢鼠相追壞壁中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

又別牛司理

半年淹卹越溪濱好愛如君只數人解手莫令書信斷故園桑

梓幸相鄰

和工部侍郎新章

甍棟相連數畝中出門遙見大明宮朝元雖共浮邱伯煑茗還同桑苧翁

題金華山寺壁

鸞鶴同爲汗漫遊天風吹散下滄洲金華有路通元氣水繞高寒不斷流

出省馬上有懷蔣穎叔次韻二首

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部曲千金賜褭蹏

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詩策止有黔驢技一蹏唱首云春雪京城一尺泥拉鞍還意將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風送馬蹄不論挨墻與塗泥封印還家日正酉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

元祐三年余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

聊移小榻就風廊臥久衣巾帶佛香白髮道人還省記前年引去病賢良

客有遺予以假山石盆池者聞陳元發有石菖蒲作此詩乞之

瑟瑟風漪心為清更窺苗崒眼增明可憐一片江山樣只欠菖

白描平淡而老情閒致依然可想

脯十數莖

興國浴室院獨坐時兒子湛就試未出

滿城車馬沒深泥院裏安閒總不知兒輩未來鈎箔坐長春花上雨如絲

題務中壁

醱頭春酒響瀌瀌罏下黃翁寢正安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螭口吐清寒

題法海平闍黎

寒食山州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闍黎

緣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紹聖元年觀自國史編修官蒙恩除館閣校勘通判杭州道貶處州管庫三年以不職罷將自青田以歸因往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於住僧房壁

淮海集卷十一終

淮海集卷十二

進策

序篇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蟪蛄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帷幄之謀獨耳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

文法古健似老子

員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疏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制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一僨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遠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倫而答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眾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䜿聽作朋黨二篇烏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擯申

齒齵與莫或汝過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斟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釁作盜賊三篇黨項徵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織

者就綜而攷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二三不一至以其遷伐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於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悅然而服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修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

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罔無足道而舜之忘言又不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卽位以來圖任元老眷禮名儒屏棄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煑海冶鑄之事他日吏緣以爲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槪則皆先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所不利或作爲詆欺之言悖亂羣聽以爲先帝之道陛下當終身奉以周旋而

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事父其生也養志爲大養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爲大述事次之知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口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爲達孝秦皇漢武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宙之材并吞諸侯攘卻胡粵若以功業言之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爲暴主稱武帝爲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況親承於

未命乎臣願陛下具以意作爲明詔丁甯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誑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蕃物宰制百辟鎭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

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柰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疏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柰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

忽諫官畧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瞶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爲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爲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爲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爲相十有九年顓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爲下邽令由是諫諍路絶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辯論大臣數絀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

委之執政羣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旨從中出輒爲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圖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

深入處如餌沈魚

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爲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爲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寛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天下無勢非寛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勢而無術者天下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寛而強之弊寔生於寛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寔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蹀血之餘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寛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

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薦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舍脇從之罪緩污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强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尙猛之日夫强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眛者不如耳昔陵陽嚴詡將去潁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李款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

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爲定論文王之時關市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爲之者也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伐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爲而又埽除煩苛之患足以深結海寓之心削平僭僞之威足以遏折姦僞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淪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遠嘉祐之後習安玩治爲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

小臣以苟簡自便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作而新之嚴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作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刺舉於外此眞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過直矜鉤距以爲法術任惠吏以取媮快上下道勝民不堪命故陛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籍平寃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眞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訐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爲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

天下之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歷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緩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鬲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鬲不通再加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逋慢之原杜懈弛之漸明詔內外一乎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淮海集卷十二終

淮海集卷十三

進策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葢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爲萬世計也臣竊以爲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

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蹠踵交道軸轤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黽之隘阻成皐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邱陵之謂哉

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葢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

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幷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

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煩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爲疑。其臣不以爲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爲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

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戸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末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幼度應舉郄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内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内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

議意從李斯逐客來

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奇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奇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與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

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於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劾則天下之奇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所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

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日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俗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職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

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仗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讐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鼓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爲之一空臣愚竊遠不知朝廷之事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辟延陀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況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

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栖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爲剴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瘉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修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栖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

本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

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

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海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旣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

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雺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卽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

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猶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歷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

衡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尙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蘖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淮海集卷十三終

淮海集卷十四

進策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厲、問學博而治行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羣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記、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

重奇材是一大旨

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葢天下之人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楩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猨之杙稍修則以爲榱桷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椸樠軸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

文勢迅利
似長公

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嶔崎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蘖其短者固已圜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諶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虛

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大山巃嵸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卽位以來屢下明詔舉監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犯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瀝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危榮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葢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竝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告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説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

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攗摭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大宗詘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竝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

舉而益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葢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弟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

宗之時二端雖號竝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而恥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桂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葢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楊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

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於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杖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闌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郭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亾奈生所言聖

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説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巳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眩螽起之説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稍復肇刱著爲一切之令

取濟朞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卒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囷倉竭於飛輓貲產破於廚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儲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葢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

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實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模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

請止其所建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官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橈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

諸鄰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窮經為迂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

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雕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奥、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眞、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

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亾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與於是矯言僞行之八弊車贏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爲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晩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葢學屈宋而不至者爲賈馬斑楊學賈馬斑楊而不至者爲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爲謝靈運沈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

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楊綰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熈甯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驊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逐末幷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

德行各自爲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淮海集卷十四終

淮海集卷十五

進策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躐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邅回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

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爲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爲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寄祿格爲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爲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爲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爲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爲非則數十萬人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爲郡守而仕嘗再爲通判

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其保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遷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

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頋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郡守愼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攷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揉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謬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綠實

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葢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

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葢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殽而天下皆將汎汎然偷取一切不復淬厲激昂以功名爲已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

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典古有調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榷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

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灑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幷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劒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甯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靑苗免役市易之利相炎而作有司日夜

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瀦煑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卽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掊克進者相繼而黜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庾以振乏絶於是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

辨此良難

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大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恥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

孔僅桑洪羊所爲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

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彊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畮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爲代田一畮歲收常過縵

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歷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二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畮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

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騶馭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爲令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

冢宫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爲之變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卻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淮海集卷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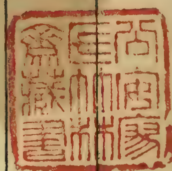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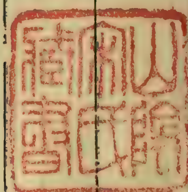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十六

進策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彊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彊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㩁創病之餘保卽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擒。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彊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

賒欲旋爽
然名証蒙
非說劒篇

王鍊

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玄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鷇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緩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彊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犇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彊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

輒破。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邪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

筆端奇横是古今文章利器

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焉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烏喙堇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歸奇於弓矢鷫鵜莫邪奇於刀劒雲爲山奇濤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雹亂爲霧薄而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巖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訂里而行尅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

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制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如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爲主無正兵爲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鬬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宂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宂爲敵破則精者郄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爲奇悉其宂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相補彊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宂怯者亦爲精勇

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處自江左浮大海直擣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交成戍殲張柴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彊將勁卒不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嬪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刃遇大軱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磔然已解矣奕者

之鬬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層奕鄙事也有奇技則無與抗者況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狃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爲主彼爲客是守之而已彼爲主我爲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覯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撙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

可翼諱公
子說難

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掩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遑懅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許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眥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泫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

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礦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恤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恥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轂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葢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它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眞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

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況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

鍔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惣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饑飽勞佚之遇漫然而不知寒暑溫凊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具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强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

氏以顚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故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楊雄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懔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泜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

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闒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障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障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淮海集卷十六終

淮海集卷十七

進策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兵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葢斲木爲棊刓革爲鞠亦皆有法況於帥無罪之人披堅執鋭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

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龎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旣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封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

治心養氣而已矣葢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鶚以爲矢傅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卒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

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郄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駞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

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彊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蚰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蚰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蚰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蚰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以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郤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追胥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

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背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盗賊中

臣聞自古盗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盗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薄賦斂善氣旣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

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枹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愚之蓋不任吏之弊也夫任法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疋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它盜者降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交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名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惰卒窮若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饑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輒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閒曲折可矜可疾者、葢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葢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

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穎川也省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鄢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皇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故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

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其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虜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說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傑而已何則人之有豪傑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跿嚙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

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吾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横之間無不可者亦有椎魯少文獨可以付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於二

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

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慎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遊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縱抜富鄭公蘇長公論彌盜嘗有此說秦公謂有搢紳先生告臣者其實指蘇公殆非設言也

淮海集卷十七終

淮海集卷十八

進策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抗衡黨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執事如鴈行將吏被介冑而臥

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辟難守棄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捐之疏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用弊所恃也執道槐罕故爲吐蕃諸夷之巢穴五泉會甯亦久爲夏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爲熙河之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槐罕五泉會甯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西屬故也今置靈武於度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踐之患饋運則有鈔奪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

若遂取橫山次復靈武則蘭會熙河自爲內地倘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爲輔車遊魂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撫御之術異爲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說可復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也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修以爲雞肋者

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爲劉氏所據曹公以爲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爲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縶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而縛其手則不能走甄磬則罍恥唇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脣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紓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

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徵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閒元昊僭逆兵拏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永樂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矣柰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

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壤淸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曆之閒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姦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請盟唯恐居後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甯以來懲累朝之事爲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枹罕請命干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之初遂决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爲然猶未卽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

終賁鬻而期月之閒資用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厲之後懲艾胡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閒而天方厭羌內難屢起權臣擅事咋齰相持既狃於永樂之役常以中國爲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懈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勝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奈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

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

顏、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櫜鞬、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邪、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閱狠、怨禍構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夫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

形勢較然無足惟也臣以爲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爲統帥盡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横山靈武爲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傅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

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天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爲攻以攻爲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鋭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爲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儆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朞月此則以守爲攻者也臣以爲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

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搖動而車甲瘦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卻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拒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舄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

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爲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爲之教督外無遊兵爲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眾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

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旣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幷戩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愎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畤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進論

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晉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雖號疆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寃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妒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𥨸使盎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即七國之兵未易

以忠形錯復以錯形忠兩案於一論發之可謂條箭貫革

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秖足以危身矣尚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韋元成論

臣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如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始終有

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慊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請以為原廟又嘗出遊於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廄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元成等

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祀之爲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爲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侈異嘗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爲不足用嗚呼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

眞儒用之哉、

石慶論

臣聞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內修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洪、牧丘侯石慶而已、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其免固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之與臣猶陰之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陽勝而偪陰則刻制之功虧僭賓生偪偪亦生僭兩者無

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丞相權移主上上滋不平特以太后之故隱忍而不發當此之時臣强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旣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自丞相以下皆皇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强臣弱陽勝而偪陰夫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唯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强臣弱陽勝偪陰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

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洪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耶洪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皋司馬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唯相如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

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嗚呼如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張安世論

臣聞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臣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固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具臣者也同乎己雖不肖必與異乎己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者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

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臣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得罪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倘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顚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吏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臣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

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同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適往候之而不謝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涕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之於廖立李平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沒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密不以仁子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臣之不與安世矣

淮海集卷十九終

淮海集卷二十

進論

李陵論

臣聞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知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夫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

衞青霍去病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爲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聞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

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鏌鋣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其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其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耶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矣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

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知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

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敎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貲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巖呂

尙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淸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淸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

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李固論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甯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乘逐便利爲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氏竊持國

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蠭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不敢取臣嘗疑焉及讀李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腰鈇鑕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葢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為也故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柰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

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檀命固與杜喬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覆宗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慍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强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致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鉤黨之

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無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者也視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爲君臣者可不戒哉

陳寔論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其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淸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淸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

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擧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人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事稍詘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

其後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所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嗚呼使東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信不誣矣然則寔爲侯張而身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相亦不爲過歟斯不然也昔孔子於衞見南子矣於魯敬陽虎矣至彌子以爲主我衞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見南子敬陽虎者身可詘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或詘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傷而死古

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也是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爲柳下惠之和而非其時者是不恭而已若陳寔之屈身於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爲僉而已

淮海集卷二十終

淮海集卷二十一

進論

袁紹論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强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繫四海治亂之所屬也是故師士者王友士者覇臣士者彊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繫於官渡臣竊以謂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犇北狼狽甚於袁

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𣩵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戒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戒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戸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慚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歟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玲越王勾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

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臣竊以爲知言也

魯肅論

魯肅勸吳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策之善矣何則是時曹

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縱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荆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荆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夫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還公安吳爲讐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順誅之

有此案論更確

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讐何則卓雖寃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荆州之事拒之則爲讐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縱幷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嘗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

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者矣

諸葛亮論

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臣竊以爲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焦鵬之翮拔而傳鳴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爲蜀先主而委邪王通以爲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臣以爲亮雖無死

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如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夷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卽墨。至間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於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

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蘊則彼有不畱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畱畱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荆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强諫及兵敗乃歎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復東行必不危矣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覇有荆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託孤義盡於主國無閒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

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匹。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材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略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果挾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如此也。

臧洪論

臣聞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臣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眞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觸鼎鑊冒鋒鏑患有所不避者非不惡

死以其所惡有甚於死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眞情者耶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

紹弗爲救猶或可責。邈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絶之而致死。猶或近義。邈滅超者曹氏。焉得與紹爲讐乎。由是言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銘爲媿。禍亂不解爲恥。厥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人也。楊子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荆軻爲刺客之靡者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足以悲夫。

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於導導不答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

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迹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閒天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釋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

者勸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

崔浩論

臣聞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之以晦至智而守之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養智穎然獨出不肯與衆爲耦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

之於魏。浩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人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遷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謨帷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詡亦闔門自守。退無交私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錯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元歷。章尤夸誕。妄誣古人。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公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

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城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會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綏曰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者子房之本謀

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爲子房而不知所以爲子房者與

淮海集卷二十一終

淮海集卷二十二

進論

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污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爲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

由溫出搢紳顧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魯國之事使臣琄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污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

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

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

有百川歸海之致

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同考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錡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

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李泌論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爲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夫范陽者祿山之巢穴也烏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然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徙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引領企踵惟恐其不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之利勢遠之不

可失者也使肅宗能聽其謀先詔李郭諸將掎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則其眾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偸爲一切之計瓜分渭北地以付之此方鎭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完兖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兖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槖駞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懲其事發墓毀棺而眾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威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

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兩京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白敏中論

臣聞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

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爲卓之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豈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葢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葢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

得此騐意方完

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盡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寃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況因之以進也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臣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

羿孟子以爲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緻中亦不得爲無罪也

李訓論

臣聞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勢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彊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景帝用晁錯之謀始議削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合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法令不更疆境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臣讀唐史至甘露

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疏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主之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取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焉是時故老名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尙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觀闕之前不勝飮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禍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鎭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

爲訓所忌也庶幾有濟乎臣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康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溫之事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觀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獗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之時也則知其能爲太和之時必矣

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眞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

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眞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幷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

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面。與中國爲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彊忍。精急高氣。樂鬭而輕死。號爲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小而堅者爲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幷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眞材。而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

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歷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歷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葢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淮海集卷二十二終

淮海集卷二十三

論

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

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應事物之變苟利社稷則遂事矯制雖君有所不從苟害社稷則伏節死誼雖身有所不顧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它乎此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也楊子曰近世社稷之臣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夫楊子之所以有取於四子者豈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歟料敵制變筭無遺策攻城野戰前無堅敵歟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歟、果在乎是則戰國之末士一介之庸人皆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豈楊子之意哉、方高帝之時天下初定諸將論功日夜不決子房辭齊三萬戶願封於留又勸先封雍齒諸將乃服及欲廢太子子房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招致四老人者以羽翼之太子以安此其所以有取於子房者也高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勃用陸賈之謀深自相結卒能誅諸呂迎文帝於代而立之此其所以有取於陳平絳侯勃者也後元元平之際漢室多故子孟擁昭立宣政繇已出前後二十年海內厭服此其有取於霍將軍者也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體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勃免相就國

不遠嫌疑陷於吏議幾致顛覆乎多陰禍至孫而廢掌雖親貴終以不侯子房雖無三子之過然不能為漢制禮作樂追迹三代之隆以聖人之道槩之皆未得為全人也故曰終之以禮樂雖然四人者或氏而字之或氏而名之或爵而名之或氏而官之何也此蓋楊子之深意春秋之大法也春秋之法雖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然而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寓褒貶焉氏者別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體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業張子房以智蓋言其德也故氏而字之陳平以無誤蓋言其體也故氏而名之絳侯勃以果蓋言其功故爵而名之霍

將軍以勇蓋言其業故氏而官之四人者子房最優故獨字之絳侯勃爲下故獨不氏焉嗚呼不如是何足以爲法言

聖人繼天測靈論

古之語道德者未始不以聖人而論聖人者亦未始不以道德蓋捨道德則無以見聖人而徵聖人則道德或幾乎息矣何者其體相俱而其用無以異也夫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化而不可知謂之神神也者其合則藏於無爲其散則寓於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無爲也故强名之以天所謂莫之爲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强名之以靈所謂地得一以靈是已天者道也而於神爲無體之體靈者德也而於神爲無用之用

山淺人深

體則可以繼用則可以測由此兩者而不能知百姓是也知此兩者而不能行智者是也行此兩者而不能盡仁者是也由而能知知而能行行而能盡靜可以繼動可以測此聖人所以至也蓋聖人者其聽無所不知其明無所不察積聽明而爲淵則極天下之深盡聽明而爲懿則窮天下之美夫人之所以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而一切事變之來不能以明辯而應對之者以其質有不足而修所未至爾聖人既已具聰明之質而又加之以淵懿之修則尙惡往而不至耶是以合而爲體則於上與造物者遊而無以爲散而爲用則足以遂知來物之不窮而各有得夫合於無爲則固以天也散於有得則固以靈也以吾之天

只把凡人形容亦會戳閃

而繼天之天以吾之靈而測物之靈是猶操五寸之矩求天下之方其不合亦以鮮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所謂繼天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測靈也葢靈與天其始也出於神其終也入於神而聖人與之俱焉故楊子曰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夫聰明淵懿者乃所以繼天測靈也及乎天已至於可繼靈已至於可測雖聰明淵懿亦莫得而言矣何則極道德之精則粗不足以盡之也彼百姓與仁智則不然其質與聖人未嘗不同而其修與聖人未嘗不異是以雖有存乎人之天而不能開之以物於有累雖有貴於物之靈而不能盡之以器於有窮夫以有累

有窮之具而欲繼無爲之天測無不得之靈其難也可明矣嗚呼於是知聖人之所以聖人也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入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閒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閒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移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

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

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葢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所以立敎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盡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葢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

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待有終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葢乾者用陽氣以統天地天既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戸謂之乾闔戸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已在地則坤道是已在人則聖人是已故曰天地變化聖人効之此之謂矣

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强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九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

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內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强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說者何足以與於此

以德分人謂之聖論

古之聖人其道本於成己而終於成物得其始不知其終則蔽於爲我見其末而遺其本則蔽於爲人爲我之蔽溺於楊而爲人之蔽流於墨二者所事不同要皆不該不徧一曲之所爲而

非道德之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入不藏其出不陽入而不藏故德先乎身而有以公於物出而不陽故道濟天下而有以私於已夫公於物仁也私於已智也公公私私仁智兩得聖人之道盡矣傳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其此之謂乎夫天下之人因其性而觀之則未嘗不同因其習而觀之則未嘗不異使天下皆知性之無不同也則其俛仰之際語默顰笑之閒固足以官陰陽而府萬物矣又奚聖人之俟哉夫惟不知故尊其習者有至於上智而卑其習者或至於下愚夫以本同之性而異於上下相遠之習此天下所以有俟於聖人而聖人者所以不可一日無於天下也故古之人當其德未成則修之於已既成則分之於

人其大也以其所知覺所未知以其所覺覺所未覺其小也以其所中養所不中以其所才養所不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已愈多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得其精者足以治身得其緒餘足以治國家天下豈固有求於外以爲人之所以望吾而吾之所以與人者適當然而已矣且上覆下大容小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損之不足與之理之當然也彼聖人以德分人也豈固有意於是哉蓋以爲人之所望吾吾之所以與人者亦理之適當然而已矣

淮海集卷二十三終

是修鍊家秘密藏

弱志之說子輿氏所遺

傳

浩氣傳

氣之爲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爲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爲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探事物之奧、内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爲物亦已至矣此公

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已猶蚊虻之一過死生於已猶夜旦之一易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概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內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已。故曰不動心。不惑者

理學宗語也宋儒中不可多得

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爲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卽有而無卽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爲猶不爲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

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宮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舍之養勇也昔曾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灑埽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曾子之約黝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

不漏過子夏妙

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支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君以志爲帥以氣爲

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帥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役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帥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充言之夫帥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帥不專則銳師不能以取勝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僞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銳晝氣墮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

語出孫武子

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眾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待哉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葢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鬱散之則疏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爲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

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已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于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爲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圍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內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爲功故雖晝動

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靜且或不能息也矧旦晝之所爲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爲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之遠囿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閒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羣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敝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祌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

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養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
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
者自然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
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
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
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蓋虛其心
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闘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
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

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閒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僞同鄰、至情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爲性以義爲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意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竅然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爲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弊弊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

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旣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弊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遠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

害性者而已不平謂之詖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詖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是也夫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弊也為已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往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楊者反以仁為失已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

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爲已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而後陷陷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爲內政爲外以政對事則政爲大事爲小生於內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疆其所無哉亦遂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

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邪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旣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旣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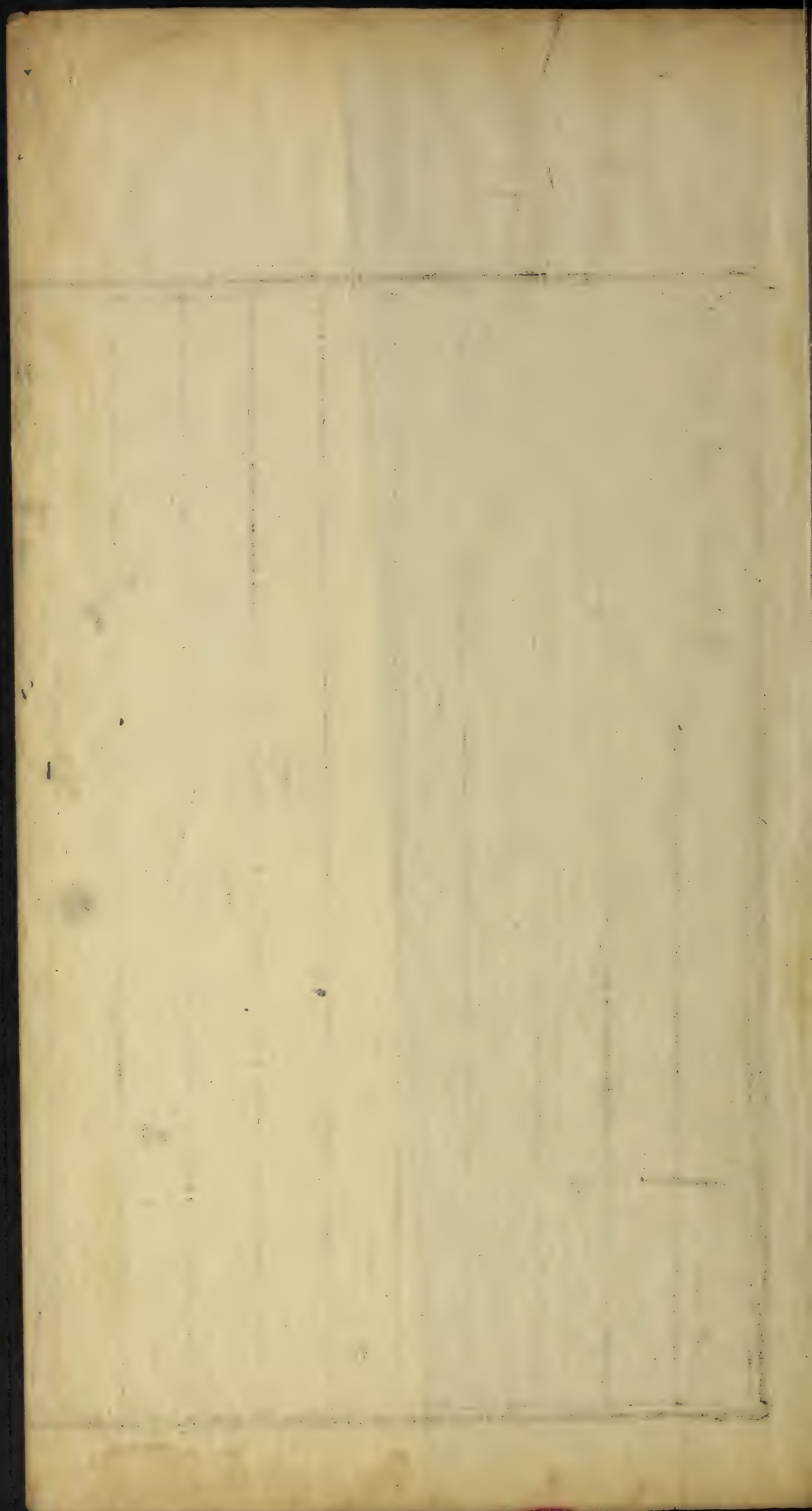
通篇枝分節解段段

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爲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爲邪說之所干、內不爲妄情之所溺、則吾之心也復何爲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遊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閒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淫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皆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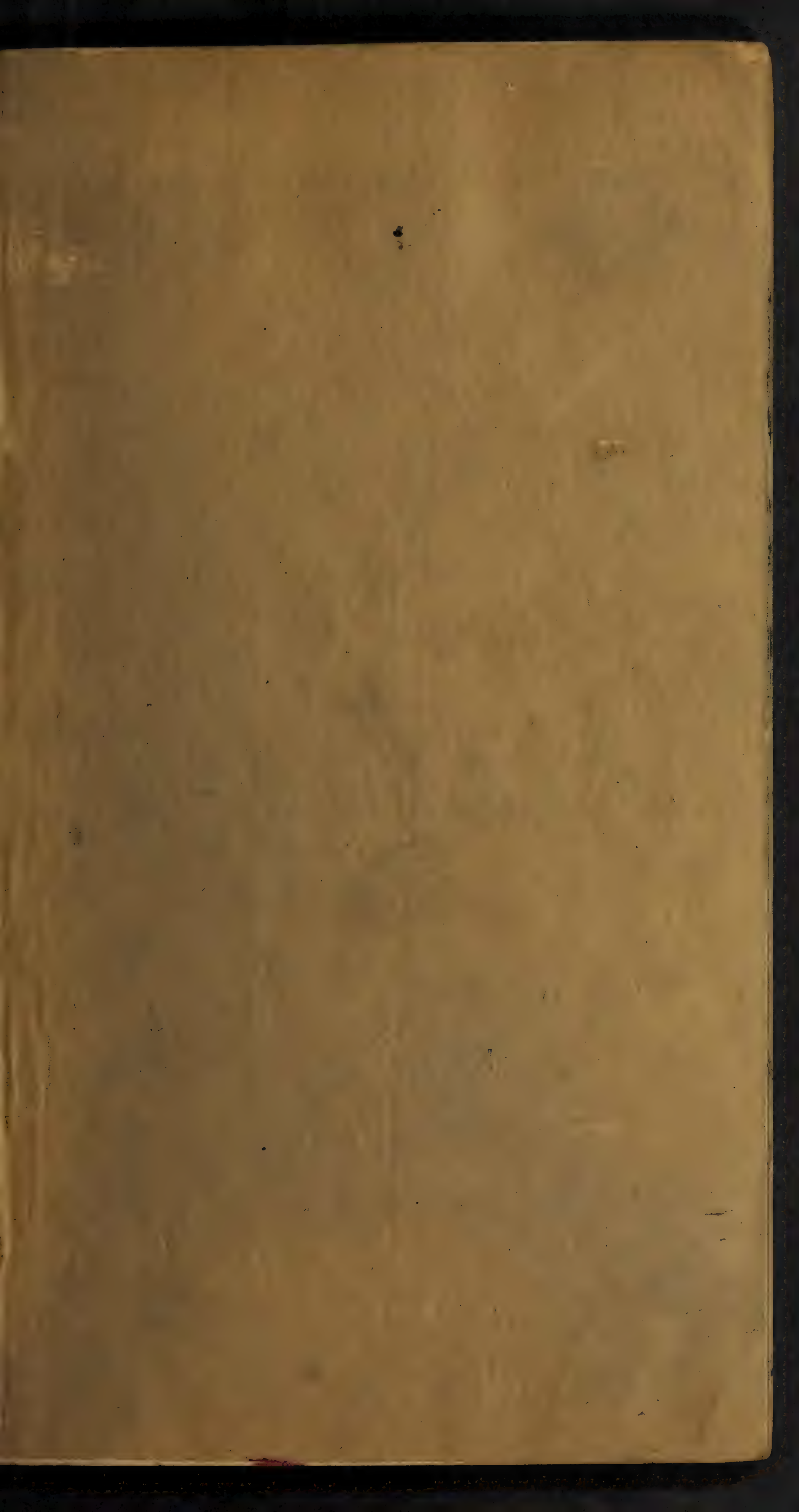
落處無痕有斲輪游刃之趣

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惛於操捨之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弊、而心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嚬笑、設之或不當也、況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興起矣

淮海集卷二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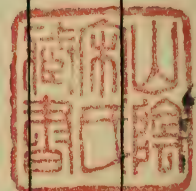


淮海集卷二十五

傳說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旣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兹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茍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葢是時余方以畫爲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

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閒至於得失精麤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敎之必使縱心之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疏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槃礴元君曰是眞畫者也夫解衣槃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眞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

後可以言盡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汚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睸巧笑雪肌

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爲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變、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闕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去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

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爲美者多矣、何特盼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劍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奈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爲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將欲通之必固執之將欲

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爲然乃述碧天之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眞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烝眞烝也氣穀氣也眞人眞烝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

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穎脟彊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眞於是趨滅而不知生者爲佛氏之緣覺趨生而不知滅者爲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閒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别之且六年矣旣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槪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

逸者也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化爲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溼氣重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爲灌漑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

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爲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卽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卽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已於物沈眞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內視耳無內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

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閒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眞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疏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卽心無物謂之性卽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

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靜爲二儀動靜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倘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藏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

形非特宫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眞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賓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眞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陰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怪而問焉黑曰不幸墮

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艮
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給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
而下黑度白已至水則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
相賣曰我已𠍃𠍃白伊更𠍃黑余謂二𠍃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
遭而角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
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矜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眞若無徇於
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於時稍迫利害則釋易而趨險
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已更相伺候若弈綦然唯恐計謀之不
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
𠍃之事亦何所怪哉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九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中央生溼溼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溼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溼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爲能召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爲能致陽中之

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溼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溼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爲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

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爲表裏也蓋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

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惡足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二十五終

淮海集卷二十六

表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鼇立極追配於媧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傅說忠謀入而姦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酎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厠於藩翰十章獻鑒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鴻休亘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
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舟爲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
極終成媧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
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
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
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
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中賀恭以皇太后妙道
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姙而事太姜

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抃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歷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宮凡在照臨所同欣忭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沖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其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猶祟慶誕之節鼓鐘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某繆通屬籍叨

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忭攸同賀中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辰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荅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

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授日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於六寢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瓜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克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尙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爲物議之所容以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荷寵恩

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疏遭逢昌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荆東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利豈免怨猶雖不待於人言卽行改正儻追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尙樂寬閒謫官居之眞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惟天地之賜囘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駢語流活宛轉乃爾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愊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卑微材猶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之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跋涉幾徧於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爲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

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鍾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況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貞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寖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

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遠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赦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儒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皁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旣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

曾而臣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同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兪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爲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爲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爲父之請重於爲母若獲遠繼緹縈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塡委溝壑無所

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二十六終

淮海集卷二十七

表

代謝勑書奬諭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奬諭者捕蒴兇徒葢守臣之常職降湏溫詔實聖世之異恩祇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凛材緜薄受性顓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僶俛再期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鴟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爲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埸

假息朝昏臣志欲埽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閒竊以爲稽討藪則萑苻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烏散遂合募吏譜引將兵從閒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鬭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卻兵致盜亦皆罷仰懸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遠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鉛刀之割亦膺袞字之褒臣敢不劾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麋捐於軀命期補報於

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勳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靈誤逮媿懼交深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療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玉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涓季秋而精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勳遽進眞食驟增奉綸綍以凌兢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冒海德包涵尙記蹇愚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緬邈難望屬車

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爲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旦載逢彝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正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鐘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酆宮之朝揜高帝長樂之事謳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

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衮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中謝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爲歲月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

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菅蒯之才豈惟一敝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捐軀報國之誠爲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爲眞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猶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冑素寒資材猶黷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

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劾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鎮鄉滿庫未忘一割之鉛刀騂騄成羣不棄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閒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

妙選爲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搢紳末冑淮海孤生弓必爲箕嘗奉父兄之教枘不量鑿莫爲婣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絶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羣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蕞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閒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閒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愆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爲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葢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檝以濟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

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愼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
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
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請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
祕殿之華祇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
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爲御史身有怨仇閒雖竊於科
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
涯分之濫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
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筭翰之名玷侍

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蓋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遥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爲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閤之

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才猶饍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晩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怨猶身投轄鎖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過 闕文

代謝歷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須太史之占前謹淸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聯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

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綘老之年

淮海集卷二十七終

淮海集卷二十八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恥乎未仕圜冠方屨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旣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慙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枘八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羹焉用以貴本

而不遺昌歜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劍旣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效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負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愼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媧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五公勳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夷狄以爲眞漢相果從人望爰亨天心方司左轄之嚴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鋭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端人登集異黨寖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

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八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忭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爲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寖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爲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决科射策

亟聞董相之風遡指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爲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某久操笺箠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晛見曰消頗動雪雲之態廈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藹夫子之文章蠻夷

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筯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埽除叨預老聃之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而屯賤枘方乖鑿人指爲狂鉤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抱簣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灑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

以焚香既令馮子而出輿仍爲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與與天横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斝金罍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顔徒爲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閲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

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秪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期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顏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東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尙慮譏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播

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府學士妙知德奧精契道眞斥百氏之奇偏傳七師之要妙著於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卽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陋晁董之不爲應聘而興指晷夔而自許旣參璧水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

澹無心於舒卷頋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郎音播騰士論聳歎矧汝南之奥壤爲右輔之名區儒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旂昔誦高辭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倘疑未篤於征軺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軍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先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爲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

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某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第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爲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爲荀氏羣龍茲明爲最河東諸鳳伯褒尤奇投閑散而聞望愈隆陟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

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先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許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慶矧同升之俊乂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其辱在陶鈞叨分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深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既降知松柏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為天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廉陛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二十八終

淮海集卷二十九

啓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鍾閒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楊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作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俄鑿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效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法屢奉三年之最亟更

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迓前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郢音初播屬部增欣甓駕輕軺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千霄而直上粤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即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

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建承顧命益見忠謀勳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圖舊之勤旣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跂瞻繡衮反黃閣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匪祇慶於門闌系頌實深敷宣罔旣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大有爲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靑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恥一物之失所姚崇

作相陳十事而後爲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王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在庇庥所同欣忭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彫烏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邸音播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臥治徯惠政之立成膺寳

飛聲已用半千之用貪元經體斿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習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皋之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於元老判冊府校讐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熊掌兼魚飧之美自古爲難羔裘加豹飾之華於今益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

寳籙公議甚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鼇禁掖垣行復風雲之會

代賀提刑啟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羞轂之工徒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寳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啟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始恭以某官受時閒氣爲國寳臣天賫英發而持之以謙地冑高華而

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舉舊蕭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敷宣罔既

代同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四世五公袁楊之興未艾既承召節仍屬嘉辰宜叢穀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爲眞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

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
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肇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
賤請鄰祭竈聊爲寄食之資賣劍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
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員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
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誘
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金偶就於莫耶
惟是靑黃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葢伏遇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
微成就人才爲今天下之計主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
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
何敢望相如之輩正唐鹽法庶幾爲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眇惟茲右輔實號奧區祿廪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爲膚使符檄未加於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斡邦財頗鬱搢紳之論進謀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韻疏明

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寛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傑出名臣之後

譪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於焉充實按刑淮海囹圄爲之

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剌舉旣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

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快嵩山汝水旣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

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深恩先輩器識閎博

問學淵源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臂折惟久絃號良醫

璞獻者三竟爲美瑞雖邅迴之可歎建遭際以尤榮如觀者昔

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寛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曉

年䵷作奇章之客矧惟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閲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内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忭

淮海集卷二十九終

淮海集卷三十

簡

答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幷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幷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淸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盛意中閒有未然處輒爲左右具言之惟閤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閤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

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為最優于此尤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閣下試贏數月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

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卽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歎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

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閒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迫無足觀覽比之塗歌野語解顏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埽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迹所能當也愧畏北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親如故僦廬數閒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横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爲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旣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絶頗得專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戇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中也懋誠集引壽已付鄧君刻石畢寄上次黄樓賦比以重違尊命率然爲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

閔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詩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以來尤復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嬸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爲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

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卽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
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
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
然遠舉於形骸埃𡏖之外雖欲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
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爲兒女
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
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
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
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

厚嘗令作楊州集序幷辯才法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爲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艸去因便御乞幷此書轉到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公昆仲也雖不求楊州爲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某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爲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爲人亦稱是眞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遠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

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閒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艸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陵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爲七難幷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臥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悒不宣某頓首

同前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爲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違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爲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幷揚州集序寄呈中閒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涤水堂中爲設淸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楊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愍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問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爲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意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頤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

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

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募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眞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二日泊江口篇諷詠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爲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幷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幷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睆日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淸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𢙢昧與世異馳㫰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旣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敎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爲國自頤以副輿願不宣

同前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爲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

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艮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爲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

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爲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

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惘惘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爲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爲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

是一篇小遊記

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卻埽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邦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向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

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卻無本煩囑聽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為端

叔遷取去矣昨聞蘇兟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皆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楊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爲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爲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

知不及遠甚其爲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黄詩未有
力盡繇去且錄數篇嘗一臠足知一鼎味也又爲僕手寫兩記
今封去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
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爲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爲潤色
開倩令盡墨爲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
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不絕比如毘陵過此相
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爲其延禮有
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須閏公不作詩有一小詩
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
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

語今但爲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爲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三十終

淮海集卷三十一

文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爲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尙德進爵旣崇祭重報先敢怠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爲福有餘爲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霪不止漫溝畎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

懈尙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爲高不詭爲偏不見瑕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帥二邊羌虜唯唯亳許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巳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屨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筈絃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烏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觴薦詞用訣終天尙饗

弔鎛鐘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顏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鎛鐘古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鑒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

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姜姬夕爲憔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躓清餓和黜荆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毁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鑄鐘何世所爲質不呈醜形不露奇恊律中度渾如天賚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瓌偉而偶洸於幽陋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簴之一辭遼月紘之幾觳幸陽慾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覯謂庭貢之是充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斂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

圖秦璽漢鉶趙璧隋珠犍爲之磬汾陰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戚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收於好事是鐘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淸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犁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旣然儻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鐘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鎛爲錘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爲鼐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

王百穀之倏而炮烙倏而負冰非不宛肖終覺未雅

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褭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閒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姸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亡木卒嗚呼鑄鐘又將奚郵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灑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窨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煤毒同祿嗣災躁外渴中臥已復興欲挹斗杓東適渟瀣酌以注嗌未足爲快徂西

盡戍濈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后藉
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
槖麋綆洼鉦揮以大箠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
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
嬉我屬蓄忿怒候閒隙之日久矣孰爲爾來荒唐是師跅跎是
友果於自爲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揉嘗於禁戒驕滅應
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爲醜我屬緣是得而甘
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
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
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

瞶者勿知嘗以爲未然乃今言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寇于玆有年披收氛霧乃覩青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鋏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迷繆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爲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覷失色涕泗交頤呿而不合悔其所爲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於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厠朝列備員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寛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

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伸悃愊心切
詞迫瀆涜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矧惟宣
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𦤎祠是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
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爲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
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
何窮舊祠追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涓時日薦告

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姦巢而不易肆虵豕遺種化爲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頹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歲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

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褡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爲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寶王茈睨敢滑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寶長羣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旣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寶繁惟神廟食此土茈睨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於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粤自去冬陰氣爲沴雪積袤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卻慘鬱屛除翳昏還我大明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雪薦作寒氣總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荅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爲舒淸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僅有生意吏實不德何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三十一終

淮海集卷三十二

文

謝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惟大荒落陽氣寖驕沮傷天和怒風鳴條川池既耗土山行焦念士之毛民慘不聊祇奉明命爰率我僚禱雨于神惠此東皋日走祠下莫敢告勞神享其誠精祲且交油然作雲遂不崇朝其散如絲其沃如膏焦卷一變蔚爲美苗罷遣兒曹無復叫號巫覡反室藏緘鼓簫秋成可期玉燭遂調樽有旨酒豆有嘉殽拜貺于神神鑒其昭尚饗

代獲賊祭諸廟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之靈乃者羣盜竊發剽刼閭里遊魂疆場境內騷然賴神威靈咸伏其辜鯨鯢既殲民以休靖敢用牲酒以荅神休尚饗

代蔡州赦後省賽文

維今月日德音云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祇奉綸言徧修羣祀導迎善氣加惠元元敢不蒸進酒牲備嚴薦獻以承休命神其鑒之尚饗

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事發爲文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爲新

呼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灟今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凶矍然舉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遑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代祭韓康公文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閒異人閒出左右辟王公以盛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爲上宰厥有丕績盟府是藏出爲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翺翔歲在執徐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旨祖道供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卽窀穸漠然

聲光二聖震驚法駕臨奠哀動周行哲人其萎寶舍于許里門相望遲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通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車人具盡傷悲來塡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酺神文

比者善氣始應霖潦屢降溝壑流通事既有望矣而越自雨闕以來飛蝗蔽天敢爲妖孽土之毛髮所過爲盡嗚呼其不仁也哉大旱之後而得霖雨是天有意於恤民也惟爾有神亦當上承天意驅率醜類入于江海自求多福無或違天以速愆咎

登第後青詞

文以詞達爲上藻繢次之

竊以天運至神固不期於報効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敢伸悃愊之私仰瀆高明之鑒伏念臣生而固陋長更屯奇奔走道塗常數千里淹流場屋幾二十年既利欲之未忘在過愆而奚免深懼風霆之譴竊萌豺獺之心乃與母親戚氏爰自往年願修醮事今則猥塵科第叨預仕塗豈微軀之克堪皆造物之冥賜輒取甲寅之歲祗就海陵之官依按靈科酬還素志伏願上眞昭荅列聖顧懷增壽考於慈親除禍殃於眇質私門安燕無疾病之潛生官路亨通絶謗傷之橫至臣無任 云云

代蔡州進輿龍節功德疏

貝葉微言善會權而歸實藥珠妙旨能御老以延年方茲誕聖

之晨可託効愚之意恭趨精宇嚴備淨筵梵唄徹於紫霄龍蘭鬱乎藻井皇帝陛下伏願皇圖鞏固睿算增新下感羣生與松椿而共茂上通列宿將箕翼以並明

代蔡州正賜庫功德疏

歲功告備方圖歸報之因誕節屆期當具祝延之禮爰修勝會用達愚衷初入寶樓不假善財之彈指遍行香飯何煩金粟之遺人助以風林水鳥之音雜以玉珮金鐺之韻皇帝陛下伏願聖躬如月宸算後天日聞萬歲之呼歲受千金之鑒

興龍節疏二道

號登元祐鬱佳氣以橫流節遇興龍藹頌聲而並作非具祝延

之禮莫輸歸報之誠爰詣梵坊仍趨眞境儼朱紫以具在布紛緇而畢臻合覺背塵採寶王之妙教長生久視發藏室之靈篇萬物循而其聲不窮四海竭而此飯無盡庶因勝會稽致愚誠

皇帝陛下伏願睿命增新皇圖鞏固驚蹕所至日聞嵩嶽之呼

文軌攸同歲効封人之祝

電昔繞樞協氣已蟠於穹壤葵今向日頌聲復溢於華戎恭詣

寶坊廣延緇侶致上方香積之饌開西土貝葉之文妙會惟修愚衷斯罄伏願睿圖鞏固神筭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上

風雲不閒常感會於中天

代蔡州進生辰功德疏

格王休旦夷夏同瞻文母誕辰天人合慶非具祝延之禮莫輸歸報之誠肆就寶坊具伊蒲之盛饌遂延緇侶閱貝葉之眞文梵音淸越以干雲香穗縈回而成葢庶憑妙會稍達愚衷皇太后伏願景命逾新淸躬益固導迎戩榖豈惟如月之就盈增續年齡將見後天而難老

神宗皇帝晏駕功德疏

宮車晏駕卒土崩心爰輸殞裂之誠用結精嚴之會伏願皇靈妙湛天仗超搖大圓鑒中旣證無生之忍妙高峯上更旋不退之輪慶逮邦家澤流寰海

高郵長老開堂疏

善用禪宗當家語譬美成文文之蕭洒者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冰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豈知塡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嶽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尙脚根點地鼻孔遼天眞匠子之鈐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寶林寺開堂疏

彌勒開門惟善財而能入毗耶丈室非摩詰以難居寶林禪院南宋遺區東吳勝槪本惠休繙經之地實澄觀肄業之坊法水灣環妙峯孤秀下奩玉鑑涵日月於昏明傍穴金蚪化風雷於呼吸旣川源之綉錯仍舟艤之鼎新飛閣浮增就山爲勢方疏

圓井因水成姿卽之而智慧生望之而塵勞破九重鴈塔現多寶之莊嚴萬石鯨鐘示觀音之方便允非開士難稱覺場大師雅稱聖篇素號禪關投虎峯而出家遇龍浮而得法祖師衣鉢昔因書壁而傳首座山林今以躍瓶而獲了無異議實有聖緣在開大摠持門以繼鑠迦羅眼

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御之心卽幻見眞方契飲光之望聖因時遠人與法差執空而取者依一精明任相而求者認四顛倒守癡禪爲定力運乾慧爲悲光習以自欺久則難變旣安邪解沈迷有漏之因宜得正宗開示無生之忍昭慶上人洞該眞際

圓證法空於旋流轉徙之途得妙湛摠持之力反聞聞性體已徧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刹輒勤三請願繼一音說現在心作將來眼

醴泉開堂疏

毛端寶刹曾何新故之常天下大禪安有去來之累惟古佛廟貌今醴泉自百年香火之餘治一國風煙之際塔園連環之玉骨殿藏及錦之貝文然而飛鳥啣花空存勝境眞珠撒帳未遇明師遠筆旅之薦興獲法筵之初啓芳公長老少通敎相晩悟宗乘密行則鄉黨之所依歸妙法則天龍之所回向遊方旣久㳂海滋深願辭臃腫之居亟返歸來之駕爲談不二以度無邊

淮海集卷三十二終

淮海集卷三十三

誌銘

李狀元墓誌銘

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有司所貢士被選者凡數百人而稟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自嘉祐中舉進士數爲春官所卻至是始獲奉大對於庭上刺六經之文旁獵百氏之言下通當世之務。其詞奧衍有漢唐之遺風進御一讀遂爲舉首天下莫不異之是時朝庭耆老謀王體斷國論者皆累朝舊臣君於斯時年踰知命褎然得雋於翰墨之場世以爲萬戶侯如以契劵取也而君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鎭海軍節度判官是

歲六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有司以聞詔賜錢三十萬邺其家天下莫不悲之君困於科舉盖三十年其得名官纔數月爾嗚呼何起之難而僨之易邪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以諸生崛興名動海內其視碌碌無聞而歿者亦可以無憾君結髮學問晚而彌勵事親孝於二弟友愛爲人恭儉潔廉其取予一毫不妄也曾祖諱益祖諱知進世居開封廩延不仕考諱永昌始仕爲從事郎鼎州司戶參軍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議之女也後君四年卒雖除君喪猶布衣蔬食以終其身平生端烈類如此子二人長曰弼有學行次未名女二人尚幼以卒之年葬於開封府雍丘縣大善鄉裴村西谷山林之原先府君之兆初

君襄事期迫不暇納幽堂之銘逮夫人祔葬始鑱銘而納之銘曰帝初臨軒策士于庭有器晚成冠我羣英大道孔夷其御又良闖闔玉堂行矣翺翔慶者在門弔者在閭胡亟只且世爲嗟呼如霆忽厲風雨奄至俛仰而闕孰知其自大椿久榮朝菌暫敷竟復何殊同於空虛隋渠之壖杞國之疆佳城蒼蒼刻文是藏

慶禪師塔銘

師諱昭慶字顯之俗姓林氏泉州晉江人也少跅弛以氣自任嘗與鄉里數人相結爲賈自閩粵航海道直抵山東往來海中者十數年貲用甚饒皇祐中祀明堂恩度天下僧師爲兒時父

母嘗許爲僧名隷漳州開元寺籍至是輒謝諸賈以財物屬同産使養其親徒手入寺毁鬚髮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脱生死若匏繫一方乃土偶人耳遂去開元遍參知識至禾山楚才禪師會中因看風幡話忽然有悟以爲道妙盡於此矣及見黄龍惠南禪師示以佛手驢腳因緣輒漫不省因服役左右數年不去始盡得黄龍之道故師後出世法嗣黄龍云熙寧中遊淮南往來廣陵天長高郵之間三邑之人見師如舊相識莫不靡然心服願爲弟子而高郵之人遂以乾明請師出世凡三住道場初高郵之乾明次烏江之惠濟㝡後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

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為檀越士大夫所驅遯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為人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以卜筮或以方藥下至種種一切俗諦之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而已自唐以來禪家盛行於世者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刹相望於淮淛之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師一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為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為臨濟兒孫也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一日召安師及諸禪者以偈兩首示之明日飯後奄然歸寂實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也俗壽六十三僧臘四十一其徒智勤等一十有二人與廣陵檀越

奉師靈骨歸建陵起塔而葬焉明年智潭自廣陵走京師乞銘於某嗚呼始師出世某之外舅故潭州寧鄉縣主簿徐君賡實爲檀越首及師在惠濟某嘗從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錢塘僧道潛參寥訪師於湯泉山中時烏江令則今承議郎閻君木求仁也高郵士大夫孫閻諸公皆參問於師而爲役之久緣契最深者殆莫如某然則銘師之塔某何敢辭乃爲銘曰嗚呼我師法妙難思與物並作而不磷緇經論老莊卜筮方藥是皆黃龍佛手驢脚我從中證決定無疑非遷陀客當大笑之山河既露水鳥又談能事畢矣汝復何參少賈之雄老禪之伯求其異相亦不可得有閩崑崙南直海門盡未來際我師長存

葛宣德墓銘

君諱書舉字規叔姓葛氏其先廣陵人唐天祐中遠祖濤始徙常州之江陰曾祖諱祥不仕祖諱惟甫贈吏部尚書考諱密承議郎致仕承議與其兄兵部侍郎官相繼策名及其仲季皆以德善壽考爲搢紳所推諸子若孫行學問於時者相屬閭門百口有古雍睦之風今東南大族稱孝友者曰江陰葛氏君弱不好弄五歲遭夫人憂哀毀如成人與葷血輒揮去不食及長篤行力學敏於文詞熙寧三年中進士第調杭州餘杭縣主簿詔舉學官侍臣有欲以君充賦者檄取所爲文君嫌於求售竟謝不與是時朝廷興修二浙水利議者謂苕霅二水出于天目之

山而溢于太湖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二江並廢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北關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塘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于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于江以紓吳興之患時多以爲然部使者檄君行視君以爲吳興之水原於太湖太湖廣袤四萬八千餘頃旁占數郡其所灌輸非獨苕霅也書稱三江震澤說者不同就如議者之言則尋常溝瀆之流豈可以比二江之任祗益紛擾耳且錢塘二埭其來久矣大役之興古人所重固執不可議者不能奪其事遂寢故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常時守吳興聞君之說貽書嘉歎而部使者亦知君而交薦之移衢州共城縣令

丁丞議憂服除授淮南節度推官知蔡州眞陽縣事改左宣德郎知開封府長垣縣事三邑皆有惠愛民到于今思之長垣有地訟吏數令不決其人執康定元年二月書契爲證君至謂訟者曰爾所執僞契也康定改元在寶元之冬豈復有二月耶訟者詘服吏大驚君之爲政明多此類也元祐六年六月十六日卒於長垣之官舍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篤於孝悌而毅然有守不爲利害所移觀其風節議論朝廷器也而閒關數邑以卒悲夫娶夏侯氏故司門員外郎淇之女子男三人張仲牧仲子仲皆舉進士女四人在室以八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江陰縣履村之原前期諸孤以狀來請銘余舉進士時常與君同學在

汝南復與君同官君之登科與儂仲父同年而張仲又余之壻也然則非余其誰宜銘者銘曰葛以國氏其支蕈亂離瘼矣遷江南崛起貳卿諸弟參長垣詞德知不漸有地百里如子男侯挽不來迄今談其積如京發二三有如不信銘斯鑱

徐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徐氏眞州楊子人供備庫副使諱昌言之孫太子左淸道率府致仕諱守約之女年二十一歸淸河張氏爲內殿承制諱文英之夫人治平三年閏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三生男五人淸臣良臣堯臣舜臣禹臣堯臣皐進士以學行聞舜臣應天府軍巡判官監楚州五祐鹽場女二人長適進

士王搆次適進士王諤早卒以元豐四年十月癸酉祔葬于揚州江都縣東興鄉馬坊里承制君之墓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卒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爲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故夫人未及封而卒後二年以恩始追贈壽昌縣君銘曰

懿懿壽昌女子之師渾然平夷不妄笑嬉初在厥家孝謹是處逮嬪德門益踵前武維親及黨不汝瑕疵豈伊黽俛天實我資承祭奉賓事嚴且飭以身先之疇敢不力既美于躬又相其夫子多俊髦亦澤之餘崑崙之西岡阜蟠踞鑱詞幽墟以照不腐

虞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麗華越州山陰人助教昱之季女年十九歸同

郡陸氏爲承議郎知高郵縣事倪之夫人踰八年而卒卒後十年葬于山陰縣野人原其舅朝議公所生母袁夫人之兆實熙寧三年五月某日也元豐六年天子有事於南郊夫人以承議君陞朝恩封仙源縣君云承議君嘗謂予曰虞雖越之著姓世以財雄亡妻婉嫕恭儉如出寒素之家仰事舅姑旁接内外之宗姻下撫僮使之衆殆無一人失其意者不幸短折以死生一女嫁進士史安術比已死矣余深悲之幸蒙明恩追錫封邑而葬時追其幽堂之銘實尚未刻子與予故人也願爲論次其事將穿其墓前而納之以致予意焉是時予將赴汝陽治裝薄遽雖許其作而未暇而君每見余輒以仙源之銘爲囑至于八九

而不倦嗚呼夫婦俗薄久矣仙源之沒幾三十年而君尋繹悼念眷眷不忘如初非風義之厚出于天性何以至此耶乃爲之銘曰惟夫人冑東陽嬪德門家有光命雖絕慶未央刻斯文誌幽荒

李氏夫人墓誌銘

至中和先君遊太學事安定先生胡公歲時歸覲具言太學人物之盛數稱海陵王君觀及其從弟覿有高才力學而文流輩無與比者余時爲兒侍左右聞而心慕之願即見葢不可得後數年二君相繼舉進士中第其試於有司皆爲開封第一名實既發所與皆一時之豪余遂以故人子獲從之遊元豐六年七

月二十六日寺丞君觀之母李夫人卒宣德君覲以書抵余曰世母葬有日矣伯氏荒迷不能請願有銘嘻先君友執之命也其可以辭謹按夫人李氏諱仁用世爲泰州如皋人年二十六歸王氏爲府君諱惟清之夫人享年八十有三以卒之年九月四日祔葬于如皋之赤岸鄉府君之墓子男一人寺丞君也女四人其壻趙世昌爲內殿崇班蔡寶丁傳夏侯煦皆舉進士孫男一人曰譚孫女二人一早卒次尚幼夫人性通達治事有法度凡內外之宗姻下逮婢使靡不得其歡心子既出仕供養甚厚及坐法免生理蕭然恬不以介意雖高年視聽不衰手足便利迄終無一言亂者銘曰於維夫人閒且穆來嬪王宗祗厥職

內嚴外順宗姻懌旣壽又康時酒食變故相詭獨處廓氣形逮反超不失藏從其夫古原宅詞詔後來有幽刻

掩關銘

元豐初覲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社門郤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詞曰門有衡衢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焚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插架萬軸兮星宿懸口噬目披兮遊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飡植芳樹美兮亦旣蕃埶耰摶虎兮更衆難自覈不迷兮遡考槃蹇民多艱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笑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蔓蔓荆棘兮上造天窔寥一作寥窲窲磨牙兮交衛吁勿應其求兮卿深宽掩關自娛兮解憂

患啜菽飲水兮顏悅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劉氏研銘

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亟明星。爲額窟作𠂆硎。永寶用。掾斯銘

銘額師研

額師十二歲以書爲東坡大滌二公所稱儀時豈易量哉予以紫石硯贈之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額上人時於此處轉大法輪

瀘州使君任公墓表

元豐中朝廷治西南乞弟之罪至於斬將帥綴監司兩蜀騷然四年而後定余嘗怪乞弟裔夷耳兵不過二千人非有冒頓強

悍之威結贊狡險之謀虵豕微種乃爲邊患如此及觀瀘州使君任公事迹然後知累年之役實部使者爲之啇夷何足責也任公諱汲字師中眉州眉山人少學讀書通其大義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與其兄孜相繼舉進士中第知名於時眉人敬之號二任而蘇先生洵尤與厚善熈寗某年其察訪使熊本薦知瀘州州上接棘道下連南平控引蠻夷千有餘里如甫望箇恕羅氏鬼主沙取諸郡皆歲來互市而守將任輕無節制之權非有奇略遠謀則不幸往往有事公既至威信大著夷夏便之歲滿當更詔留再任比滿又特轉一官留之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歐羅胡苟里夷人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

貧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亂者入安其六既聽命矣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乃移瀘州不與措置事專爲攻討之計公爭弗能得乃歎曰邊患自此始矣卽具奏言羅胡苟里本瀘州熟戶夷也比因殺傷求索骨價爲侵境上故是常事與異時生夷反叛不同臣招納垂畢而使者貪功生事因欲討之臣恐窮迫無所竄伏轉投生界則甫望箇恕諸部更相結連益鴟張而難制矣會女孫卒不果上七月詔涇原路副總管韓存寶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在瀘攻羅胡苟里滅之諸夷驚潰果奔甫望箇恕其年冬箇恕之酋乞弟遂稱兵反皆如公所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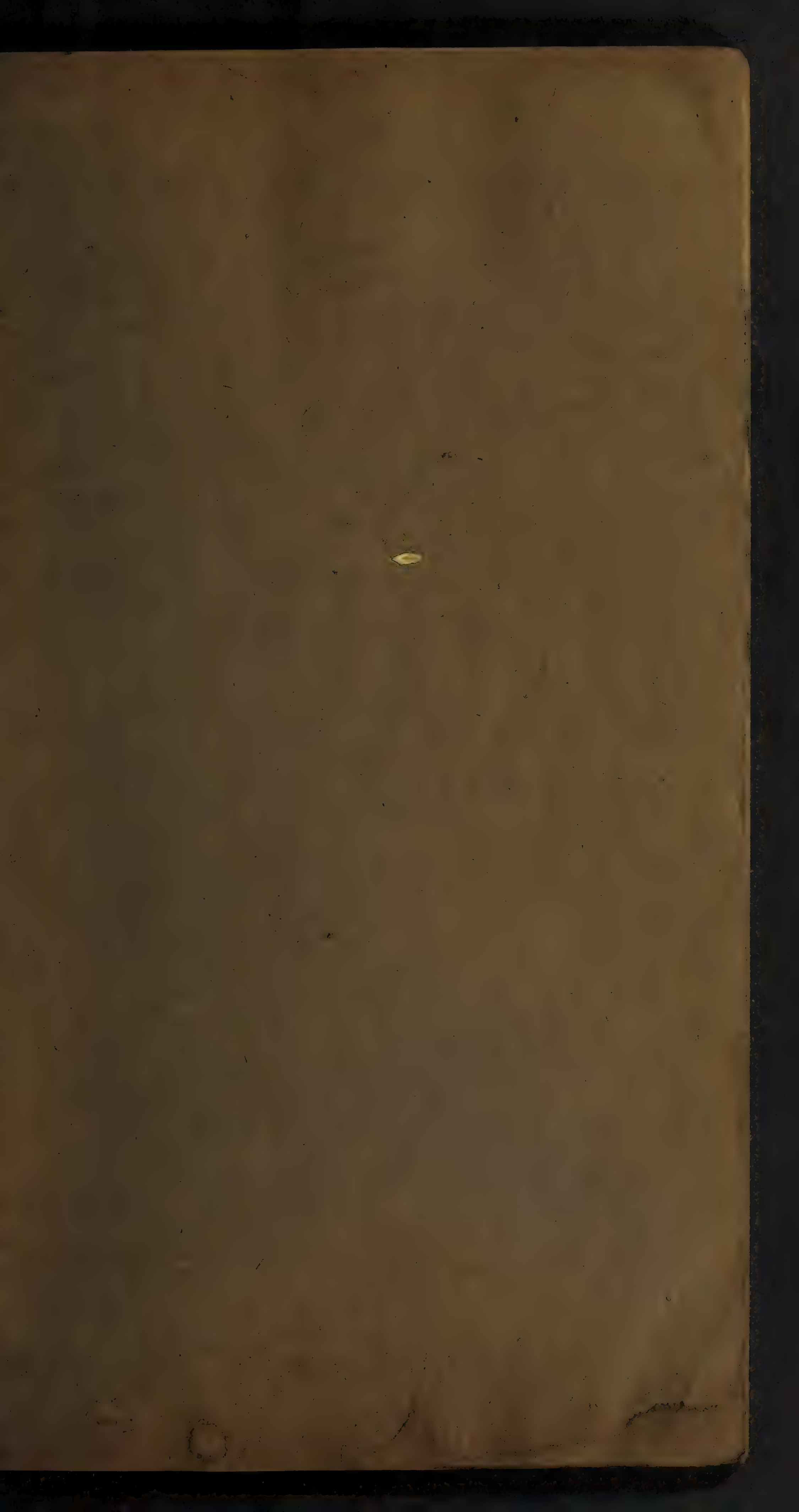
初乞弟自納溪砦互市還過江安縣縣令犒之既去數十里遣親信楊節一毛以一馬謝令令辭不受一毛去至夷牢口爲土夷所邀一毛死焉楊節者本嘉州卒吏避罪亡入夷中夷人愛之用事號爲羅判至是節自度不免乃以矢房中乞第所入馬二千緡券來降公以中國不失信于小夷宜斬節歸券責以納亡之罪則乞弟憚威而愧德矣而轉運使固執不從三年乞弟果以一毛爲辭入寇路分都監王宣以兵二千人禦之戰于羅箇牟國爲賊所敗宣與其子某及裨將十有四人死之於是詔韓存寶復以陝右兵五千人經制其事存寶兵至瀘逗遛不進陰使人誘乞弟以書降遽分屯奏功天子得書怒甚更遣環慶路

副總管林廣代之命御史何正臣中人梁從政至蜀雜治獄具
斬存寶于瀘州流監軍韓承式於海島除轉運使董鉞名四年
廣進兵抵乞弟之巢賊空壁遁去廣不得已竟納其降而還天
子亦不復責矣自是瀘州守將始加沿邊安撫之名專治軍政
部使不得輒與未幾使者復以開邊田賦生稅爲請天子一切
不許而西南夷復安堵矣由是言之前日之役豈非部使者實
爲之初公既奏羅胡苟里之事雖不果上而使者聞知內銜切
骨日夜謀中公以法公知其謀乃錄使者不法事關瀘州十有
五條上之使者薄遽不知所爲卽誣奏公乞弟過江安時不時
掩擊及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它

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既卒矣時當途者以公既歿爲使者
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公爲
吏通敏吏民畏而愛之其通守齊安也嘗遊於定惠院既去郡
人名其亭曰任公時蘇先生之長子翰林公軾以謫遷齊安人
知其與公善也復於其側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
是明年公卒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百餘人飯僧於亭而
祭公於庵而蘇先生之少子中書公轍復爲之記余嘗從翰林
中書公遊聞二任之風久矣後爲汝南學官始識大防於是得
公之行事公以元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遂州西禪僧舍
享年六十有四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光山縣淮信鄉午步

原其世次官邑御史頓君旣爲幽堂之誌此不復著著其瀘州之事與誌之闕不書者揭于墓原以俻史官之擇云

滄海集卷三十三終



得坡紆羅
漢賫筆趣

淮海集卷三十四

賛跋

龍丘子真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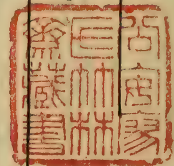
惟龍丘子以大塊爲輿元氣爲駒放意自娛遊行六區世莫我踈亦莫我親追配古者葛天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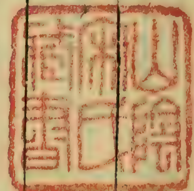
李漕漢馬圖賛

前一馬驪就樹摩癢百骸佳快厥意可想中閒四馬或顧或嬉飲齕自如不相瑕疵最後一騂尾鬛奮驚背而號鳴若聞其聲

寬閒之鄉水遠草長無羈無絷樂未渠央

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眞賛





欲老不老八反九倒昔是西庵今爲法寶文雅臺邊淸冷池畔大地山河且舉一半

建隆慶和尚眞贊

大因緣十八年結跏座帶刀眠汝鼻孔未遼天呼我作無事禪

書王蠋後事文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爲仁孟子稱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萬家之封引身卽死

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當燕人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履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鳥竄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晝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郤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爲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

如此立論方關係得大不然止一義士耳

子以萬家不者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忘矣蠋尚何存今刼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　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柰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

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

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也。

書輞川圖後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砦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

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仍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綦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沖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高無悔跋尾

無悔將家子爲人沈鷙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槖駞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爲邊人所推號二高云元豐五年延師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爲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於我

若其蠢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饑渴困甚不能執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爲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閒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恠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

余跋尾余欣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裴秀才跋尾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爲望族五房之裴爲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衣冠於斯爲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嘆曰人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爲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爲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翟藍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吾絕意世間事久矣比閱

將古事一引跌入此作法最省之又最醒與東坡[illegible]序同

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憮然感心不能自已聞秦少游方爲此郡學官願因弟丏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嘆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爲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旣不求人知人亦莫君知者弟兄出處異矣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爲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

稱道君者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云

錄壯愍劉公遺事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爲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露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窮官人何足刼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眾披靡俄發三矢輒斃三人餘遂遁

去雍師寇萊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陰過安陸遇故人畱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刼倒橐得一銀鈿劒洎一鍮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眞宗曰是人爲郡守而止有一鍮石帶廉可知也遂除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載無錫及興州事獨安陸一節遺而不書元祐壬申歲公之子隰州使君某與余會於京師嘗道公之遺事具以天禧中劄示余因論次之附於中劄之後以補史氏之缺云

淮海集卷三十四終

通卷可入書法譜

淮海集卷三十五

跋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爲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爲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宗將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

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葢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茍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厠其閒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枝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輙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

漢章帝書

衛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耶

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按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元始中楊雄作訓纂篇班固續之無復字皆小學家也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爾

倉頡書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而說者或以爲書契始於伏羲或以爲始於倉頡蓋伏羲畫八卦則書契已兆至倉頡觀鳥跡則書契遂詳始於

伏羲而成於倉頡爾、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謂之小學家自至秦焚燒典籍、始用篆隸、而古文滅矣、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則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時王莽司空甄豐改定古文、有謂古文、奇字、義書、佐書、繆篆、鳥書、凡六體、所謂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湻、衞覬嘗寫湻尚書、後以示湻而湻不別、至正始中在三字、不維轉失湻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

案魏氏所出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齊文惠太子爲雍州時盜發楚王冢亦得竹簡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者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記周官所闕文以此論之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倉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益可疑也

仲尼書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益後人依效爲之者

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眞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爲之者歟

史籀李斯

史籀者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時有同異先王之時天下之書同文及其衰也諸侯各自爲政而字畫之形亦異殊矣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而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是爲小篆是時天下多事篆字難成長安下士八

程邈得罪繫雲陽十年、從獄中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奏之、始皇以爲善、出邈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凡奏事令隸人書之、故又謂之佐書、自爾秦書有大篆、小篆、刻符、包鮑、隸書等、凡八體焉、倉頡爰歷博學三篇、至漢時閭里之師、幷爲倉頡篇、而籀文至建武時已六篇矣、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眞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眞、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八書、

鍾繇

鍾繇賀捷表其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歐陽文忠公嘗問孫集賢恩恭云建安二十四年閏在何月集賢精於歷學以漢家所用四分乾象歷推之是歲己亥三歷皆閏十月文忠以陳壽三國志考與集賢之言合然文忠考魏吳二志乃權以是歲閏十月方征關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陽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由是疑此表爲非眞焉

懷素

懷素唐僧字藏眞此帖稱王右軍云吾眞書可比鍾繇而草故不減張芝僕以爲眞不如鍾草不如張又嘗見其一帖云漢時

張芝言書爲世所重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張芝而過右軍矣昔栢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齊高帝謂張融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前世善書者葢嘗欲與右軍抗衡矣而每不謂公論所許懷素此言其果然歟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爲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是眞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爲可學孰爲不可學者自古以藝自名家至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

從事於其閒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爲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爲苦也由後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

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霑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葢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眞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余舊傳聞

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誦經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然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爲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曰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倒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沈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爲不謬矣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耶圖中諸客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

書蘭亭敘後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丞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郄曇重熙。太原王蘊發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辨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

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蕩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等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

淮海集卷三十五終

淮海集卷三十六

行狀

鮮于子駿行狀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成湯之裔箕子封于朝鮮子仲食采於于爲鮮于氏世家漁陽唐初詔爲閬州刺史殁于官子孫家焉遂爲閬中人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故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蘿皆不仕父至自號隱居先生爲蜀名儒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追封安德郡太夫人公自少莊重不苟力學有文鄉黨異之年二十登景祐五年進士科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授江

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歷中天下大旱有詔中外臣僚實封言事公上書推災變所興有四一曰言不從二曰厥咎僭三曰欲得不明四曰上下皆蔽言甚切直移歙州歙縣令歙俗喜訟善持吏長短吏稍繩以法輒得罪去公爲黟又嘗攝婺源其治皆爲諸邑最豪強畏之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通判緜州左緜遠郡自守將以下皆曰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蔬菓而贏取其直公到悉罷之守將已下聞之亦罷其風遂絶清獻趙公使蜀首薦之朝轉屯田員外郎賜五品服英宗初爲皇嗣公上疏言儲號未正横置未宜今皇嗣初定未聞選經術識慮之士以擁護羽翼乞妙選賢德以爲宮僚

陛下清躬小有寢食不順朝夕左右固惟婦寺願復漢侍中之職令二府番休宿衛覃恩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公郯帥永興辟公簽書其節度判官廳公事改職方員外郎覃恩轉屯田郎中代還用三司使薦除蔡河撥發神宗初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公應詔言十六事其目曰納諫諍以輔德訪多士以圖治嚴法令以制世崇節儉以富民明黜陟以考實去貪暴以崇厚重臺諫以委任選監司以督姦閱守宰以求治慎遷易以去弊重根本以固圉復選舉以澄源申武備以警姦治軍旅以除患謹邊防以重內練將帥以禦戎其末曰願陛下事兩宮以孝待大臣以禮侍從知其邪正近習防其姦淫上愛其支出以

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文不減王陶王陶東宮舊臣上所信重故以公擬之而陶亦雅相知嘗薦公明經術知治體切直不阿宜備顧問後爲三司使又奏爲其判官不從熙寧初有詔侍從之臣各舉所知范蜀公時爲翰林學士以應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執政有沮議者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有章疏在執政乃不敢言王荊公用事公上疏言時政之失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起人心者不可概舉又曰陛下聰明過於文帝而羣臣無賈生之才西方議用兵公以兵將未擇關陝無年未宜輕動乃移書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堠謹烽火堅壁清野使寇無

所獲密戒諸路選將訓兵蓄鋭俟時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師果無功未幾慶州兵叛關中震擾巴峽以西皆警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處書檄旁午於塗公一皆止之示以無事蜀人遂安公以劒門形勢之地當分權以制內外今帥劒南者舉全蜀之權以畀之非便宜循唐制成都益昌各自置帥以消姦雄窺伺之心書累上不報是時初作助役青苗之法詔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之數轉運使李瑜欲以四十萬緡爲額公以利路民貧用二十萬緡足矣與瑜論不合各具利害以聞上是公議謂判司農寺曾布曰鮮于某所定利路役書可爲諸路法遂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農田水

利差役事而青苗之法獨久之不行執政怪焉亟遣吏問狀公曰詔書稱願取卽與利路之民無願取者豈可強與之耶歲滿有旨再任及罷又留之轉都官郎中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事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凶狡置不敢問公具得其姦贓卽遣吏就捕械送于獄永懿竟除名編管衡州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公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以懲永懿之弊又言劒門關葭萌寨使臣兼知縣事類多不習文法宜各置令專領邑事詔皆報可遂爲定制其他深計遠畫公私便之而人所不及者葢不可悉數十餘年使者有欲變其法者父老泣曰老運使之法何可變也葢公

之猶子師中嘗使利路故民以老運使別之公奉使九年閭爲
名郡方新法初行諸路騷動而公平心處之鄉人無異議者今
翰林蘇公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移京
東西路轉運副使過闕陛見面賜三品服遷司封郎中時河決
曹村梁楚之地被害公移檄諸郡具爲科條所以拯救之術甚
備議者或謂決河東流入海自其本徃宜勿復塞公曰東州平
衍兖鄆單濟曹濮諸河其所歸納惟梁山張澤兩濼夏秋霖潦
猶能爲害矧縱大河衝注於中則諸郡生聚其爲魚乎乃作議
河一篇數千言上之又乞下澶州早行閉塞上皆嘉納初京東
分東西兩路後以財用虛嬴不相通和詔復合爲一路升公爲

轉運使更盡領其事召還賜對勞問甚厚上欲留公京師而公固求守郡遂除知揚州事官制行換朝請大夫未幾坐舉吏受賕免降爲朝散大夫方在譴中又聞故吏以賕敗者或勸公宜懲前事自陳公曰吾專刺舉十二年所任吏四百餘人盡保其在耶然既已薦之於朝豈可反覆爲自全計卒不首也復朝請大夫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公之在西京也今樞密范公亦領臺事而司馬温公提舉崇福宫三人相得歡甚搢紳慕其游及二聖臨御圖任老成於是拜温公爲門下侍郎起范公帥環慶復除公爲京東轉運使温公曰子駿不當使外顧東土承使者聚斂之後民不聊生煩子駿往救之耳比公行又謂所親

曰福星在矣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公至則奏罷萊蕪利國監鐵冶乞變鹽法依河北路通商遂勾當公事之刻薄者二人發濰州守姦贓吏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瀕海州郡爲禮不煩朝廷若其自欲商賈聽在閩越州麗人無以辭矣召還爲太常少卿三省太常會議神宗配享功臣或欲用王荆公吳正憲公者公曰當文忠公勳德終始天下具知宜配食議遂定因上言本朝舊制配享雖用二人宜如唐用郭子儀故事止用富公一人詔從之元祐元年明堂禮畢拜右諫議大夫既拜命即以辯邪正之說爲獻其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言近歲人物衰少凡一官有缺差擬爲艱宜許六曹寺監長史各

舉條屬、嚴其論薦之法、亦以見薦官之所舉、而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益宰相擇臺省長官、臺省長官薦舉條屬、知人安民之道、於斯爲得、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藝能入等授班行者、即爲官戶免役、時祥符縣至一鄉止有一戶可差、公言僥倖太甚、宜依進納官例充役如故、須其陞朝乃免、有旨治諫官直廬、不得與東兩省相通、以防漏泄、公上言、昔漢武帝嘗命文學之士遞宿禁中、凡公府欲行之政、俾之閱視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炳然與三代同風、唐太宗臨御、每遇宰相平章事、必命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故正觀之治企及三代、今乃屏置諫官、使與兩省不相往還、恐非朝廷開言

路以副聖上納諫之義又劾大臣不宜輔郡者請加譴黜以示
天下其餘乞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求人材罷大理獄
以省事罷帳司檢法以省官嚴出官之法減特奏名人數以抑
濫進再言京東鹽禁不便宜弛以利民許蔡河撥發綱制縣道
以便程督罷戎瀘保甲以卹民力行浙中舊法以省漕運復三
路義勇以寬保甲沙汰學官以熄異議事多施行明年春以病
不任朝謁乞郡數賜告不愈章三上乃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
事仍有旨滿歲除待制夏五月辛未終于州寢享年六十有九
累勳柱國賜爵[illegible]　林男前數日語諸子曰吾心無不足者惟
以不得歸老陽翟別著易說爲恨無它言公忠亮果斷出於天

性自小官以至進擢數上書言天下事咸具利害移諫官御史其言或用或不用未嘗小加損益爲政以經術自輔所至有迹其去民追思之熙寧元豐之閒士大夫鶩於功利更其素守者多矣公雖屢更使指而屹然於新進少年之中號爲正人晩登侍從益厲鋒氣知無不言在職九十餘日所言當世之務略盡嗚呼使公不疾病且死得大用於時其勳業豈易量哉然公起諸生仕爲諫官供奉仗內言聽計行天下受其賜比夫當軸處中初無益於縣官者蓋得失相萬也由是言之雖病疾且死弗克大用於時亦可以無憾矣喜推轂士士之游其門者後皆知名治經術有師法論注多出於新意晩年爲詩與楚辭尤精泰

山孫復嘗與公論春秋歎曰今世學經術未有如公者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及讀公元誦以謂有屈宋之風今天子賜之詔書亦曰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又曰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則公之德善於是可考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其餘未編次者尚多娶陳氏太常寺太祝藩之女恭儉婉懿治家有法封某君前公一年終男五人復早卒頡河南府偃師縣尉羣鳳州司法參軍緯假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多稱之女四人長早卒次適趙氏次適蒲氏皆前卒次適

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一人崧孫女二人公兩得任子恩皆以予兄之子故焯猶未仕凡嫁內外親族之女若干人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前期顥以書走汝陽請狀公之行義將乞銘於知公者某被遇最厚又嘗辱薦於朝義不敢辭輒摭論次而公之行能謀議過人者甚多難以具舉取其可考不誣繫國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當世之君子云

徐君主簿行狀

君姓徐氏諱某字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遠祖湘自興化徙揚州之高郵家焉湘生嗣嗣生亮亮於君曾祖也咸不仕祖元吉

有厚德鄉人尊愛之終於高郵軍司理父格前通州司戶參軍參軍磊落豪縱不耐細務自司理之沒事計多以委君家既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公私斂施交錯重復君操其綱維批贅補隙抉剔貪負日縱月收市筲幺麽無所遺漏於是參軍以爲能謂所親曰吾有子矣將不復與家事熙寗某年以入粟試將作監主簿又五年始至京師授潭州寗鄉主簿皆非其好也君事親至孝四時甘新未進不以輒嘗待昆弟族人一主於恩義叔父某爲不悅者所搆刺史惑之會有人誣君笞殺家奴刺史大怒以君屬吏諷幷致其叔君曰罪緣某不繇叔也榜脇萬端不服獄吏嘉之爲請於刺史得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君

聞之曰是余過也卽爲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此其可見者也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頼其施者甚衆而能諱不自言雖妻子有不得而知者矣雅性寛厚給使皁隷或時犯之殊不介意婚姻之事不幸至於甚難處者君指顧從容顏色不變而事以兩全繇此見其材智度量信有以過人者焉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筭術之學無所不窺晩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淸淡爲忘年之計惜乎未及而卒矣實熙寧八年閏月十八日也享年四十一初娶張氏有賢德前君若干年卒更娶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於是又見所以刑諸家者也子男五人曰

文通文仲文剛文饒文昌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初君好學問聚書幾萬卷欲舉進士而父祖不從乃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其後四子藝業蔚然有成而文通尤自立又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葬有日矣文通泣謂余曰惟先人行義可質諸幽明不幸以多貲之故士大夫以嫌自戒者或不能究言諸孤良懼泯滅盡爲我圖之余既相與泣下因掇其尤著白者爲行狀以俟夫自信之君子考而誌焉

蔡夫人行狀

夫人姓蔡氏楚州山陽人故潭州寧鄉主簿徐君諱某之妻而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諱中正之女也幼聰敏有才藝父母獨

奇愛之異於他女年十四適同郡環生生故疾病成禮十六日而卒夫人雖幼居喪事舅姑孝謹如成人已而其舅又卒爲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意於是其母與諸昆弟率親族數十人即環館奪之曰若十四而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爲夫之喪三年舅之喪又三年若爲人婦亦至矣又不欲更嫁無迺過乎且環父子俱亡嗣若雖欲守志將誰與居夫人悲哀迫不得已遂去環氏一年而歸徐君徐君高鄞人號佳士所與遊者皆一時之豪夫人既得賢夫所爲益進宗族甚重之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踐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復何聊吾其歿矣因不食潛使一媪市砒霜紿曰吾侍君疾將佩之以壓惡氣媪

爲而與之遂以自服家人大驚亟求解樂以進夫人曰是豈復欲生耶趣使持去強之終不肯下徐君沒二日而夫人亦卒矣卒之日里巷相傳皆歎曰異哉若人者豈前古所謂烈女者歟時熙寧八年閏月二十日也年三十九夫人性卓犖斬斬不爲兒女事既生大家而所適又皆富贍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中索然徐君前娶張氏妾生一女一男夫人所出才一女而已既撫諸子猶己之子又奉張母虞氏時節勞問如己母故其卒也諸子洎虞氏及余妻之如君云仲兒繩亦以操行知名於時出殯自山陽屢來因得訊夫人之舊事而并余之所見書焉

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温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眾歸之勤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普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爲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遊最後見達觀禪師曇頴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召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

繁昌之請開堂於郡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或雜以鬼瑣談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駡至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請達觀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柰何須以世俗閒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駡至累日乎達觀領而不答師因此省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云居隱靜七年王公移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詣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稟於朝廷郡

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卒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宫室之盛冠絶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鷴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爲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果謝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

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北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漂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某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壠累墳遂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行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絕口不掛事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

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納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刹道化方行輙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稺耄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錄寶林事實

寶林禪院始於宋元徽中浮圖惠基得郡人皮道輿所施宅因山以造梁大同中賜號寶林寺唐會昌中廢乾符中復興更號應天寺本朝因之其山一名寶林一名飛來一名龜山上有鰻

井歲旱禱雨輒應事見圖記熙寧十年八月丙申一夕火棟宇灰燼十月給事中集賢修撰程公來領州事登其山故址而歎悼之於是郡之衣冠緇素數十八詣州自陳請修復故寺公爲具其事以聞逾月賜號寶林禪院以明年三月興工復率僚屬親至其上勸勞之衆皆感激思奮奔走承事下至刮摩塼石之技咸盡其能而貧富各以財力施其制蓋卽山巔爲多寶塔塔有環屋其北爲羅漢殿殿旁如塔之制其南降而夷山腹爲法堂法堂之東爲寢堂又東爲方丈又降而南得平地爲佛大殿殿有兩廡以達于東西序前爲三門其左則鍾樓幡刹廚庫之所相望也其右則轉輪經藏僧堂之所相屬也繚以高垣甃以

方饑未輸再期而金石土木之觀侈於舊三倍都人士女俯仰瞻歎疑有神鬼相之凡吳越之間塔廟以火廢者其復未有如寶林之遽者也蓋越之城南左右數十里疾馳屹立皆屬於秦望而秦望又率其左右之山因鑑水謁于越越城之中能與秦望爲主客者凡三山臥龍寶林蕺山也臥龍爲郡守所治而蕺山步東不能正受秦望之謁是越之形勢自臥龍已下未有如寶林者其地如此宜其廢不踰時而復興矣方寺之未火時便房曲道各自爲家山川之勝敞虧隔閡者十六七而前世詞臣才士如元稹李紳徐浩之徒猶誦歎不已見於篇章矧今制度一新神工天巧廓然披露可以岸巾憑几而盡得之使數子而

在其所誦歎又可知已然則前日之慶豈非所以爲今日之興乎公一日率賓客至其上顧謂觀曰寶林之中興天也余何力焉雖然不可使其事掩抑不少概見於世前日賜號革爲十方集賢孫公旣爲之記矣今棟宇垂備將乞文於集賢林公子亦與見吾事者也盍摭厥實以請庶幾二集賢之文相與傳於無窮不亦偉歟觀承命掇其大概幷公之意而次之號曰寶林事實以獻諸集賢云

代蔡州進銀絹狀

大鈞播物、難酬坱北之恩、墜露增流、以致眇微之意、前件物山澤所寶箱篚攸資屬茲誕聖之辰、式備充庭之貢

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已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當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等皆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已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致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代薦蔡奉議奏狀

竊以管下居住具位蔡騆少以文翰見推流輩仕宦所至皆有

能贊安貧守道恬於進取有士如此豈敢不言伏望聖朝特賜

考察擢充臺省清要任使

淮海集卷三十六終

淮海集卷三十七

書

上王岐公論薦士書

門下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汲汲焉惟犬馬之養是營釜鍾之祿是干行年三十有七矣而脂韋汨沒德不加充學不加進可謂無以別於常人者豈復有意求知於搢紳先生之門哉比者先人之友喬君執事奉使吳越道過淮南具言常辱相公齒及名氏屬喬君喻意使進謁於門下夫布衣之賤獲見知於宰相此古人所以書亟上日埽門而求者也顧某之不肖何以辱此幸甚幸甚然嘗聞之禍莫大於蔽賢福莫長

於薦士漢武之大臣其功莫如衛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侯失國除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茅土相襲逮乎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益其封於少昊之墟曲阜廟食者三十有四世其別封者又爲凡蔣邢茅胙祭之國夫周公之求賢豈有意於求福哉天之報施自當然耳

伏惟相公輔先帝已來陰陽調和廢政具舉吏民効職夷狄賓貢其度數聲名文物之盛粲然與唐虞同風逮承顧命立今天子宗社至計定於從容已事缺然若無所與其功德可謂冠百

辟而通神明矣當此之時雖持尊養嚴郤客疎士固於盛致未可云損然猶區區訪諏發於至誠如某之不肖倘掛左右之餘論又況盛德尊行魁奇儁偉之才乎誠推所以辱賜不肖之意恩天下所謂盛德尊行魁奇儁偉之才抱能而不試已用而未顯者兼收並進之使朝野內外才能各當其分無一人失其所者則相公雖不求於天天之所以報王氏之子孫者當不下於周公矣惟相公察焉干冒鈞嚴俯伏惟命不宣

上呂晦叔書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大資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小刊名論

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歸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衞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閒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眞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勝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

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環人之車馬以駃騠驅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豆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而車弊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某狂妄嘗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默觀當今之時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頤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閤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渾茫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七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洒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

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比者天幸閤下來守是邦而某邱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為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郤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閤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冒台嚴俯伏待命不宣

謝王學士書

史院學士閤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茍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擬其

英華、儆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玆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覩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硜硜抱不售之器、以自瀆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劒工之惑劒。劒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重惜一見以質其胸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閤下也。前日復

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閤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猥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卹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耶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會閤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并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惟閤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

望鄙陋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永導而木植之使駑駿蹇服知所趣向不繆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惟深賜憐察幸甚幸甚

謝曾子開書

史院學士閤下某不肖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受性鄙陋又學習迂闊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率不與世合以故分甘委棄不敢輙欵於縉紳之門比者不意閤下於遊從之閒得其鄙文而數稱之士大夫聞者莫不竊疑私怪以爲故嘗服役於左右而某未嘗一望閤下之履舄也竊觀今之士子裒冠大帶求試於有司殆五六千人學官儒館以教育自任者無慮百數其因緣

親故以爲介紹談說道眞以爲贄獻善詞令以干謁者儇理色以叩閽人冒汙忍恥僥倖人之已知者迹相仍袂相屬也然而得善遇者十無五六與之進而教誨者十無二三至於許之以國士之風借之以齒牙餘論者蓋百無一二焉其售愈急其價愈輕亦其勢之然也某與閤下非有父兄之契姻黨鄉縣之舊介紹不先贄納不前謁者未嘗知名閽人莫識其面而閤下獨見其骫骳之文以爲可教因曲推而過與之傳曰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嗚呼閤下之知某某之受知於閤下可謂無愧乎今之人矣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閒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

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幷近所爲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伏惟閤下旣推借之於其始宜成就之於其終數灌漑以茂其本根削垢翳以發其光明不問疎賤而教之以善使晚節末路獲列於士君子之林則某與閤下非特無愧於今之人又將無愧於古之人矣古語有云烹牛而不鹹敗所爲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惟閤下裁之

與喬希聖論黃連書

某比聞公以眼疾餌黃連至數十兩猶不已不知果然否審如所聞殆不可也某頃年血氣未定頗好方術之說讀醫經數年嘗記釋者云服黃連苦參久而反熱甚以爲不然後乃信之蓋

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故酸先歸肝苦先歸心甘先歸脾辛先歸肺鹹先歸腎入肝則爲温入心則爲熱入肺則爲清入腎則爲寒入脾則爲至陰而血氣兼之皆謂增其氣不已則臟氣有所偏勝有所偏勝則必有所偏絶黄連苦參性雖大寒然其味至苦入胃則先歸於心久而不已則心火之氣勝火勝則熱乃其理也眼疾之生本於肝之熱肝與心爲子母夫心爲子肝爲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腎孤臟也人嘗患一水不勝二火今病本于肝而久餌苦藥使心有所偏勝是所謂以火救火命之曰益多其不可亦明矣夫藥所以療病其過也適所以爲疾聞比初作時十已損其七八正宜節藥慎護飲食以俟其自平非如浚

疕潰癰可以忽然一朝去也輒具以進惟留意而聽之無忽

與鮮于學士書

昨蒙左右不以覩之不肖猥賜論薦以備著述之科假借過當伏增悚懼覩重惟結髮以來明公以先人之故比諸子弟而教誨之受性狂妄動取悔尤常恐一旦蒙擯絕則內傷先人之聞上負門下之義死不瞑目敢圖始終假借以及於此賜非望始榮幸實深論報無緣愧懼滋甚韓退之與陳給事書云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閤下之門由是無愈之跡矣覩之去門下于今七年明公自留臺奉使京東入爲九列進拜諫議大夫供奉仗內士因緣介紹有

生人惟此樂雖死勢位富厚不與焉

侯門墻希望明公一顧者肩相摩跡相接也觀以聲聞過情深爲同進所忌閉關卻掃罪惡日聞然則明公之門宜其無觀之迹矣而詔書比下明公首以觀充賦乃知君子之所爲自有常度豈以顯晦數疏而易其意哉汝南雖當孔道人事絕少風氣和平魚稻蔬菓不減於淮海士子亦樂於相從養親讀書之計極爲安便但創置之官居處什物之類百色皆無自供職已來千乞營繕殆無須臾之閑久不獲進左右之問緣此故也伏望垂悉幸甚

自承拜命卽欲致左右之問屬守將驟易日迫職事乃爾後時皇恐無地議者謂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

要言不煩

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況如觀者自先舍人已來獲備服役之列其爲慶慰何可勝言引領門仭但有傾倒而已

婚書

早年擁篲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旣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illegible]海集卷三十七終

淮海集卷三十八

記

御書手詔記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三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錄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

于朝詔皆原之旣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爲不朽之傳葢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爲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爲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兪次皋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蔭樹趺坐而說法者一

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
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
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
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
六人指現五色光者鉢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
而洗耳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
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衣冠從
三牛謁者五人受胡輸贐者七人受胡從兩橐駞而致琛者四
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
者各三人爲犀說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

一人背樹矚山鵲者六人汪猱升者仰鳳集者閱麋鹿者各四人俛伏搬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蔬菅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隔岸而覘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爲削髮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旣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二人贊者三人芒屩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欵欠杖拄笠負數珠白拂山曲

水隈塗覯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迫險俛瞰仰睇直視轉眄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貌象者菩薩二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贊而前謁者十六甲胄椎髻挺劍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王茶奩荷策持缾典湯滌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咮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

鳳鶴鵲烏龍虎犀象獅子馬牛槖駝蟠蟒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絕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豁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輒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為之淺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敘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恍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敘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内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宫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

人以爲恨何也葢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葢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之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輙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淛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悼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捍之脇以斷踈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葢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辯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

遷壯如潮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辯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十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

疑是東坡作

幽絶

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閒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淵淵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淵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橫清泠而漁者閒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

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兮猿狖之居㕓麋鹿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歇雲爲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鍬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爲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芝室記

河南張俔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

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于廬中余聞而謁觀焉盍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髹形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萎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學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可蒔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闍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寶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澂而升者爲想濁污而墮者爲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

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交感室爲生芝之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之於此時瑞爲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怪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囑余爲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幷載之倪老名康伯以召試中選今爲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沖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謁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鱗從古相傳以爲瑞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郡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

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氏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𣅀無知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輔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敎化故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蓋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爲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

信然昔新豐帀李輿廬于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驤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恥言鉤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逡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

君日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紛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卻潮之患疏瀹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瘉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雩祠雨暘輒應如響世益

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勑書獎諭記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潁之閒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慓悍善鬬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刦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爲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邏閒遇之又輙爲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潁之閒復擾於是有旨合京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滑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不解甲而賊衆詭秘出沒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

將兵以備掩擊會諜知其匿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
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閒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
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
黨於李曲殲其衆遯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
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
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卻
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潁之閒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
賜勑書獎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內陰陽
調和菑害絕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
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

夾其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駿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龐眉老僧主之應客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

里次眞相院明日漳南來迓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袤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隸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皆甃石爲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絕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輒愈贏粮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祖事變鹿豕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是者又皆薉於叢薄堙於土

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曀。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巃嵸崟岑。不可窮竟。門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嚙其

跐盩以乳石而鼠家其竇、仰而覘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御。若有畏者。雲擕而烏企。鼻口呀而斷齶露。其陬牙橫逆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閟於龕巖夐絕人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藩以齊篠閟以雙松每冷風自遠而至、泛篠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簫巽響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暑

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岏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舄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茂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遊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憩于虛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三得詩

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春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嗚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敘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逺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甯十年九月記

卷三十八終

序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顔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輙止撫芝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繳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爲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爲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爲宗道人以無本爲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已也不知有已所以失

已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爲物無彼故能以物爲已已物不二謂之眞一夫是謂以有本爲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眞也不知有眞所以喪眞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僞無取故不住一切眞眞僞兩忘亦無眞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爲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卽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芒然自失私識

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思昔日玉笥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爲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爲州在關陜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爲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爲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尙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陜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勳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

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爲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絕大海自唐迄今守虢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虢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虢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虢之樂爲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虢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爲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愼之

逆旅集序

余閒居有所聞輙書記之旣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葢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迺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烏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

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于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在矣客去遂以爲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泊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

海惟揚州彭蠡既瀦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
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
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葢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
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
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
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
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
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

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以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楊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爲

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爲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覩遊從中爲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爲之序而道於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爲盛事、以後見爲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而爲世貴重如此何耶、切嘗以爲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內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富。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某既獲覩盛德之事爲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

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藻荇芙蕖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蓋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嘗以山富草木樵蘇所採為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田於豪奪為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別派覆以締構為流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寄空明不復

爲人力所敗聞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熙甯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輒取每春秋佳日開池籞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爲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焉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此種眞率文字古人往往多見然無筆致最易近俚勿視爲益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覯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

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退卽自攝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寖知余非脂韋泊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臾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無持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爲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

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爲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敘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註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

濱州鹽稅定國相家予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厲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輙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督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甯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

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詩觀其書而定國迺以副本來屬予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藴乎姑掇其大概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甯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

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illegible]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爲瑞焉竊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

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郎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葢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日除陝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甯守吏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甯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賓奉詔往訊是時高平

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爲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爲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誤耳卽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愼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悅及考按連逮熟羗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願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爲鄰帥所奏論守信陽而馮侯失用事者意亦竟罷

去繇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觀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爲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爲能無恙而高平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祿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觀以拙陋所欲言者不

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嘗所感嘆者爲序贈之

淮海集卷三十九終

淮海集卷四十

哀挽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輿坐擧不周天柱正親扶暘谷日車升班行尙想延和殿羽衞俄趨永厚陵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宮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烝嘗郎治隆欲敍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靜閒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像瞻揄
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丘山忽返眞內人歸賵盛挽者轉哀新鸞詔初乾
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
扇被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詔墨未乾人奄
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爲驚玉帳笑談成昨夢錦囊書
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鐵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同首

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艅艎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百年風誼列幽鐫銘旌暮暗黄梅雨緌路秋横碧玉天遥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遠軫駐新阡

丞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羣仙素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峰歸葬處木拱雁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賓干祀而一時協氣欝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氲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逮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績著兮考蹉蹻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楊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跋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卽商墟

而賜環紬史諜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卽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不斯須兮逎電滅而猋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阻兮會莫奠乎酒漿悲塡膺而蔣鬱兮聊自託於斯文

清疏流利不事組繢似賈長沙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眞一時之女英旣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

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忒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嫠居。遡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貞兮。固眾女之所陋。易卓越以不顧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內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亟遊。日黃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鳳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生之款密兮。遽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襯以增慟兮。涕漬血而灑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

忍錄錄以寓世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夙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獘議折董宏非還謫生華髮騫騰上紫薇又騎箕尾去朝野溯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儔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搢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爲邦國華藝文尤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
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歲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
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歲發春閭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識魂兮應
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案頭塵
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錢穆夫人

相閥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鳥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詔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二首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眞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鬣一朝新

戚里薨耆舊哀榮世未如襚加三事袞賻致兩宮輿鹵簿前衢隧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萃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疴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逝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盡抄遺稿入名山

岹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願寫此情歌挽者淚霑毫

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璧躔中失二星上界眞人重離别陰風一夜攬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二首

早歲峩冠待冕旒白頭淹邮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胡虜不防秋經綸未了埋黃土精爽還應屬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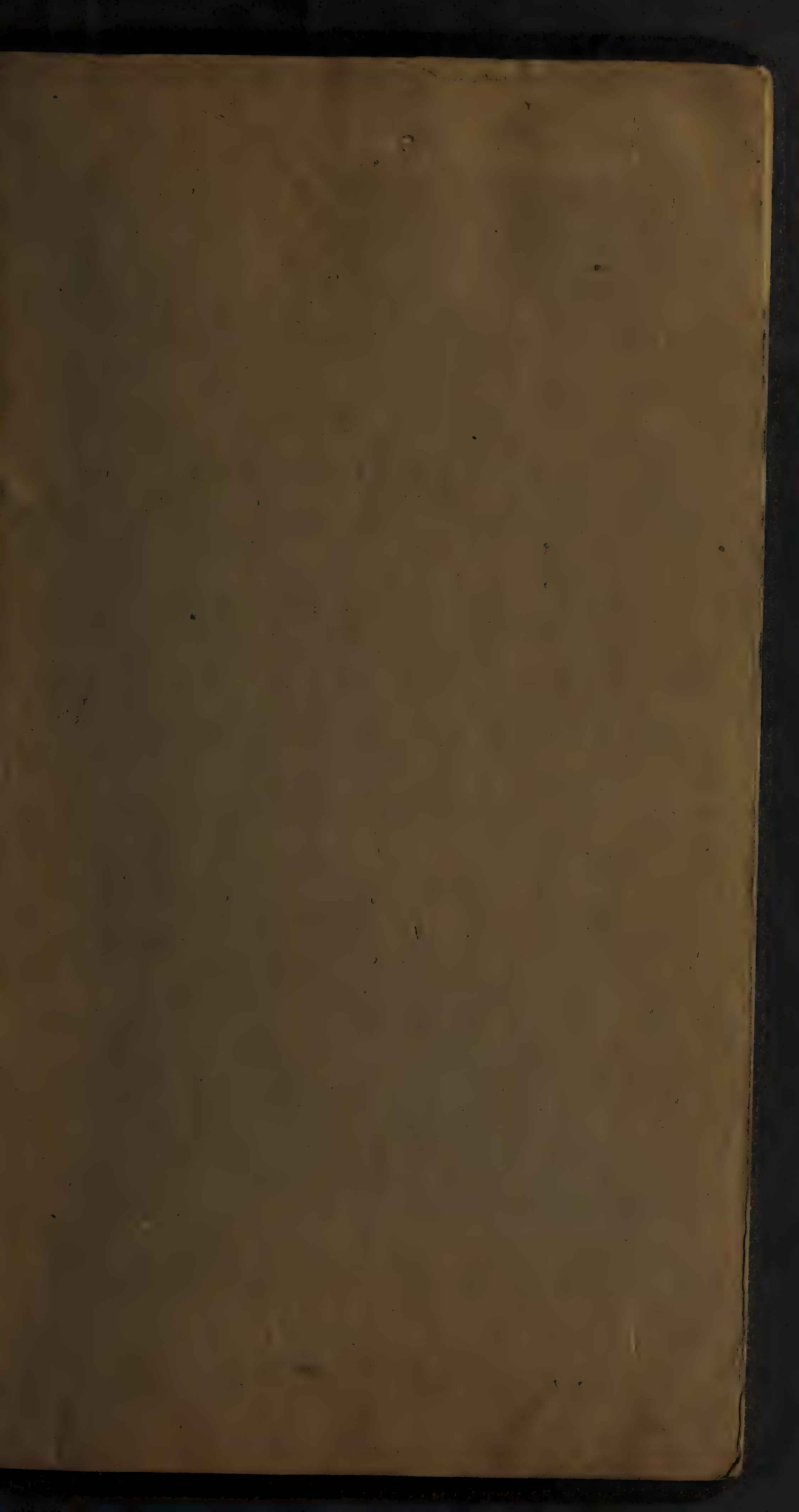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

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劒懸。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稿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闇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

淮海集卷四十終



淮海後集目錄

卷之一

詩五言古



卷之二

詩七言古

卷之三

卷之四

詩七言律 絕句附

卷之五
雜文

卷之六

雜文

卷上

卷中

卷下

長短句

詩餘

淮海後集目錄終

淮海後集卷一

詩五言古

進南郊慶成詩并表

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禮冬日之至親有事於南郊仍復

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陰雲蔽空將祀之夕月

躔畢宿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於法當雨而是夜開霽特甚

晏溫星月昭明禮畢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頌

歎之聲形於中外非二聖有作上當天心神祇顧享何以逮此

臣雖疎賤通籍祕省預見熙事不勝犬馬區區之情輙將輿人

之頌撰成郊禮慶成五言二十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冒宸嚴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於赫龍飛後中區八月秋合嚴天地祀遠繼祖宗休熙事將興舉彝章預講諏紛然曲臺議斷自太姙謀宗伯方承命元龜遂告猷三錢封內帑五瑞輯諸侯路寢前齋玉清宮復射牛長迎南至日圓卽自然丘扈蹕三千劍干霄十二樓鈎陳嚴御座太一奉宸遊好雨虛閒畢生陽不待鄒浮雲依斗散華月亘天流宵被黃裀御霜空曲蓋收堪輿同顧饗河嶽盡懷柔麾日初鳴仗旂風不滿旒回鑾龍入馭傳詔鶴爲郵崇慶天難老華胥聖不憂衣冠千玉簡宇宙一金甌可但豐年屢當知世德求慙無班馬手作頌配商周

句意眞率雅

幽眠

幽眠起常晚冬晷復不長中間數十刻倏如驚燕翔晨餐麤云畢申鼓鳴相望忽忽竟何就念之動中腸天地一逆旅死生猶轉商暫來旋云去遲速乃所常較計亦何補徒然非慨慷不如聽雨行一槩付酒觴北風吹老槐白日轉紙窗布衾一覺睡身世成渺茫宿莽冬不衰蘭茝幽更芳無庸傷局促速此鬢髮霜

越王

越王念吳役寢興常不安有臣曰種蠡實與同艱難終酬會稽恥列國不敢干智者見未兆愚夫暗前觀范公拂衣去扁舟五湖間濤輝照四海秋月耿雲端種也竟不悟處之若無難屬鏤

一朝至身與名俱殘兔走獵狗悲鳥盡良弓閑自古身不退多爲世所歎

隕星石

蕭然古丘上有石傳隕星胡爲霄漢間墜地成此精雖有堅白姿塊然誰汝靈犬眠牛礪角終日蒙羶腥疇昔同列者到今司賞刑森然事芒角次第羅空青俛仰一氣中萬化無常經安知風雲會不復歸靑冥

山陽阻淺

一日行一尺十日行一丈豈不歎淹留所幸無波浪悲風動深夜原野眇森爽靑天行蟾蜍枯水轉魍魎此時蓬茅下去心劇

於癢棄置勿復論通塞如反掌

次韻參寥莘老

迅風薄高林萬象號虎豹紛披枳與棘爾復鼓狂鬧我垣既已頹我棟又以撓豈無一木支橫力難與較黎明忽自罷晴日射魚罩死水失狂瀾衰木回故貌勞生眞夢事往趨如睡覺炊黍焚黃鷄吾其理歸棹

送洪景之循州參軍

寒梅不自重輒花桃李先矯枉有佳菊最後眾芳妍各因一時美難以相嗤憐物理固若是士林亦宜然夫子南國俊聲猷推妙年數奇晚方偶參軍古龍川龍川雖云遠風物號清鮮羅浮

不相下頡頏巉荒天雲鬢二三子聊足奉周旋行矣試老拳歸歟遠翔騫

茶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淸堪擠椒菊。上客集堂葵圓月探奩盞玉鼎注漫流、金碾響丈竹、侵尋發美咢猗狔生。乳粟經時不銷歇。衣袂帶紛郁。幸蒙巾笥藏、苦厭龍蘭續、願君斥異類、使我全芬馥、

茶臼

幽人躭茗飮剡木事擣撞巧制合臼形雅音侔柷椌虛實囷亭午松然明鼎窗呼奴碎圓月。搔首聞錚鏦。茶仙賴君得。睡魔賚

爾降所宜玉兔擣不必力士扛願借黃金碾自比白玉缸彼美制作妙俗物難與雙

石魚

佛宫琢琳瑯懸魚警聾聰緩扣集方袍急擊趨百工雖無筍簴器自協徵與宮皋然當人心邈有炎氏風山泉自疏數珮玉相玲瓏朝昏聞鐘鼓淸響傳無窮惟有寶隨山於音獲圓通一聞如得解石聾亦抜弓

劉公幹

鄴中多賢豪公幹氣飄逸弱歲頗徊徨飄零低金室君王事遨宴下馬列琴瑟豪吹挾哀彈娛歡非一日當年侍賡酬珠玉在

揮筆五字一何工妙絕冠儔匹所得雖經寄未得偏人失

贈醫者鄒放

百工皆聖作惟醫有書傳緒餘起人死妙處實通天鄒子本淮海弱齡加討研岐扁逢卷中遂知百病先往歲遊京室公侯紛薦延國工不敢妬遣兒求執鞭晚棄本州役靑衫鬢蕭然臨衢開大肆旁午送金錢嗣子頗不凡文場早周旋行期拾靑紫善積神所憐

贈張潛道

張生何爲者落魄不自拘獨攜三尺琴笑別妻與孥一來泊吾里忽已月再虛朝遊故人館暮止佛子廬雖無食羹餘所樂常

意致澹遠

晏如我欲有所進生間勿煩紆君子閑有道不專塊然居無道秖深適鳴戲亦已愚願生脫塵鞅從我滄海隅

荷花

方塘收雨腳落日半邊芙蕖淨娟娟麗服撫翠衾無言意自遠欲渡秋水深緬懷平生人對此詎可尋弄芳惜曨晚酒至誰與斟天涯有歸雲聊寄相思心心開獲清賞芙蕖一何綺美人豔新妝斂袂照秋水端如蕩子妻顧自良家子黃金選燕趙搖落對江芷蘋暮風雨來獨立淚如洗望君君詎知傾宮定誰似

酬曾逢原參寥上人見寄山陽作

倦客當老秋忽忽少佳意孰云塵滓地劉阮肯俱至一披清骨

毛再見失身世有如執盛熱儵月濯涼吹又如觀巨梓卻覘蕭葦細十辰同遨遊不覺日車逝嗟予逃空虛終日面林翳聞八足音喜況乃道所契方念衣袖分明月忽我畀眷言何以酬白髮同所詣

吳興道中

黽勉蓽門下十年守一方胡爲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瓦樽有酒漿

無題二首

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與死生變豈爲憂患渝西伯囚演易馬遷罪成書性剛趣和樂淺淺非丈夫

又

世事如浮雲飄忽不相待欻然化蒼狗俄傾成章蓋達觀聽雨行昧者乃多態舍旃勿重陳百年等銷壞

喜雨得城字

陰陽有常職代御不可幷一氣或錯繆愆伏相寇兵惟時四月交南國厭久晴風師挾帝令呼號肆徂征雲師畏摧逐蓄意不敢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黃塵暗如霧掩彼日月明帝眷一夕回旱議沮莫行番然需膏澤夜半來雨聲黎明縱遐眺溝澮各已盈青秧散廣畝白水涵孤城耕夫欣有託水鳥飛且鳴乃知化工妙悠然信難名行矣耘我穡歲終坿坻京

東坡被盜得世字

野人無機心觸事少防衛所至輒酣寢屢墮穿窬計孤亭夜深墨風死雨初霽有盜穴壁來攘取逮衾袂徽思不敵怒弱力鼓虛銳起搏且復呼可否誰量勢誰云同室鬬函丈莫相繼兩奴眠牖旁矯首但睥睨棄之倚柱休盜亦從此逝慚無牛缺賢幸脫燕人斃亡弓豈須求失馬不必涕黎明成感歎事往若異世良賈號深藏無閟稱善閉君子勿我誇得喪求無際

夢伯牧文公

昨夜夢故人心顏少歡趣自嗟棄有司卻言歸山路君王下明詔羣英翕爭赴焦鵬共揮翮跛鼈亦蹣步擾擾天地間飛鳥不

知數何意獨蕭條命與時相忤空復蔽馬牛不爲匠人顧昔爲土中花行待東風煦今爲簷下草遠矣霑秋露老母鬢成絲寒妻被無絮歲莫多嚴風絺綌將焉度覺來不復見撫枕淚如注安得葛頭陂活此舟中鮒

秋夜病起懷端叔作詩寄之

寢瘵當老秋入夜庭軒空天光朓如洗月色淸無縫風飇戾戾輕露氣霏霏重簷花伴徐步籠燭窺孤諷緬惟情所親佳辰誰與共夫子淮海英材大難爲用秉心既絕俗發語自驚眾麈尾扣球琳筆端攢螮蝀雄深迫楊馬妙麗該沈宋浮沈任朝野魚鳥狎鯤鳳與時直楚越於我實伯仲爾來居邑鄰頗便書札貢

上憑鴻雁傳下託鯉魚送二物或愆時已辱移文訟人生無根柢泛若凌波葑昧者復汲汲晨暝趨一鬨陰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自匿嫫母容對客施錦幪溘然一朝逝萬事俱成夢形骸猶汝觧利勢猶君動思之可太息傷之爲長慟所以古達人脫身事高縱我生尤不敏胷腹常空洞彊顏入規模垂耳受羈鞚行謀買竿栧名理就折衷但恐狂接輿煩君更嘲弄

送孫誠之尉北海

吾鄉如覆盂地據揚楚脊環以萬頃湖黏天四無壁蜿蜒戲神珠正晝飛霹靂草木無異姿靈氣殊鬱積所以生郡材各抱荆山璧小爲百夫防大爲萬人敵夫子少邁倫喑嗚阻金石奏賦

明光宮玉座瞻咫尺翻身墮雲霄十載迫窮厄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畫船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匆云晩方仕四十乃古昔匆云名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髮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令非所即一朝會風雲顧眄立四極行矣壯舊圖此下缺文

抱甕

搰搰抱甕人汒呼治其內仲尼爲所輕子貢無以對捨器欲還樸爲量固已隘苟得渾沌眞甯羞事機械

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爲後之日無定不覺心有朞尺捶探蒼

溟但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眞知

和顯之長老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講入治經論艾夜猶未除冷風奏哀松寒月挂碧虛此意了不諭悲哉同翳如

清夜

子夜天無雲稀星耿頑碧茫茫行役者對此焉不息胡爲蝸角端相與競尋尺勸君歸去來飛空鳥無跡

南池

汎汎池中鳧上下與水俱不與水爭力所以全其軀遇物貴含垢修身戒明污胡能若雲月浪自驚羣愚

和王定國

崢嶸歲月徂物色莽於邑歡言公子至坐失百憂集宵貊蕙煙橫寒炮玉脂澁勉旃決南圖荷華行滿隰

題五柳亭

結構依流水新題五柳亭登臨有遺味攀折不勝情隔岸閶闔鼓遶軒舟舫橫 此下缺文

秋興擬韓退之

逍遙北窗下百事遠客慮無端葉間蟬催促時節去愁起如亂絲縈纏不知緒日月豈得已還復役朝暮人生均有得悲歎我不悟春秋自天時感憤亦眞趣

擬孟郊

曉風有暴信暮蟬無好聲曉風與暮蟬自與時節爭獨客辭故鄉推車謁梁城梁城道迢遞區區役吾生不如歸舊山藜藿安性情

擬韋應物

坐授林下石秋聲出疎林林閒鳥驚棲豈獨傷客心物亦有代謝此理共古今鄰父縮新醅林下邀同斟癡兒踏吳歌婭姹足訛音日落相攜手涼風快虛襟

淮海後集卷一終

七言古覺
更公之所
張

淮海後集卷二

詩七言古

宿金山

山南山北江水流。半空金碧隨雲浮。我來仍值風日好。十月未寒如晚秋。山僧引客尋蒼翠。歴卷參差到平地。萬里風來拂骨淸。卻憶人閒如夢寐。夜深無風月入扉。相對老人如槁枝。流水與天爭入海。共笑此心誰得知。下山卻向中泠望。番憶當時在屏障。老母思兒且欲歸。回首雲峯已天上。

別賈耘老

若有人兮雲之濱。服火齊兮冠切雲。有才不爲世所掄。盡入詩

句爲奇新。忘歸繁弱不浪陳、發必中的疑有神、目闞飛鳥縉蒼鱗俛仰自娛忘賤貧、緊我與君素參辰。孰爲一見同天倫。共指飛光易沈淪。莫若痛飲還我眞。況有內子賢文君。終日、吽、呼、不怒嗔。酒酣往往出前珍、瓦甌、竹、筯、羞青芹、左列文史右紅裙、樽前不覺徂淸晨。念我行當西道秦。挐舟來別非所欣。欲託毫素通殷勤、郢匠旁矚難揮斤、人生百齡同臂伸。斷梗流萍暫相親。行行飲酒且勿云。丈夫萬里猶比鄰。

李端叔見寄次韻

君文豪贍無與儔、使我吟諷忘離憂、浩如元湘起陽侯翻星轉日呑數州華章藻句饒風力頃刻朱紅迷畛域一班縱復爲管

窺萬派終難以蠡測區區文墨倦高情解鞅還游恍惚庭半櫝新水六尺簟臥視雲物行空青伊我籃輿抵京縣溽暑黃埃負初願君家只在御城東彌月不能三兩見求仙未若醉中眞蟻鬭蛾飛愁殺人清都夢斷理歸棹回首一樹瓊枝新歸來草木春風換世事蜎毛那可算幸謝故人頻寄書莫笑元郎自呼漫

陳令舉妙奴詩

西湖水滑多嬌嬙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皙白髮腳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燕侍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玉杓貫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斂翮窺

羣翔五十僅補尙書郞浩歌騎牛倚倘佯東風戲雨花草狂二溪泱泱泱靑黛光妙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游醉鄕

自警

古人去後音容寂何處茫茫尋舊迹君看草遍北邙山骼骴猶來丘壟積那堪此地日黃昏長途萬里傷行客只知恩愛動傷情豈悟區區頭已白莫嫌天地少含弘自是人心多褊窄爭名競利走如狂復被利名生怨隙貪聲戀色鎖如癡終被聲色迷阡陌休言七十古稀有最苦如今難半百聞道蓬宮仙子閑紅塵不染無瑕謫日月遲遲異短明三峯秀麗皆仙格女蘿覆石蔓黃花芝之草琅玕知幾尺桃源長占四時春漾漾華池眞水碧

乘槎擬欲扣金扃亙浪洪波依舊隔歸來芳舍與誰傳老鶴松間三四隻唳天聲動彩雲飛對我時時振長翮驂鸞未遇且悠悠盡日琴書還自適紛華任使投吾前爭柰此心終匪石拜命懷金誰謂榮低頭未免拾言責從茲俗態兩相忘笑指青山歸路僻同人有志覓長生運氣休糧徒有益須知下手向無爲莫學迷徒賴針灸

陪李公擇觀金地佛牙

薄伽梵相含空虛化人分段同璠璵爾來示滅二千歲真骨萬里傳中區錢塘有尼號法照得自禁掖藏金鋪欲因此勝高構閣假設象似開群愚偶從好事至雲上持出瞻玩相歡娛靈牙

寶色玉不如上有無數光明珠莊嚴一一出御帑蜿蜒繡袋榮

硨磲是時賓客盡上士回向已登十地初殷勤稱讚出軟語坐

人顧眄驚俗污因悲人生信如夢浪逐聲勢霜鬢鬚一源清淨

誰復無枉入諸趣更崎嶇願因今日詣眞際古松白日常蕭疎

一知金仙妙難測餘潤普及霑凡枯況復老尼亦才辯朱甍碧

瓦非難圖行看岹嶢倚靑嶂翁嫗頌說傾三吳

雪浪石

漢庭卿士如雲屯結綬彈冠朝至尊登高履危足在外神色不

變惟伯昏金華掉頭不肯住乞身欲老江南村天恩許兼兩學

士將兵百萬守北門居士彊名曰天元痦寐山水勞心魂高齋

引泉注奇石迅若飛湲來雲根朔南修好八十載兵法雖妙何足論夜闌番漢人馬靜想見雉堞低金盌報罷五更人吏散坐調一氣白元存

和蔡天啓贈文潛之什

蔡侯飽學困於釜濯足清江起南土劇談頗似燕客豪快奪范雎如墜雨東城橋梓未足論栢直何爲口方乳蔣信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蔬苦平生瑰瑋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書閑那自還蠶忙時清不用聞雞舞桓滎歡喜見車馬書册辛勤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秋興擬李白

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邊燕子三見歸。江頭白蘋老波底。尺書不來空相望。斜吹疏雨溼秋江。霜風暗引芙蕖香。石上菖蒲三尺長。綠頭鴨兒棲萍草。採蓮女郎笑花老。木蘭船上動江水。不覺鴛鴦帶波起。

擬玉川子

南州有病客起臥北窗下玉兔銜花照清夜故人別我京洛遊不寄一行三改秋。秋色變冷客裘薄漸覺衣袂寒颼颼作詩欲寄君未語先有愁不如呼童起危坐北窗下一杯寬我千日憂眼前俗事何擾擾此夕盡向杯中休何必懷黃金印兮爵通侯

擬李賀

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白蘋風起吹北窗，尺鯉沈沒斷消息。燕子將鶵欲歸去，沈郎病骨驚遲暮。濃愁茫茫寄何處，萬里江南芳草路。

淮海後集卷二終

淮海後集卷三

詩五言律　排律附

次韻孔彥常舍人曝書

上帝圖書府傳觀詔特容嘉賓蒼佩玉盛饌紫駝峯散帙牙籤亂開函錦襲重君羹如可請願備北堂供

悼王子開五首

我昔官房子長懷忠穆賢里無行馬第山有臥牛阡當代三公後惟君五福全桐棺遠歸祔追舊幾潸然

其二

早爾金閨彥頎然玉笋班周旋三友益零落十年閒輀轜靈輀

動悠揚素旐還暮年還抱愛應復羿追攀

其三

蕭散竹林風平生約略同宦班嵇叔夜年輩晉安豐民詠濤須政朝推朐腮功九原無復作埋玉恨何窮

其四

南浦維舟訪東堂抵榻眠後期猶指日輕別遂終天墨妙今初賁詩名久已傳淸風如未墜諸子更翩翩

其五

已矣知無憾賢愚共此途白駒馳白日黃髮掩黃壚和氏終歸趙干將不葬吳拏痾如可強猶擬奠生芻

次韻安州晚行寄傳師

投暮安州北蒼煙亂眼昏茅茨人外路砧杵月邊村野水飛雲薄空林噪雀繁幾人堪此樂逢客莫輕論

次韻莘老 排律

妙齡隨計日紺髮度關年較藝先豪俊飛聲動眇綿祕書窺甲乙密室詔溫宣已叶半千運仍親尺五天御香春晚炷宮蠟夜深燃漢殿螭頭筆岐蕃慕下蓮孔鸞人共貴蘭蕙世皆憐附尾方瞻若提刀獨耆然皂囊封細札靑簡續遺編璧府深難造龍謀儁莫先大農叅奏計宗伯與興賢玉鉉行眞卽金甌忽浪傳兩輪茗上駕百丈刹中牽荏苒馮唐老淹回賈傅還星霜俄九

換金竹遽三遷鼓吹吳雲外旌旛楚水壖經綸殊未倦憂患復相連惡草空搖毒羣蝸謾污涎松筠終不易雨露竟無偏憔悴千株橘荒涼二頃田幾書借船帖屢廣絕交篇禪譽推龐蘊親評主閔騫懶因閑處極樂向靜中全歲月黃塵裏鶯花白髮前冰臺淸照底玉海湛無邊身世尤飛隼功名眇蜺蟬蕉心難固待楮葉謾勞鐫佇續淸都夢還隨濁世緣泉虬淹已久風翮去應便預想朝元處簪裾立萬仙

送陳太初道錄

先生簪紱後世系本緜瓜駐馬生枯骨回車濟病𧌒帶雲眠酒市和月醉漁家落日千山路西風一枕霞幾年流俗笑一旦五

一語詠老猾吏切

侯誇碁惜春深日琴愔雨後蛙背因書字曲髮爲注經華地轉東淮水天回北斗車新宮黃道近舊隱白雲遐顧我身多累逢君意謾誇空提方士劍未上客星槎何日同歸去重飛九轉砂

贈蘇子瞻

歎息蘇子瞻聲名絕後先衣冠傳盛事兄弟固多賢感慨詩三百流離路八千直心羞媚竈忠力欲回天縲紲終非罪江湖祗自憐饑寒常併日疾病更連年明主無終棄西州稍內遷奏言深意苦感涕內人傳前席須宣室非熊起渭川君臣悅相遇願上角招篇

觀寶林搭張燈次胡瑗韻

飛來峯上塔然密奉慈觀互照三山冢分輝七寶欄勢擎金界迴影蘸玉奩寒次第邊烽舉高低祭燭攢虹旌排陣堞火傘御靈官魏乘珠千顆隋帆錦萬端華敷連藏海光集匝宮壇冏冏逴青旲熒熒逼翠巒月卿秋抒思星將夜濡翰繼聽鈞天奏尤知屬和難

還自湯泉十四韻

歲晚倦城郭聯騶度業峩天黃雲腳亂村黑鳥翎訛潦水侵生路晴天落漫坡澄江練不卷溫井鑑新磨漁火分星遠沙鷗散點多霸祠題玉舫龍窟受金波琬琰存吳事兒童記楚歌孤龕瘦居士雙塔老頭陀飛鼠鳴深穴胡蜂結巧窠晚參圓白足昏

梵禮青螺雲馭沈荒聱仙春沒淺莎杖藜從莫逆談笑入無何
滲澹日連霧蕭騷風轉阿華清餓夢斷回首失煙蘿

淮海後集卷三終

淮海後集卷四

詩 七言律 絶句附

送佛印

抱包初捨蔚頭藍江月松風處處參他日惠林爲上首幾年彌勒作同龕眞珠撒帳開新座飛鳥銜花繞舊庵雲散虎溪蓮社友獨依香火思何堪

次韻公闢會流觴序

俞引湖光一派飛詠觴還卻似當時吳歌送酒隨流急越豔浮花轉曲遲山廟早因前守徹冰盤元是故工遺年年禊飲今非昔不到蘭亭到北池

次韻公闢會蓬萊閣

林聲摵摵動秋風共躡丹梯上臥龍路隔西陵三兩水門臨南鎮一千峯湖吞碧落詩爭發塔湧青冥畫幾重非是登高能賦客可憐猿鶴自相容

送羅正之兩浙提刑

豈爲鱸魚憶故邱東南督埶賴良謀一封莫別雲開闔三組秋歸海上州子政暫爲都水使千秋終作富民侯贈君一語君應笑競注江河本不流

辨才法師嘗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

遥聞隻履去翛然詩翰纔收數月前江海盡頭人滅度亂山深

處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破煙尚有衆生未成佛肯超欲界入諸禪

次韻公闢州宅月夜偶成二首

新秋過雨月如霜綴足蓬萊徹上方翠水玲瓏藏寶界白煙濃淡鎖華堂書名越豔誰興發角動單于自感傷山似卧龍天似水卻疑身在海中央

又

繚繞千重雨後涼月含秋色上東方風傳絡緯歸金井月轉檀欒蔭畫堂游目騁懷佳興發感時撫事壯心傷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

次韻公闢卽席呈太虛

與君鄰並共煙霞乘興時時過我家更漏一新聞曉角門闌數綴看秋花湖山對值全如買風月相期不用賒賴有醉毫吟更苦他年分作句圖誇

次韻公闢將受代書蓬萊閣

城連湖岸水爲關旦暮樵風自往還龜負寶林新佛地龍蟠使宅老仙山平生仕宦今何得終日登臨獨未閑歲滿徘徊難遽別就中瀟灑異人閒

次韻公闢聞角有感

一聽胡笳動越吟聲潛地底氣逾深千宮月色單于曲萬里天

光魏闕心兼燭何人猶把盞挑燈有女正穿針早寒時節黃昏
後更逐西風應遠砧

寄公闢

憶昔都門手一攜春禽初向苧蘿啼夢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
河月影低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醒玉盞照東西何時得遂扁舟
去邂逅從君訪剡溪

呈公闢

東歸行路歎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隨畫去吳山花
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徽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除此兩翁相見
外不知三徑為誰開

調弱不似

奉和莘老

童子何知幸最深久班籍湜奉登臨挾經屢造芝蘭室揮麈常聆金玉音黃卷香焚春晼晚絳紗人散夜蕭森明朝只恐絲綸下回首青雲萬里心

秋興擬杜子美

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入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諸道路市朝袞袞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

擬杜牧之

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鋪階暈亂紅一段新愁驚枕上幾聲悲

得白翁懶
漫自適意

雁落雲中眼前時節看馳馬日下生涯寄斷蓬弟妹別來勞夢寐杳無消息過江東

擬白樂天

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北里酒錢頻屢索南洲詩債懶頻酬欲歌金縷羞紅粉擬插黃花避白頭底事登臨好時節等閑收拾許多愁

中秋口號并引一云雲山閣白語

伏以四難并得既爲尊俎之佳期五福具膺實號搢紳之盛事矧中秋之屆候宜公燕之交歡恭惟判府大資身遇聖神家傳將相時膺半千之運論歸尺五之天姓名久在於金甌方面暫

分於玉節浮指飛閣、引南國之佳人、豪竹哀絲、奏西園之清夜、
雲山簷楯援低空公宴初開氣鬱蔥照海旌旛秋色裏激天鼓
吹月明中香槽旋滴珠千顆歌扇驚圍玉一叢二十四橋人望
處台星正在廣寒宮

致政通議口號（弁引一作秋燕口號）

竊以玉麟具膺賁搢紳之盛事四難幷得亦尊俎之佳期恭惟
致政通議馬鶴英姿鼎槐華冑身見六朝之盛位登兩省之崇
北陌東阡時命青牛之駕左圖右史日從赤松之遊判府左丞
神嶽殊鍾星躔異稟方面雖分於玉節姓名已覆於金甌舉白
飛觴極水陸四方之饌彈絲擊石盡賓主一時之歡　　二

秋空晝隼照新晴符隱庵前小隊停玉斝金醪通繾綣鳳笙龍管入青冥靚妝釃酒花侵席寶獸呵香霧滿庭太史應占豫州分上台星近老人星

口號并引　以下七言絶

美酒忘憂之物流光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口笑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覩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歡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

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空洲誰舉杯猶有漁陽摻撾鼓爲君醉後作輕雷

早春

黃金蔌蔌滿垂楊。尙有春寒到畫堂。酒力漸銷歌扇怯。入簾飛雪帶梅香。

赴杭倅至汴上作

俯仰觚棱十載閒。扁州江海得身閑。平生孤負僧牀睡。准擬如今處處還。

無題

帚地燒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

蘇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

又香又豔作詞調那得不佳

補子瞻之遺東坡跋幷三絕見正集第十卷擬織錦詩注下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風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怱怱

其二

晞草露如郎倖薄亂花飛似妾情多歸鴻見處彈珠淚語鷰聞時斂翠蛾

其三

琴絃斷續愁兼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繡窗閑倚更誰同

其四

參橫霽色天沈水。鳥宿寒枝竹𤨏煙。衾惹舊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畫堂前。

其五

寒信霜風似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記憶傳文錦。字字愁縈惹斷腸。

金山晚眺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氣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應燈火是漁船。

病中

疎簾薄幔對青燈。鸜鵒喧喧自轉更。風雨瀰漫人臥病。地爐湯

䴏更悲鳴

聞鴈懷邵仲恭

楚澤吳天去未遲煩君且傍蒜山飛白袍居士如相問爲說緇塵欲滿衣

冬蚊

蚤蠆蜂蠆罪一倫未知蚊子重堪嗔萬枝黃落風如射猶自傳呼欲噬人

白馬寺晚泊

濛濛晚雨暗回塘遠樹依微不辨行人物漸稀疎磬斷緣蒲叢底宿鴛鴦

書上感懷

七年三過白蘋洲。長與諸豪載酒游。舊事欲尋無處問、雨荷風蓼不勝秋。

和程給事贈虞道判六首

刀圭雲母具晨飧門對三層步斗壇夜考鶴經分七九曉占歲氣辨節丹

其二

火棗交梨近可飧不須地肺及天壇龜藏坎海毛皆綠鳳宿離宮色自丹

其三

紫府沈沈掩夜關竹陰淸埽月中壇歲星偷得桃枝碧蓮奉栽成杏子丹

其四

囊中玉色已經飧醉拂絲桐坐杏壇應笑倦游塵滓客鬢毛蕭瑟事鉛丹

其五

漢武遊心縹緲閒文成五利盡登壇何如屈曲韓夫子不羨神君白玉丹

其六

使君本仕道家山時訪元都太古壇陰惠已能追許令治功不

獨過韋丹

處州閑題

淸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菊花

春詞五首

蒲萄䄄暖蕙薰微。紅日窺。軒睡覺時人倦披衣雙燕出。靑絲高罥木蘭枝

其二

弱雲停午弄春嬌。高柳無風妥翠條。懶讀夜書搔短髮隔垣時聽賣餳簫。

其三

都城春富百花披長憶人歸駐馬時淺色微黃應好在爲誰還發去年枝

其四

風驅白雨洗園林薇地飛花一寸深狂紫浪紅俱已矣老春雖在亦何心

其五

顛毛漸脫風情少匣劍空存俠氣銷人遠地偏無酒肉春深花鳥謾相撩

秋詞二首

雲惹低空不更飛班班紅葉欲辭枝秋光未老仍微暖恰似梅花結子時

又

無數青䔢繞玉階夕陽紅淺過牆來西風莫道無情思未放芙蓉取次開

齊逸亭

䤈發郎君更不歸故亭蕭瑟異當時玉笙金管渾如夢只有梅花三四枝

春日

殘臘渺茫雲外日新春彷彿夢中來雪霜便覺都無力只見桃

花次第開

雪中寄丹元子

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紛紛雪片零想是玉淸眞境上白虛光裏誦黃庭

宿乾明方丈

漫天白雪無端現佛室夜艾烏更啼相逢解頤足自慰勿語俗子念心攜

新開湖送孫誠之有龍見於東北因成絕句

狂客走影暗悠悠菡萏吹風五月秋黃綬不爲無氣槩蒼龍隨尾送行舟

呈李公擇

靑箋擘處銀鈎斷紅袂分時玉筯懸。雪脚漸收風色緊半規斜日射歸船。

落日馬上

日落荒阡白霧深。紫騮嘶顧出疎林。回頭已失來時路。杳杳金盤墮翠岑。

次韻參寥三首

武陵漁子入花源但見秦人不得仙會有黃鸝鳴翠柳何妨白眼望靑天

其二

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羸驂不可躋但得玄暉曾折簡何須平子更安題

其三

且折花枝醉復醒人間時節易崢嶸屠龍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不成

和書天慶觀賀祕監堂三首

老仙舊地枕東城古木參天警晝聲我亦願爲方外友風流何必並時生

其二

史君平昔慕高淸一到祠堂意一新戶外黃冠應指點公應便

是謫仙人

其三

衣履蕭條氣久清豪家門館未嘗行朱甍碧瓦何從得疑有陰兵夜助成

和書觀妙菴

龍瑞宮中種玉人誅茅結室傍秋雲自言洞裏山川别此處千分未一分

早春題僧舍

東園紫梅初破蕾北澗綠水方通流歸去一春花月夢定應常在此中遊

盆池釣翁

誰刻仙材作釣翁，尺池終日釣微風。令人卻憶鴟夷子，散髮五湖狂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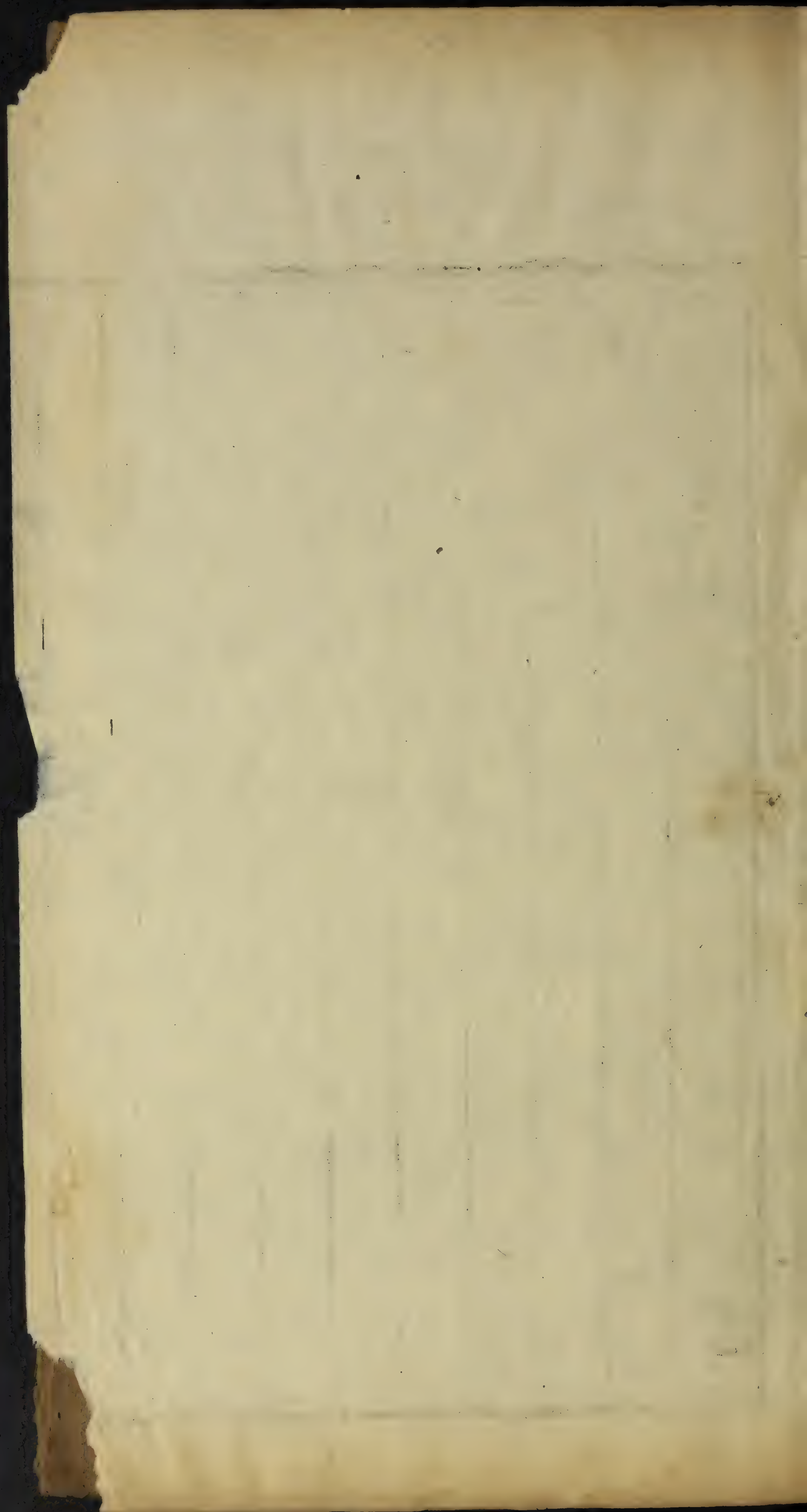
賞酴醾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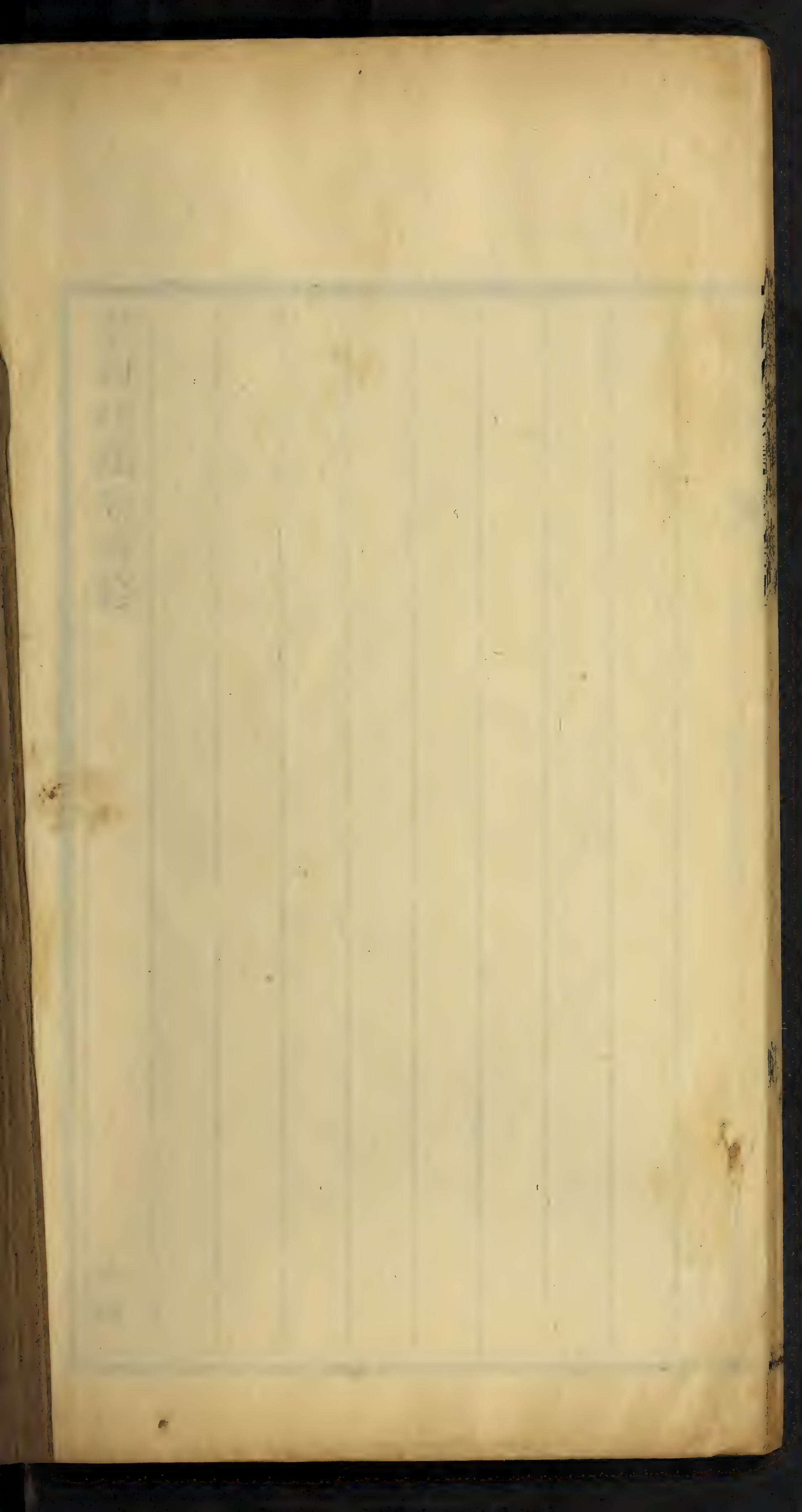
春來百物不入眼。唯見此花堪斷腸。借問斷腸緣底事。羅衣曾似此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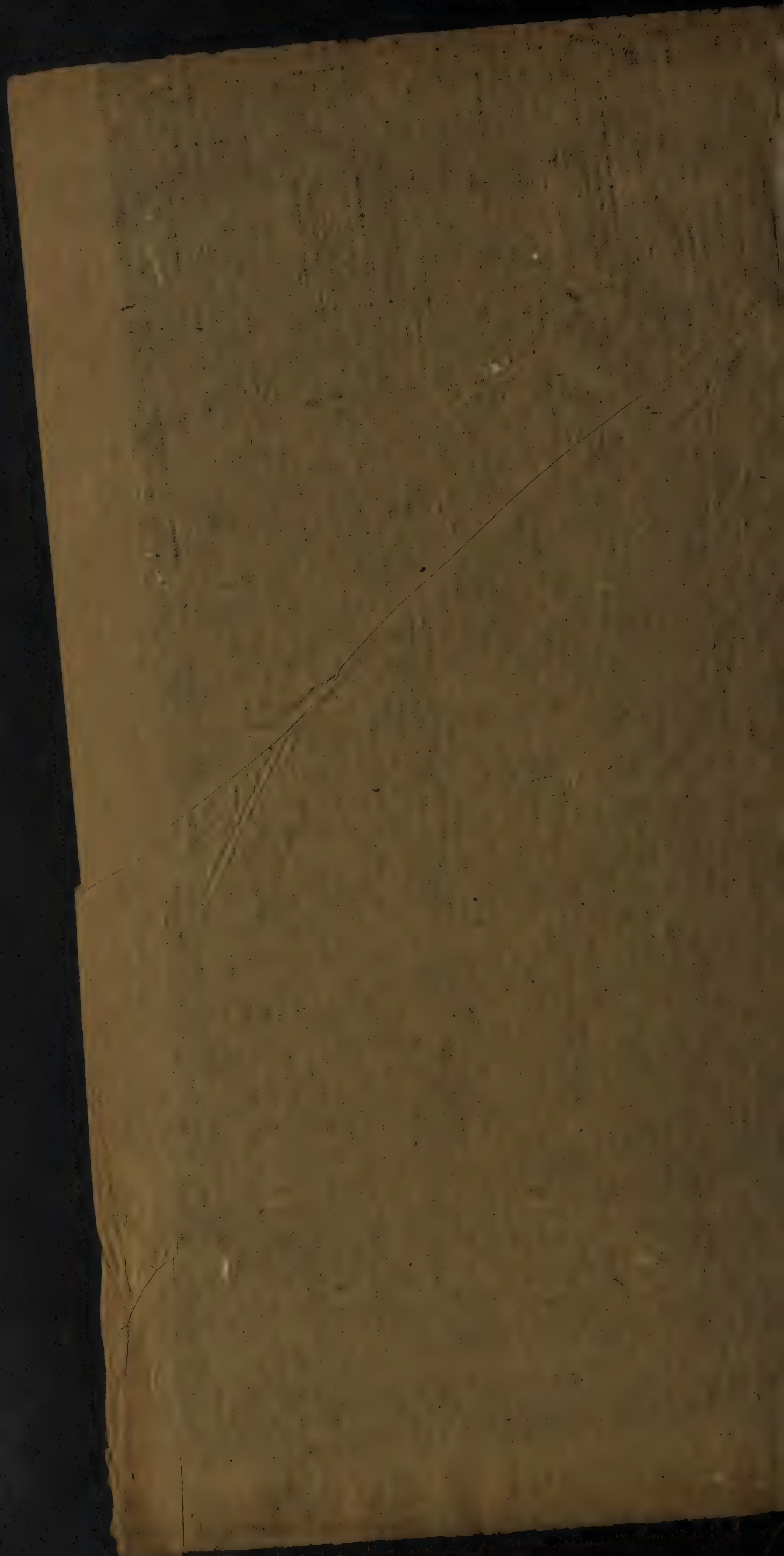
首夏

節物相催各自新，癡心兒女挽留春。芳菲過盡何須恨，夏木陰陰正可人。

淮海後集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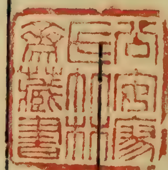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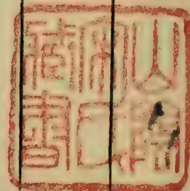
淮海後集卷五

表啟

代蘄州守謝上表

愆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寛大，尚假一麾。顧惟昧冒之深，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知，繇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當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肉骨，尚容宣化以承流。況臣粵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綰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願，恩既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





過失爲當憐寬其未棄之誅開以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於桑榆來者可追幸未塡於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代程給事乞視聖表

本州管內舊有應天寺者造於宋元徽中其地據寶林山巔南直秦望北負臥龍截山挾其左鑑水趨其前圜視井邑如閱圖畫越之形勝十得六七比於熙甯十年八月遇火金石土木之觀一夕殆盡樓觀宫室化爲邱墟父老過之徜徉悼歎若失所依憑者因相率詣州自陳願以私錢修復故寺本州尋具其事上聞仍乞易爲十方蒙朝廷報可賜號寶林禪院於是郡之衣冠緇素無不悅豫鼓舞以謀報上因大出力財爭先請奮浮圖

棟宇次第告成曾未踰年已復舊觀蓋所據之地勝故興也易所遭之時盛故成也速不然何以至是哉謹按寶林禪院其地本名龜山前世文士見於篇章上有鰻井歲旱禱雨輙應臣等竊以爲龜神物也有先事之智而壽踰千歲鰻龍類也有施澤之仁而功被萬物位正南方與時相見勢出入境足以有臨稽之於名効之於物參之於方位考之於形勢而酌之於民情理從事順實宜永爲頌祝陛下聖壽之地臣等自今後每遇同天節只於本院啓建道場及禱祠雨澤吉祥齋供其餘官中道場並不令於本院啓建夫下達士民之願上報君父之恩臣子之職也臣等荷國厚恩無以答生成之萬一庶幾因緣塔廟少伸

犬馬之誠仰瞻闕庭不勝大願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坤成節功德文疏

寳曆開祥爰屬補天之運金行御氣適當夢帝之期躬詣精廬妙修勝會致上方香積之飯閱西土貝多之文庶憑調御之緣少効華封之祝太皇太后伏願睿圖鞏固宸筭增隆日月無私永照臨於下土風雲不閒長感會於中天

代答范相公啓 堯夫

器兼文武道備天人始列周行綽有棟樑之器及參大政鬱爲社稷之臣果振家聲遂當國相昔韋平嗣興於西漢袁楊繼起於東京張公錫延賞之名陸氏取象先之意雖云華族未必熙

朝然猶前史以爲美談當世謂之榮事固未有百年遇太平之運四世膺爰立之求以今言之一何盛也某夙登門仞嘗頌盛容念班謁以無由第承風而竊抃

賀孫中丞啓

光奉明恩進陞中憲伏惟慶慰恭惟中丞侍郎受天閒氣爲世眞儒力足以扶顛持危器足以致遠任重巍然如衣服之有冠冕卓爾若鳥魚之有鳳鯤三朝充諫諍之官奮身不顧七郡任藩宣之寄爲民所思動靜不失其時遜逆必求諸道比支物望簡在上心粤自貳卿遂登執法嚴霜被野旣知松柏之後凋猛獸居山將見藜藿之不采某叨持符節久遠門闌

賀吏部傅侍郎啓

光膺帝命進貳天官云云某官道術淵微器猷宏博更險夷而不測其操踐中外而不易其心漢節初歸常折董宏之妄楚郊卧治尤推汲黯之忠方傳報政之成已聽除書之下亟辭右輔復踐中臺邦人遮轍以願留朝士舉酒而相賀吏曹三綜旣知冰鑑之無私王體一謀當見鈞衡之益重某屬驅軺傳阻造門闌

代何提舉賀范樞密啓

光膺睿命進貳中樞碩輔登崇溥天均慶竊以天運無積蓋由八柱之仰成歲功不虧亦自四時而分治矧媧皇補天之際當

商老和羹之初儻非心德之素同難冀事功之必立伏惟某官器兼文武學備天人雖小善而必爲臨大節而不奪人參臺省佇聞折檻之風外總戎機寖罷爭桑之釁負謗傷而精神益勵處閑散而聞望愈隆逮神聖之纂臨屬風雲之感會念昔仁祖虛懷於慶曆之間惟時先公奏對於天章之下謂道可行於反掌而世亦至於容刀盛世難逢事空傳於故老嗣賢復出天實慰於斯民既被召以旋歸遂干霄而直上千尋廣廈欣然慰多士之心萬里長城足以制四夷之命某夙登門仞久曠書牖方從沙汰之餘未卜棲翔之所側聞進拜倍切驩愉巖石雖瞻[illegible]鬱搢紳之論袞衣遂有方隮區夏之情

賀門下呂僕射啓　微仲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左輔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
先覺毀譽莫爲之損益窮通靡得而變渝北平如高山深林人
何可測巨源若渾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紳之中屹然有
公輔之望果踐西臺之峻遂躋端揆之崇郢音喧騰士類交慶
納忠有素詎須德裕之六箴應變無方不止姚崇之十事

謝潁州呂吏部啓

叨奉宸恩謬當藩郡境預四鄰之末潤霑九里之餘憑几占書
未進河南之牘采雲號體俄蒙郇國之函仰荷謙沖退增悚愧
恭以某官器周事變學造淵微出四世五公之門遇千載一時

之運文辭則操觚立就政事則投及皆盧荀氏八龍盡繼高陽之美河東三鳳尤推鸑鷟之奇會公旦之相周俾伯禽而侯魯布宣詔令已成師帥之功近省君親行陟股肱之任某承風茲久覿德未遑企頌之懷敷宣罔旣

答丁彥良書

某啓辱書及詩備悉雅旨且承邇來爲況甚休以感以慰竊味詩之大意率多辛酸耿愴之旨君生長素富貴而喜作寒士語何耶因知詩非能窮人詩窮然後工得非政欲以此合古人語乎兼審薄掛吏議小累不足以玷遠猷毋甚怏怏也知罷官里閭慕義嗜學是所以增其志尙爾白玉微瑕千丈松磥砢不害

他日爲大器跅弛之士自有御之者幸順時自愛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許州范相公

某再拜安撫相公閣下某淮海一介之士行能無取比因緣科第獲列仕版又屬朝廷復置賢科而一二邇臣猥以充賦名實乖戾果致多言相公當國憐其孤單不即聞罷使得自便引疾而歸僥倖深矣比遇相公均逸藩輔而某承乏之地實在節制之下疵賤無介紹不敢以書自通眷眷私懷何以云喻豈圖相公過有採聽首賜論薦使備著述之科檄書初至發函伏讀且喜且懼蓋相公於某昔既有保全之賜今又有論薦之恩顧惟

狂愚何以辱此屬拘官守不獲進謁門闑又不敢具啓事以敘
悃愊區區俗禮非國士所以報知已者也惟相公裁察

祭監稅主簿文

維年月日具銜姓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監稅主
簿之靈嗚呼賢才懿德宜顯周行以君德厚宜享壽康仕旣未
達人其云亡顧天理之莫究兹僚友之永傷嗚呼西風蕭颯長
夜淒涼靈車戒道丹旐飛揚有殽在俎有酒盈觴臨岐伸奠歸
安故鄉尚饗

淮海後集卷五終

慧巧語眞堪解頤滑稽之雄者

淮海後集卷六

雜文

淸和先生傳

淸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穀氏鄰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逃乎河內又移於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

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淸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清正可以鎭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戹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旣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

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溢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閒以賄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座盡傾莫不注挹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絜瓶之智咸虛已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

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晦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邪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敗家破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時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處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

遂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絶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於篇

太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眞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歟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

傳以記

法雲寺長老然香會疏文

竊以香者妙通法性冥動聞機大則香積如來令天人而入戒律次期香嚴童子得羅漢而證圓通覺至性之淸嚴破塵寰之濁穢肆求善友同結勝緣漸洗水之密圓斥棗膏之昏鈍規模旣遠誓願尤長若秣若圓得無礙法非煙非火轉不退輪偶就印以成文常於空而作蓋無前後去來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曄乎若光明之雲佳哉如鬱蔥之氣反聞聞性八百之功德以成自覺覺他億萬之河沙斯徧

越州請立程給事祠堂狀

浙水之東七州獨越爲都會凡七州之軍事督焉其地西帶江北被海多雄山傑澤有桑麻魚稻藤荈竹箭之饒土沃而流水清而不迫非舟車足力所會故其民喜耕耨勤織紝尊本而薄末狡獪詆欺之弊視他州爲少然以險阻之故豪强惡少跌宕不逞之民一失其業則往往什聚伍行剽攘攻刦於江海之上不時去之則蔓延而成大盜矣爲太守者審知風俗之厚刑政並修則一方可以指麾而治不然雖憊力勞心猶無益也熙甯十年詔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知軍州事公素以治行稱天下越人無不踴躍竦企願見公之所爲及至政尙簡肅不爲苟且苛細之事事至而後必行亦無所假借發隱摘伏敏

捷如神每得所謂豪强惡少跌宕不逞之民草斬而獸逐之至斷絕乃已於是距吳際閩楚千里肅然姦賊不敢發川行途止如卽其家訟獄衰息風雨時至仍歲大穰乃禮賢俊仁老孤簡練士卒繕修宮寺至於郵亭刻漏爲之一新頹廢偃僵斬然俱起然後知公之才所遇縱橫無窮其所厭伏東西逆銷變故於未形者多矣非特越人受其賜也使行且大用於朝推其道於天下則其所就者又可量耶先是太子少保南陽趙公有惠政於越既去而公承其後故議者謂近世越州之政未有如二公者南陽公嘗命畫史圖太子少師天水趙公幷公與已游從之像號三老圖而越之好事者遂作三老堂以寘之元豐二年公

還朝郡之衣冠縉黃耆艾之士若干人乞留於部使者三爲之
上不報因相與泣曰公去矣其像雖存於三老堂然吾人之心
未厭也聞公嘗帥洪福廣三郡三郡皆有生祠豈越獨無有今
寶林院者公之所興建也若即其地爲堂立公之像如三郡故
事以慰吾人之思不亦可乎衆曰然故是又以狀白使者請立
公之祠堂焉是時某適自淮南來省親將還越人謂某曰吾州
更飢歉札瘥之後程公實撫養而教誨之去年冬福州太守司
諫孫公嘗道於此具見其事今祠堂成有日矣謀爲記宜莫如
孫公者聞子與孫公鄉里且門人也盍撫厥實以爲我請乎某
既歎程公之政有以媚於民又嘉越人能大其施而推報之也

乃為論次其事并州之風俗具而載之以備孫公之采擇焉

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

以此補之

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宗誼故不仕　祖諱知至故不仕　父諱東故任江甯府溧水縣尉累贈特進

南康軍建昌縣李常字公擇年六十四李氏宗出唐宗室郇公諱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尚書封莒國公莒公少時仕於湖南氏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故今爲南康建昌人公少警悟好學強記爲文章捷敏初若不經意而比成

粲然屬寓深遠皇祐中登進士甲科授防禦推官權江州軍事
判官丁昌源郡太夫人憂解官又丁光祿公憂服闋權宣州觀
察推官監漣水軍轉般倉故大理寺丞知洪州奉新縣未行用
韓公獻肅薦爲三司檢法官神宗卽位詔大臣舉館職曾宣公
以公應詔召試學士院除祕閣校理編校史館書籍兼太常博
士兼史館檢討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看詳中書條例權判尚
書考功改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公事是時王荆公輔政始作
新法諫官御史論不合者輒斥去公上疏力詆其非以爲始建
三司條例司雖致天下之議而善士猶或與之至於均輸之論
興青苗之法立公然取息傳會經旨以爲無嫌則天下固已大

駭而善士亦不復與矣時荆公之子雱與温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造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頒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罷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靑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於是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尙書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徙知齊州齊故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盜猶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鈐下閒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

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曰吾得之矣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始公在武昌吳興政尚寬簡日與賓客縱酒笑詠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於是世知公之才所値無不可也屬決河灌山東諸郡公捍禦有術部使者以聞降詔書獎諭從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坐厚善直史館蘇公軾得其詩文不以告罰金寄祿格行換朝散郎遷朝請郎試太常少卿公去國十五年至是還朝士大夫喜見於色以謂正人復用也以職事對稱旨面賜三品服未幾試禮部侍郎文昌府成車駕臨幸恩遷朝奉大夫幸恩遷朝散大夫上即位覃恩遷朝請大夫試吏部侍郎遷朝議大夫俄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

以七事應詔一曰崇廉恥二曰存貢舉三曰別守宰四曰去贓貪五曰愼疑獄六曰擇師儒七曰修役法皆當時急務而其言役法尤合公論又取差免二法折衷爲書上之以爲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又曰貧富俱出貲則貧者之所難堪使富者出貲貧者出力庶乎其可也大略如此遷中大夫除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初元豐河決小吳神宗以河勢方趨西北難以力回詔勿復塞須其自定增立隄防而或者以謂非悠遠之策請開澶淵游河分殺水勢又欲自蘇村口截爲隄導還故處詔遣公視之還奏非便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視奏與公合而或者猶

執前議銳於興役朝廷疑之至是公申論其弊章六七上而其役竟罷公又請分詩賦經義兩科以盡取士之法別自致因人爲兩途以究省官之術其忠言讜論蓋不可以一二舉至於因時乘閒導迎和氣者多密以啓聞故莫得而知也俄守兵部尚書固辭不受懇求外補章屢上遂出知鄧州數月徙成都府行及陝府閿鄉縣暴卒於傳舍實元祐五年二月二日也累勳至上護軍隴西郡侯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爲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確士論以此歸之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

下白石菴之僧舍後身雖出仕宦而書藏於山中如故每得異書輙益之至九千餘卷山中之人號李氏山房仲兄布蚤卒事其嫂張敬甚撫其子秉彝如已子自奉淸約所俸入多少以賙親族捐館之日無贏貲朝廷聞之常賻外特賜五十萬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初娶狄氏襄陽遵度主簿之女早卒贈某縣封遵度亦俊傑士寶元慶曆間以文章顯名再娶魏氏光祿卿琰之女亦早卒贈遂甯縣君又娶遂甯之弟封安康郡君子男四人長曰摠揚州江都縣尉早卒次曰邁承奉郎次曰遏承務郎次曰迢承務郎女三人長適郢州長壽縣主簿孫端次適郊祀齋郎邸楫次適進士黃叔敖諸孤自閔鄉扶柩南歸而公之伯

兄時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遂以其年十月丙午葬公於南康軍建昌縣千秋之原前期諸孤請狀公之行治而公之美實多難以具著著其出處始終之大者以告諸史氏謹狀

雜說

唐杜詮江夏人也自罷漢陰令居泗水上烈日笠首親督耕夫一年而食足二年而衣食兩餘三年而屋室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備自墾荒起家十五年爲富家翁不假一人之力一毫之助彼嘗謂人曰夫忍恥入仕不困妻子衣食者幾希彼忍恥我勞力皆衣食耳顧我何如由功名之士觀之則誠爲齷齪促人也若夫恬於進取安分潔己者蓋有取焉爾

句類禹貢

通事說

文以說理爲上序事爲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葢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

蠶書

予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

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兖篚織文徐篚玄纖縞青篚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旣蠶獨言於兖然則九州蠶事兖爲最乎予游濟河之間見蠶者豫事時作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兖人可爲蠶師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

家不同者皆得兗人也

種變

臘之日聚蠶種沃以牛溲浴於川毋傷其藉迺縣之始審臥之五日色靑六日白七日蠶巳蠶尚臥而不傷

時食

蠶生明日桑或柘葉風戾以食之寸二十分晝夜五食九日不食一日一夜謂之初眠又七日再眠如初旣食葉寸十分晝夜六食又七日三眠如再又七日若五日不食二日謂之大眠食半葉晝夜八食又三日健食乃食全葉晝夜十食不三日遂繭

凡眠巳初食布葉勿擲擲則蠶驚毋食二葉

制居

種變方尺及平將繭乃方四丈織萑葦範以蒼莨竹長七尺廣五尺以爲筐建四木宮梁之以爲槌縣筐中間九寸凡槌十縣以居食蠶時分其居糞其葉餘以時去之萑葉爲籬勿密屈藁之長二尺者自後茨之爲簇以居繭蠶凡繭七日而採之居蠶欲溫居繭欲涼故以萑鋪繭寒之以風以緩蛾變

化治

常令煮繭之鼎湯如蟹眼必以筯其緒附於先引謂之餵頭毋過三系則系麤不及則脆其審舉之凡系自鼎道錢眼升於鏁星星應車動以過添梯乃至車

錢眼

爲版長過鼎面廣三寸厚九黍中其厚插大錢一出其端橫之鼎耳後鎭以石緖總錢眼而上之謂之錢眼

鎖星

爲三蘆管管長四寸樞以圓木建兩竹夾鼎耳縛樞於竹中管之轉以車下直錢眼謂之鎖星

添梯

車之左端置環繩其前尺有五寸當車牀左足之上建柄長寸有半㔲柄爲鼓鼓生其寅以受環繩繩應車運如環無端鼓因以旋鼓上爲魚魚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添梯

者二尺五寸片竹也。其上揉竹爲鉤以防系竅。左端以應柄。對鼓爲耳。方其穿以閑添梯。故車運以牽環繩。繩簇鼓。鼓以舞魚。魚振添梯。故系不過偏。

車

制車如𨏥轤。必活其兩輻。以利就不

禱神

臥種之日。升香以禱天駟。先蠶也。割雞設醴。以禱婦人寓氏公主。蠶蠶神也。毋治堰。毋誅草。毋沃灰。毋室入外人。四者神實惡之

戎治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卽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爲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蠶蛾乃得治繭言蠶爲衣則治繭可爲絲矣世傳繭之未蛾而竅者不可爲絲頃見鄰家誤以竅繭雜全繭治之皆成系焉疑蛾蛻之繭也欲以爲絲而其中空不復可治嗚呼世有知于闐治絲法者肯以教人則貨蠶之死可勝計哉予作蠶書哀蠶有功而不免故錄唐史所載以俟博物者

書丁彥良明堂議後

祀國事之大者歷世洪儒碩生議論考訂往往自相違戾丁俠

以世家子早假蔭以官少年强學援質有根柢訶誋前載惜乎未能以此獻諸朝得付有司禮官博士相與校正以備一代缺文君不能姑愛惜遵養以待云

錄龍井辯才事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唐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咒水疾病者飲其所咒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卽馳詣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

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咒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輾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刦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

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旣往過窒慾返本來淸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處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别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書王氏齋壁

皇祐元年余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歲受代猶寓止僧舍未幾代者卒叔瞻之先君來領其職事通家相好也至和元年叔瞻始生於南康後予迎老母來爲汝南學官也

而叔瞻亦奉太夫人閒居於郡之西郭時余之先大父母先人皆捐館而叔瞻之先君亦没於瀘州皇祐逮今四十一年中閒豐瘁得喪死生休戚不可悉記獨兩家之孤各奉其母相遭於此甚可悲也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胸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不幸喪明家居無餘而目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北風則耳聳然自道觀之物無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常存乎疢疾惟深也能披剝萬象而見己安知景山不得之沈冥

中耶

淮海閒居集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西赴京師索文稾於囊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遊之詩附見者五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淮海後集卷六終

淮海後集卷上

長短句

望海潮四首 廣陵懷古

星分牛斗，疆連淮海，揚州萬井提封。花發路香，鶯啼人起，朱簾十里春風。豪俊氣如虹。曳照春金紫，飛蓋相從。巷入垂楊，畫橋南北翠煙中。　追思故國繁雄。有迷樓挂斗，月觀橫空。紋錦製帆，明珠濺雨，甯論雀馬魚龍。往事逐孤鴻。但亂雲流水，縈帶離宮。最好揮毫萬字，一飲拚千鍾。

又 越州懷古

秦峯蒼翠，耶溪瀟灑，千巖萬壑爭流。鴛瓦雉城，譙門畫戟，蓬萊

可人風味在此語意殊絕

燕閣三休天際識歸舟泛五湖煙月西子同遊茂草荒臺苧蘿村冷起閑愁　何人覽古凝眸悵朱顏易失翠被難留梅市舊書蘭亭古墨依稀風韻生秋狂客鑑湖頭有百年臺沼終日夷猶最好金龜換酒相與醉滄州

又　洛陽懷古

梅英疎淡冰澌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尋常淺語
自是生情

又 別意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微月戶庭殘燈簾幙悤悤共惜佳期纔話暫分攜早抱人嬌咽雙淚紅垂畫舸難停翠幃輕別兩依依 別來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數松兒紅粉脆痕青牋嫩約丁寧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誰更自言秋杪親去無疑但恐生時注著合有分于飛

沁園春 春思

宿靄迷空膩雲籠日晝景漸長正蘭皐泥潤誰家燕喜蜜脾香少觸處蜂忙盡日無人簾幙挂更風遞遊絲時過牆微雨後有桃愁杏怨紅淚淋浪 風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佇立回盡柔腸

念小奩瑤鑑重勻絳蠟玉籠金斗時熨沈香柳下相將遊冶處便回首青樓成異鄉相憶事縱蠻牋萬疊難寫微茫

水龍吟 贈妓婁東玉

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踈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甃 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

分時愴然暗驚　無端天與嬋娟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素絃聲斷翠綃香減那堪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

風流子

東風吹碧草年華換行客老滄洲見梅吐舊英柳搖新綠惱人春色還上枝頭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煙兩岸數聲橫笛一葉扁舟　青門同攜手前歡記渾似夢裏揚州誰念斷腸南陌回首西樓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縣縣此恨難休擬待倩人說與生怕人愁

夢揚州

晚雲收正柳塘煙雨初休燕子未歸惻惻輕寒如秋小欄外東風軟透繡幃花密香稠江南遠人何處鷓鴣啼破春愁　長記曾陪燕遊酬妙舞清歌麗錦纏頭殢酒困花十載因誰淹留醉鞭拂面歸來晚望翠樓簾捲金鈎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

雨中花

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虯遠訪西極見天風吹落滿空寒皇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　重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

一叢花

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疎簾半捲微燈外露華上煙裊涼颸簪髻亂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 佳期誰料久參差愁緒暗縈絲相應妙舞淸歌罷又還對秋色嗟咨惟有畫樓、當時明月、兩處照、相思、

鼓笛慢

亂花叢裏曾攜手窮豔景迷歡賞到如今誰把雕鞍鎖定阻遊人來往好夢隨春遠從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閨正杳佳歡未偶難留戀空惆悵 永夜嬋娟未滿歎玉樓幾時重上那堪萬里卻尋歸路指陽關孤唱苦恨東流水桃源路欲回雙槳仗何人

出調高爽
不尙纖靡
詞家正聲

細與丁甯問呵我如今怎向

促拍滿路花

露顆添花色月彩投窗隙春思如中酒恨無力洞房咫尺曾寄青鸞翼雲散無蹤跡羅帳薰殘夢回無處尋覓 輕紅膩白步步薰蘭澤約腕金環重宜裝飾未知安否一向無消息不似尋常憶憶後教人片時存濟不得

長相思

鐵甕城高蒜山渡闊干雲十二層樓開樽待月掩箔披風依然燈火揚州綺陌南頭記歌名宛轉鄉號溫柔曲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舟 念淒絕秦絃感深荊賦相望幾許凝愁勤勤裁

語雖蹈襲然入詞猶是當家

尺素杳雙魚難渡瓜洲覽鑑堪羞潘鬢點吳霜漸稠幸于飛鴛鴦未老不

滿庭芳三首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樽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晁云斜陽外三句雖不識字人亦知爲天生好言語

又

紅蓼花繁黃蘆葉亂夜深玉露初零霽天空闊雲淡楚江清獨

棹孤篷小艇悠悠過煙渚沙汀金鈎細絲綸慢捲牽動一潭星

時時橫短笛清風皓月相與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飄萍飲

罷不妨醉卧塵勞事有耳誰聽江風靜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又

碧水驚秋黃雲凝暮敗葉零亂空堦洞房人靜斜月照徘徊又

是重陽近也幾處處砧杵聲催西窗下風揺翠竹疑是故人來

傷懷增悵望新懽易失往事難猜問籬邊黃菊知爲誰開謾

道愁須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點蒼苔

江城子三首

西城楊柳弄春柔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爲繫歸舟碧野

朱橋當日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爲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人詞

佳句多是翻案古人語如淮海此詞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可謂警句雖用李密數隋檄語亦自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變化名家如此類者不可枚舉亦一法也

又

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紅莫怱怱滿金鍾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又

裊花金釧約柔荑昔曾攜事難期咫尺玉顏和淚鎖金閨恰似

小園桃與李雖同處不同枝　玉笙初度顫鸞篦落花飛爲誰吹月冷風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無定處重相見是何時

滿園花

一向沈吟久淚珠盈襟袖我當初不合苦撋就慣縱得軟頑見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脈子倒把人來僝僽　近日來非常羅皂醜佛也須眉皺怎掩得衆人口待收了孛羅罷了從來斗從今後休道共我夢見也不能得勾

渾似元人雜劇口吻

迎春樂

菖蒲葉葉知多少惟有箇蜂兒妙雨晴紅粉齊開了露一點嬌黃小　早是被曉風力暴更春共斜陽俱老怎得花香深處作

箇蜂兒抱花香原作沓香恐是當時語

淮海後集卷上終

語少情多

淮海後集卷中

長短句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菩薩蠻

蟲聲泣露驚秋枕羅幃淚溼鴛鴦錦獨臥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幔雨澀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減字木蘭花

天涯舊恨獨自淒涼人不問欲見回腸斷盡金爐小篆香　黛蛾長斂任是東風吹不轉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

木蘭花

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翦西樓促坐酒杯深風壓繡簾香不捲　玉纖慵整銀箏雁紅袖時籠金鴨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畱醉臉

畫堂春

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　柳外畫樓獨上凭闌手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

千秋歲

此淡語之有情者也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携手處今誰在日邊淸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鴻萬點愁如海

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坡翁絕愛此詞尾兩句自書於扇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釋天隱注三體唐詩謂此二句實自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變化然郴之悲彼泉水亦流於淇已有此意秦公蓋出諸此又王直方詩話載黃山谷惜此詞斜陽暮意重欲易之未得其字今郴志遂作斜陽度愚謂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李太白詩賸彼落日暮卽斜陽暮也劉禹錫烏衣巷口夕陽斜杜工部由木蒼蒼落日曛皆此意別如韓文公紀夢詩中有一人壯非少

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之類尤多豈可亦謂之重耶山谷嘗無此言即誠出山谷亦一時之言未足爲定論也

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屈指艷陽都幾許可無時霎閑風雨　流水落花無問處只有飛雲冉冉來還去持酒勸雲雲且住憑君礙斷春歸路

一落索

楊花終日空飛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卻有箇堪憑處　紫府碧雲爲路好相將歸去肯如薄倖五更風不解與花爲主

醜奴兒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　佳人別後音塵悄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間

南鄉子

妙手寫徽真水剪雙眸點絳唇疑是昔年窺宋玉東鄰只露牆頭一半身　往事已酸辛誰記當年翠黛顰盡道有些堪恨處無情任是無情也動人

醉桃源 即阮郎歸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頭銀漏綠波風動畫船移嬌羞初見時銀燭暗翠簾垂芳心兩自知楚臺橫斷曉雲飛幽歡難再期

河傳二首

亂花飛絮又望空闘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春色去　籬枯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怪爲伊抵死縈腸惹肚爲沒教人恨處

又

恨眉醉眼甚輕輕覷著神魂迷亂常記那回小曲闌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　丁香笑吐嬌無限語軟聲低道我何曾慣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人天不管

浣溪沙五首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澹煙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閑挂小銀鈎

又

香靨凝羞一笑開。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長春困下樓臺　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兜鞋眼邊牽恨懶歸來

又

霜縞同心翠黛連紅綃四角綴金錢惱人香爇是龍涎　枕上忽收疑是夢燈前重看不成眠又還一段惡因緣

又

脚上鞋兒四寸羅。脣邊朱粉一櫻多。見人無語但回波　料得有心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麽

又

妙在景中生情

錦帳重重卷暮霞，屏風曲曲鬬紅牙，恨人何事苦離家。枕上夢魂飛不去，覺來紅日又西斜，滿庭芳草襯殘花。前段用元微之天台詩意後斷婉約有味尾句尤含蓄深思

如夢令五首

門外鴉啼楊柳，春色著人如酒。睡起熨沈香，玉腕不勝金斗。消瘦，消瘦，還是褪花時候。

又

遙夜沈沈如水，風緊驛亭深閉。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又

幽夢怱怱破後妝粉亂痕霑袖邊想酒醒來無柰玉銷花瘦回首回首遶岸夕陽踈柳

又

樓外殘陽紅滿春入柳條将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又

池上春歸何處滿目落花飛絮孤館悄無人夢斷月堤歸路無緒，無緒，簾外五更風雨。

阮郎歸四首

褪花新綠漸團枝撲人風絮飛秋千未折水平堤落紅成地衣

遊蝶囷乳鶯啼怨春春怎知日長早被酒禁持那堪更別離

又

宮腰裊裊翠鬟鬆夜堂深處逢無端銀燭殞秋風靈犀得暗通
更有限恨無窮星河沈曉空隴頭流水各西東佳期如夢中

又

瀟湘門外水平鋪月寒征棹孤紅妝飲罷少踟躕有人偷向隅
揮玉筯酒眞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也無

又

湘天風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虛麗譙吹罷小單于迢迢清夜徂。
鄉夢斷旅魂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鴈傳書。郴陽和鴈無。

滿庭芳三首 詠茶

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上淩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有羣賢半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

又

曉色雲開春隨人意驟雨方過還晴高臺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玉轡紅纓漸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十年夢屈指堪驚凭闌久疎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此詞正少游所作人傳王觀撰非也

又

雅燕飛觴清談揮麈使君高會羣賢密雲雙鳳初破縷金團窗外爐煙似動開尊試一品奔泉輕淘起香生玉乳雪濺紫甌圓嬌鬟宜美盼雙擎翠袖穩步紅蓮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闌點上紗籠畫燭花驄弄月影當軒頻相顧餘歡未盡欲去且留連

桃源憶故人

玉樓深鏁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即和衣擁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窗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

淮海後集卷中終

淮海後集卷下

長短句

調笑令十首并詩

王昭君

詩

漢宮選女適單于明妃斂袂登氈車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低回泣路隅行行漸入陰山路目送征鴻入雲去獨抱琵琶恨更深漢宮不見空回顧

詞

回顧漢宮路捍撥檀槽鸞對舞玉容寂寞花無主顧影偷彈玉

節未央宮殿知何處目送征鴻南去

樂昌公主

詩

金陵往昔帝王州樂昌主第最風流一朝隋兵到江上共抱悽悽去國愁越公萬騎鳴笳鼓劍擁玉人天上去空攜破鏡望紅塵千古江楓籠輦路

詞

輦路江楓古樓上吹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塵污往日繁華何處舊歡新愛誰爲主啼笑兩難分付

崔徽

詩

蒲中有女號崔徽輕似南山翡翠兒使君當日最寵愛。坐中對客常擁持、一見裴郎心似醉夜解羅衣與門吏西門寺裏樂未央樂府至今歌翡翠

詞

翡翠好容止誰使庸奴輕點綴裴郎一見心如醉笑裏偷傳深意羅衣深夜與門吏暗結城西幽會

無雙

詩

尚書有女名無雙蛾眉如畫學新妝伊家仙客最明俊舅母唯

只呼王郎倘書往日先曾許數載暌違今復遇聞說襄江二十年當時未必輕相慕

詞

相慕無雙女當日倘書先曾許王郎明俊神仙侶腸斷別離情苦數年暌恨今復遇笑指襄江歸去

灼灼

詩

錦城春暖花欲飛。灼灼當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東秀。自言那得傍人知。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雲收月墮海沈沈。淚滿紅綃寄腸斷。

詞

腸斷繡簾捲妾願身爲梁上燕朝朝暮暮長相見莫遣恩遷情

變紅綃粉淚知何限萬古空傳遺怨

晒晒

詩

百尺樓高燕子飛。樓上美人顰翠眉。將軍一去音容遠。只有年

年舊燕歸。春風昨夜來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見。只餘明月照孤

眠。回望舊恩空戀戀。

詞

戀戀樓中燕燕子樓空春日晚將軍一去音容遠空鎖樓中深

怨春風重到丿不見十二闌干倚遍

崔鶯鶯

詩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江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牆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詞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牆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嚲釵橫金鳳

採蓮

詩

若耶溪邊天氣秋採蓮女兒溪岸頭笑隔荷花共人語煙波渺渺蕩輕舟數聲水調紅嬌晚掉轉舟回笑人遠腸斷誰家遊冶郎盡日踟躕臨柳岸

詞

柳岸水清淺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妝面水調空傳幽怨扁舟日暮笑聲遠對此令人腸斷

煙中怨

詩

鑑湖樓閣與雲齊樓上女兒名阿溪十五能爲綺麗句平生未

解出幽閨謝郎巧思詩裁翦能使佳人動幽怨瓊枝壁月結芳期斗帳雙雙成眷戀

詞

眷戀西湖岸湖面樓臺侵雲漢阿溪本是飛瓊伴風月朱扉斜掩謝郎巧思詩裁翦能動芳懷幽怨

離懷記

詩

深閨女兒嬌復癡春愁春恨那復知舅兄唯有相知意暗想花心臨別時離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重來兩身復一身夢覺春風話心素

詞

心素與誰語始信別離情最苦蘭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隨君歸去異時攜手重來處夢覺春風庭戶

虞美人三首

高城望斷塵如霧不見聯驂處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歸舟　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爲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爲君沈醉又何妨

秪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又

行行信馬橫塘畔煙水秋平岸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爲阿誰凝恨背西風　紅妝艇子來何處蕩槳偷相顧鴛鴦驚起不無愁柳外一雙飛去卻回頭

點絳脣二首　桃源

醉漾輕舟信流引到花深處塵緣相誤無計花間住　煙水茫茫千里斜陽暮山無數亂紅如雨不記來時路

又

月轉烏啼畫堂宮徵生離恨美人愁悶不管羅衣褪　淸淚斑

班揮斷柔腸寸嗔人問背燈偷搵拭盡殘妝粉

品令二首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肐織衠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頑道不得

又

掉又臞天然箇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赤

南歌子十三首

玉漏迢迢盡銀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又

愁鬓香雲墜嬌眸水玉裁月幈風幌為誰開天外不知音耗百般猜　玉露沾庭砌金風動琯灰相看有似夢初回只恐又拋人去幾時來

又

香墨彎彎畫燕脂淡淡勻揉藍衫子杏黃裙獨倚玉闌無語點檀脣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

新月照黃昏

臨江仙二首

千里蕭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　獨倚危樓情悄悄遥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又

髻子偎人嬌不整眼兒失睡微重尋思模樣早心忪斷腸攜手何事太忽忽　不忍殘紅猶在臂翻疑夢裏相逢遥憐南埭上孤篷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好事近夢中作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東坡跋云供奉官莫君沔官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予誦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 魯直跋云 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淮海後集卷下終

詩餘見草堂集本集失載

明錢塘鄧章漢輯

搗練子

秋閨

心耿耿淚雙雙斜月斜風冷透窗人去秋來宮漏永夜深無語對銀缸

憶王孫

春景

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

春閨景物妍麗秋閨思味淒涼此詞爲得之

梨花帶雨清閨斷腸復映王孫芳草恰恰

如夢令 曲名小梅花

春景

門外綠陰千頃兩兩黃鸝相應睡起不勝情月到碧梧金井人靜人靜風弄一枝花影

又

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指冷玉笙寒吹徹小梅春透依舊依舊人與綠楊俱瘦

浣沙溪

春閨

淸杏園林煮酒香佳人初試薄羅裳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

生情

見綠陰而聞鳥聲正是景物相應處

點景造微入妙

乍雨乍晴閒愁閒悶

一句淺淡中傷春無限

沈吟應刦遲便是元人樂府句

乍晴花易老閑愁閑悶日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阮郎歸

春閨

春風吹雨遶殘枝落花無可飛小池寒綠欲生漪雨晴還日西

簾半捲燕雙歸諱愁無柰眉翻身整頓著殘棊沈吟應刦遲

旅況

滿天風雨破寒初燈殘庭院虛麗譙吹徹小單于迢迢清夜徂

人意遠旅情孤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鴈傳書郴陽和鴈無

畫堂春

春怨

字字清麗案中不多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睡損紅妝

香篆暗消龍鳳畫屏縈遶瀟湘暮寒輕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海棠春

春曉

流鶯窗外啼聲巧睡未足把人驚覺翠被曉寒輕寶篆沈煙裊

宿酲未解宮娥報道別院笙歌會早試問海棠花昨夜開多

少

眼兒媚 一名秋波媚

春景

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杆一雙燕子兩行歸鴈畫角聲殘

少游佳境不第殘陽亂鴉為警語

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柳梢青

春景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桃源憶故人

春閨

碧紗影弄東風曉一夜海棠開了枝上數聲啼鳥妝點知多少

看少游後三句則十二時無間矣此非深于閨恨者不能道

如此題能不作韻語極

妒雲恨雨腰肢裊。眉黛不堪重埽。薄倖不來春老。羞帶宜男草。

鷓鴣天

春閨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一春魚鳥無消息。千里關山勞夢魂。　無一語。對芳樽。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

蝶戀花

感舊

鐘送黃昏雞報曉。昏曉相催。世事何時了。萬古千愁人自老。春

不易得

鞦韆外綠水橋平景語却無限淸宛

來依舊生芳草　忙處人多閑處少閑處光陰幾個人知道獨上小樓雲杳杳天涯一點靑山小

滿庭芳

春景

曉兔雲開春隨人意驟雨纔過還晴古臺旁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鞦韆外綠水橋平東風裏朱門映柳低按小秦箏多情行樂處珠鈿翠蓋金轡紅纓漸酒空醽醁花困蓬瀛豆蔻梢頭舊恨千年夢屈指堪驚凭欄久疎煙淡日微映百層城

南歌子

贈妓陶心兒

末句謂心字

玉漏迢迢盡，銀漢淡淡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雞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尚盈。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金明池

春遊

瓊苑金池，青門紫陌，似雪楊花滿路。雲日淡、天低晝永，過三點兩點細雨。好花枝、半出牆頭，似悵望、芳草王孫何處。更水遶人家，橋當門巷，燕燕鶯鶯飛舞。 怎得東君長爲主，把綠鬢朱顏，一時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訴。況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情多，新年愁苦。縱寶馬嘶風，紅塵拂面，也則尋芳歸

去

詩餘終

